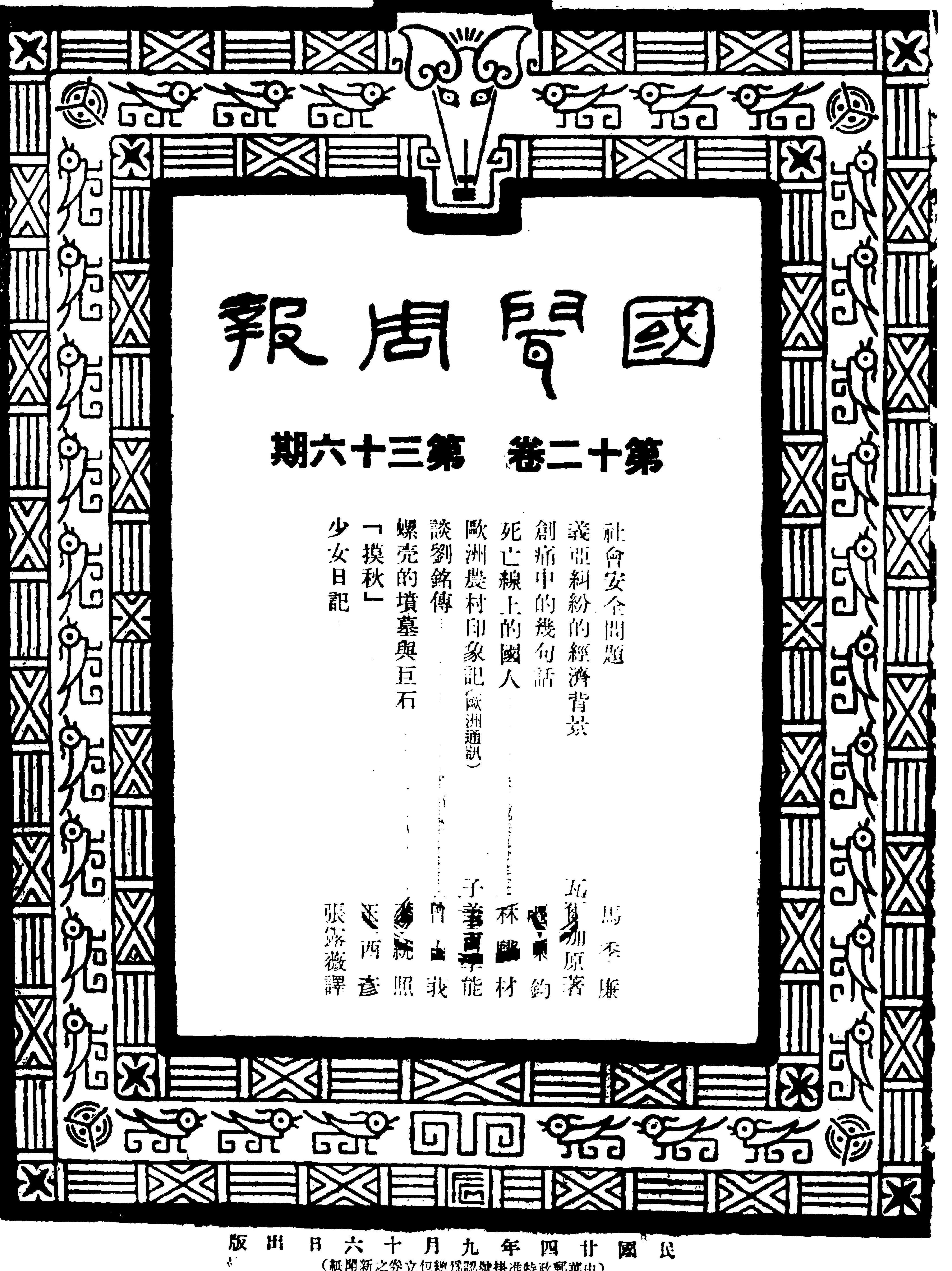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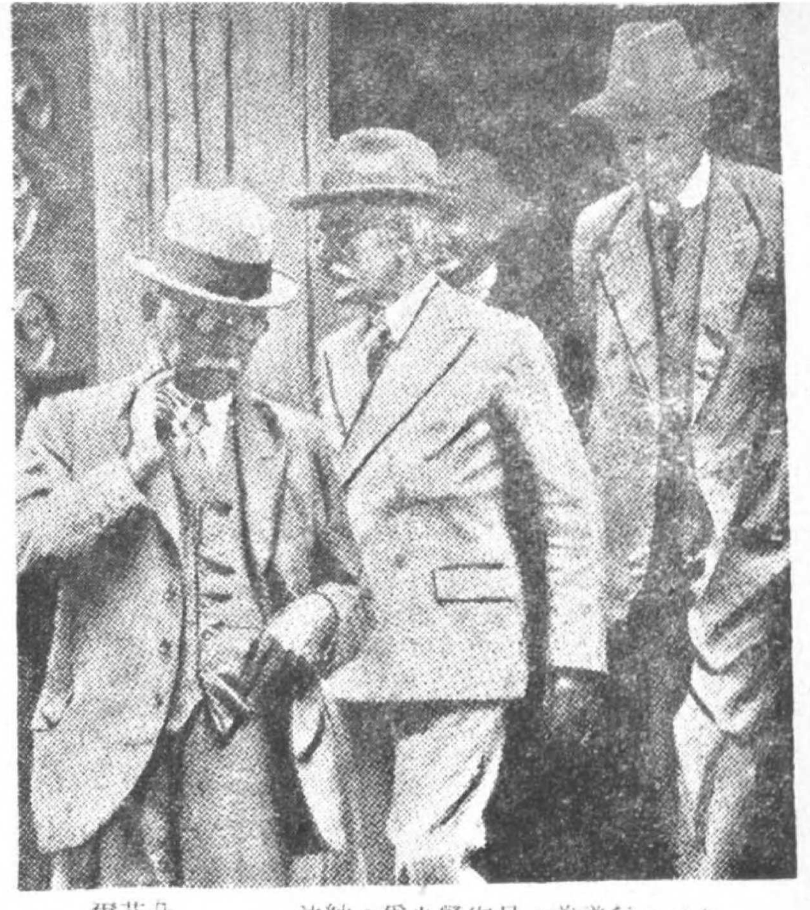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三十六期

民國廿四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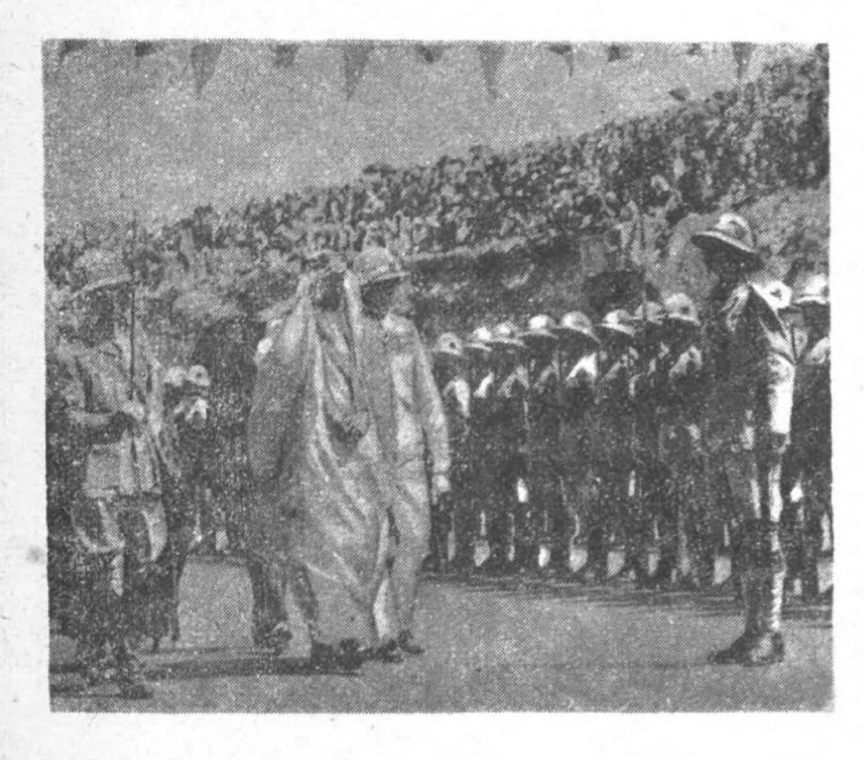


⇧巴黎三國會議於八月十八日破裂，圖爲英代表艾頓與義代表阿羅錫話別一臂○



⇧八月二十二日，英閣舉行緊急會議，討論義亞問題，上爲閣員離唐寧街十號午餐光景，自左至右爲杜瑪斯，麥克唐納與哈里法克斯○

⇩亞刺伯儒君於上月十四日行抵耶路撒冷，檢閱英國軍隊○儲君勇敢善戰，頗有父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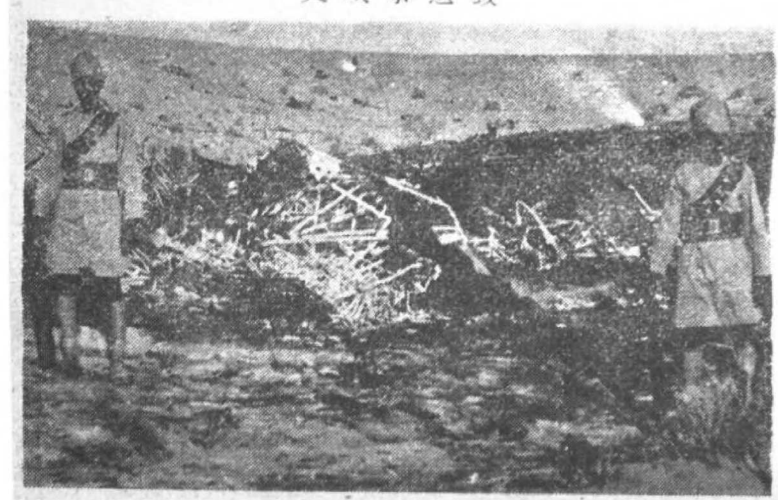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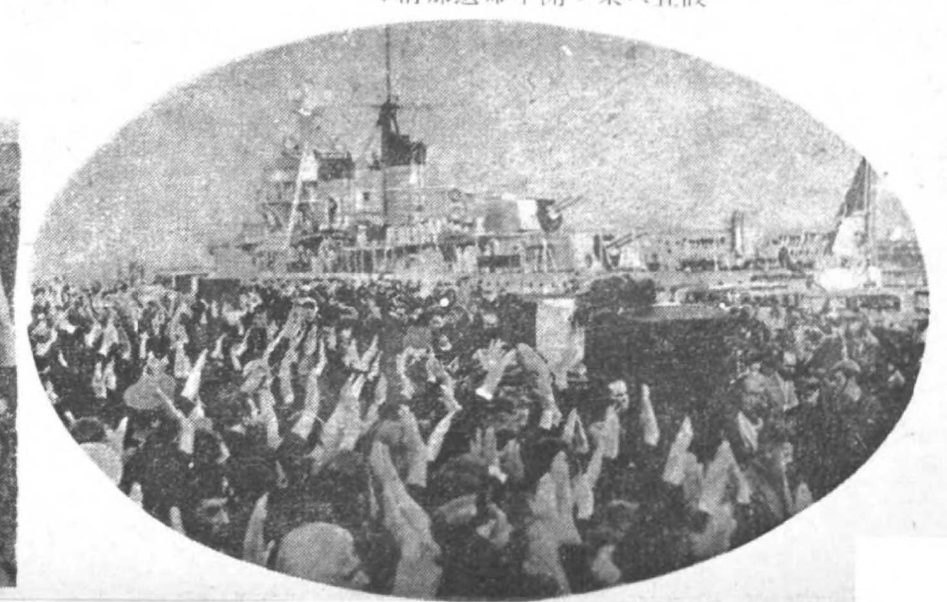
⇩下爲艾頓與賀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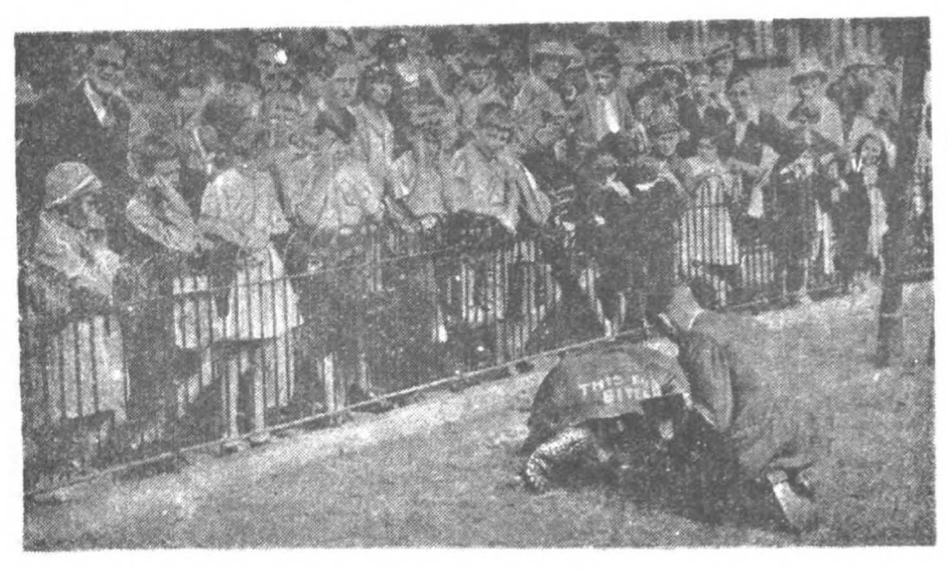


義建設部長拉杳於上月八日飛往東非途中，在埃京開義羅途中失事殞命○聞爲遣體運抵那波里港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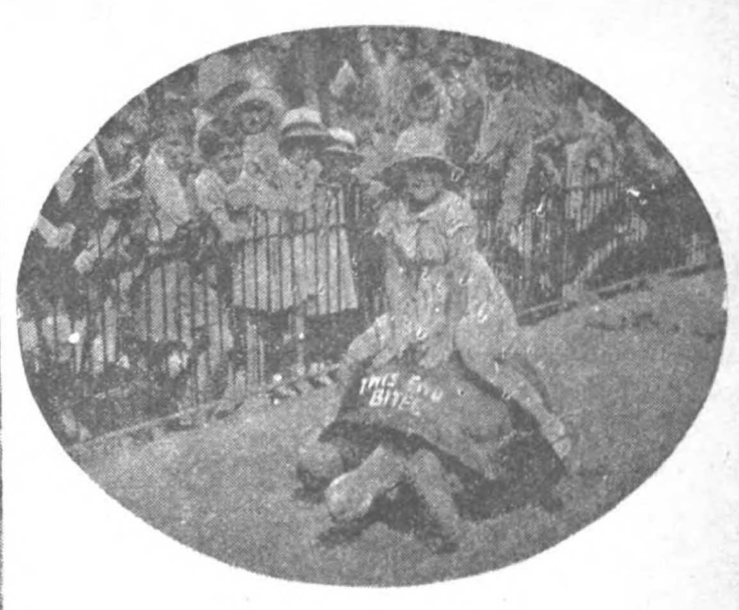
⇩焚燬義機之遺跡，失事地點距埃京十五英里○







⇧觀衆圍觀大龜，龜甲上書有「此頭咬人」字樣。



⇧上月十九日倫敦動物園招待兒童遊園。上爲女孩騎龜之圖。



⇧大蟒也宛轉依人。按圖中所裁，均係園中特選之馴良的生物。會場上臨時有照相師專爲兒童與生物拍照，以留紀念，取費一先令。



⇧兒童與乳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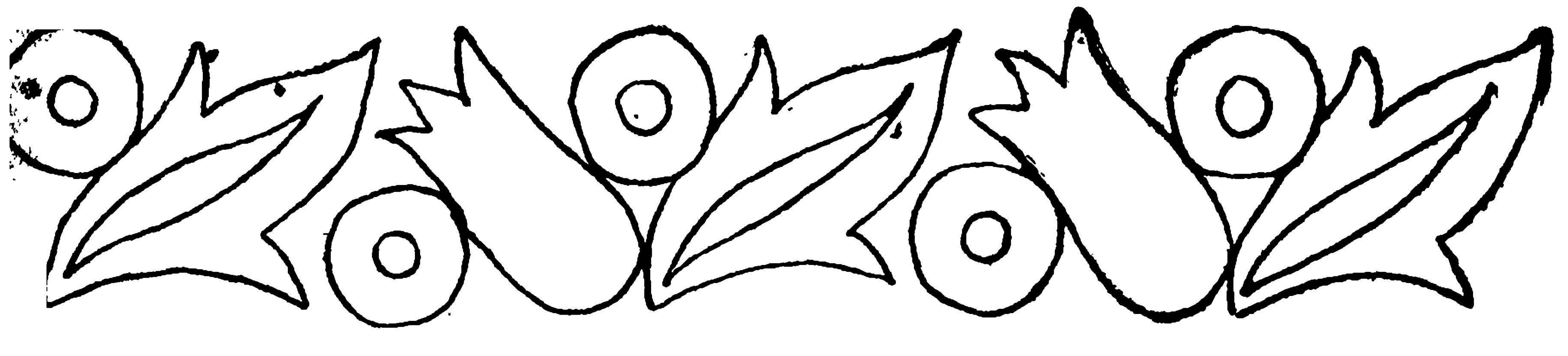
⇩猩猩耳語。



⇩企鵝張翼，和小朋友攜手同游。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　第三十六期　目錄
民國廿四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一周簡評

近日之華北

本週內華北表面上無事，但有一點甚可注意。

北平有一個河北經濟協會的組織，尙在籌備中，此會之目的，坦率地說，自然是爲迎合日方所謂「經濟提携」，或「北支開發」之意旨，欲作一「提携」之對手方。因爲經濟事業，不是一句話，要調查研究，要計畫，要方案，要人才資本，這個會，簡單說，是爲準備這些事情的。

不料近時日本方面乃對此會加以攻擊，說此會是爲牽制日本經濟發展而設。電通社電訊，有數次竟說此會之設，爲華北事態又嚴重之證。

這在極力實行睦鄰主義的政府，恐怕是最感意外的了，而由此可知日本此後之華北的經濟活動，是要他自己作主，自由的辦，並不要，而且很反對，中國方面有正當的「提携」的組織。

由此可知河北事件以後之華北現狀，依然甚難於維持。

李滋羅斯到日

英國財政家李滋羅斯氏，現在日本。

李氏與日本當局談話如何，外間自不能知。所可知的，日本的意見，是要英國爲日本商品開放其全部領土，如能這樣，纔可以講到提携。其次就中國說，日本原有他一套理論，就是中國要自力更生，不宜供給借款，至於日本所謂北支開發，那是另一問題。

李氏在英國地位甚高，他此次到華調查的結論，可以作爲英內閣的方針。英國對日，實在願聯合，肯讓步，但英日在全世界商業競爭的範圍甚廣，而其在中國，利益亦甚大，能否與日本得到妥協點，却是疑問。

李氏此次在日的週旋，自然以交換意見爲止，說不到結論。他的使命，是要到中國調查，所以他的具體意見的流露，自然須待至調查之後。

本月下旬起，李氏將在華開始執行他的任務，聽說廣田請他在華調查後，再到日本一談。

中國幾個月來盼待李氏來華，但是興味集中點，或者已有變更。現在大家注意的，好像側重英日妥協問題之發展如何，對於李氏之來是否能對於中國經濟界有所裨益一點，反覺着未必重要了。

陝甘軍事

剿匪軍事的中心，移至陝甘，尤有集中於甘省之勢。

岷山南北的匪情，一般甚不明瞭，最近大公報特約通信員，從成都行五十日到蘭州，有報告一篇，轉載下期本報，此爲最明確的紀載，讀此可知該方面軍事的大勢。

最近所聞，川匪一部分業已出現於隴西南之岷縣方面，參照大公報通信，可知此爲一重要關鍵。同時陝北之匪，近

亦有西竄甘省與徐海東聯合之勢，綜合判斷，此後軍事重心點在甘青寧。

在湘西之蕭賀，一時甚爲猖獗，最近又收斂一點，湘鄂間沒有甚麼嚴重問題。

甘新相連，又近內蒙，今後的共黨問題，恐怕較過去複雜化，在軍事上却無所謂嚴重化。（一記者）

英義關係

國聯五人特委會討論義亞問題已發生僵局，原因爲義國態度强硬，對亞事不容他國過問。義亞情勢，緊張如舊。現前一般注意的焦點爲英義關係，而法國態度，更足以左右大局。

英外長賀爾十一日在國聯大會的宣言，措辭雖頗平和，然而態度却很嚴峻，英義間的正面衝突，因此愈見深刻。在此情勢下的法國，頗感兩難，他今後的表示將爲重要的決定因素。

現在地中海的風雲，十分嚴重，賀爾宣言所以受人重視的原因，爲的是有實力後盾。義亞問題的現階段，已非空言所可解决的了。

希臘政潮背景

希臘內長本週辭職，引起軒然的政潮，這事有重大政治背景。復辟派對共和派的壓迫，又逼緊一步。原來希臘復辟，若在承平時，本無所謂，在今日却意義深長。希臘與英國有姻親關係，數月前曾發生奇謠，有人主張擁戴英王子康特公爵——新與希臘公主結婚——爲希王，此說雖屬無稽，然英希關係之親密，則確爲事實。希廢王喬治現在倫敦，又爲兩國關係密切的一個佐證。希臘共和派則與義大利淵源有素，維尼齊洛斯叛亂後，即逃亡在義。

所以希臘問題，爲目前英義利益衝突之另一幕。

波蘭的現勢

波蘭自比爾蘇斯基逝後，政治中樞，聲威頓減，此次選舉騷動的活劇，亦爲一種暗示。查波蘭的政策，在希忒拉上台前，在聯法抗德。後國社黨上台，德俄失歡，於是德波關係趨於好轉，然而兩國爲但澤問題，始終芥蒂未泯。最近英德海軍協定成立，波蘭在波羅的海的勢力，重感威脅。波蘭政局的不安，於歐陸的和平頗有影響。

惠朗遇刺

美國自一九二九年蕭條期開始後，人心惶惶，所以極易受外界的鼓動，如 Technocracy 之風靡一時，適以暴露美人的膚淺與輕燥。惠朗用均富說，在極短期間，居然能獲得多數的崇拜者，致使羅斯福氏的政策，亦不得不受其影響，惠朗要可爲一時事造成的幸運兒。

惠朗遇刺，如有政治動機，實爲一不幸事件。但惠朗之死，並不足以遏止美國政治右傾或左傾的動向。除非美國的繁榮，在近期內能以恢復，民主政治的危機，是終難於倖免的。（素）

社會安全問題

馬季廉

一、個人安全與社會安全

近百年來歐美民權政治所爭的問題，厥爲個人安全 individual security 問題。在君權神聖時代，人民痛感生命財產隨時有因君主的喜怒遭受蹂躪摧殘之虞，所以要求人民的權利，要有一種根本大法來保障，人民對於國家政治要有代表及參與的權利。英國的憲政運動，法國幾次的革命流血，所爭的都是民權，都是中山先生所謂人民有權管理大家的事情，也就是人民要自己來保障自己的安全。

我國二十年公布的訓政時期約法，雖然不能算是盡善盡美的立法，但關於保障個人的安全，却可以說近代各國憲法保障個人安全的條款，大致都被採納了。據訓政時期約法第八條云：

「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執行逮捕或拘禁之機關，至遲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審判機關審問，本人或他人並得依法請求於二十四小時內提審。」

第九條云：「人民除現役軍人外，非依法律不受軍事審判。」第十條云：「人民之住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錮。」第十六條云：「人民財產非依法律不得查封或沒收。」英國的法律，人民對於非法的逮捕及拘禁，並且可以向法庭要求賠償。在英美諸國，民主政治有了長足的進步，個人安全早有了切實的保障。

但是近年自由的資本主義極度發展的結果，生產技術一天一天的進步，一般人民的購買力却一天一天的減少，生產與消費，發生極度不平衡的現象。失業問題逐一天一天的嚴重起來。在這種情勢之下，儘管個人安全法律上有種種規定，國家如何來具體實行這種保障，但是安全既不能充飢，又不能禦寒。所以英美諸國，個人安全雖然有了切實保障，但失業工人仍日有增加，社會不安仍一天一天的嚴重。英美諸民主國家的實際政治家這才認識國家僅作到個人安全，不能說是已盡了國家的職責，比較切實的是要作到社會安全 Social Security。

二、社會安全的意義

社會安全的意義，英美學者還沒有一種科學的解釋。依作者淺見，社會安全應該含有下列幾種意思。第一，國家對於有能力而願意工作的公民，應該盡量給他們預備工作，第二，國家對於鰥寡孤獨老弱殘疾的人，應該使他們都能有所養，都能維持生活。這種理論的根據，是很容易解釋的。美國勞工部長潘金斯女士 Frances Perkins 說得明白，「在不幸的情形顯得更加普遍之前，我們就知道一個人實在會成為他力不能及的環境下的犧牲者，而且在近代生活的密切關係中，一個團體的不幸，對於整個社會的福利，會有很確實的直接的影響。」又說：「為促進整個國家的繁榮保持他的主要力量起見，個人所遇的不幸應由全體來輕微的分擔，較之個人要被他的不幸的擔負所毀是更好的」(註)。這就是社會安全以及社會立法的理論基礎。關於第一點，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一日德國威瑪爾憲法即有一種規定，一般憲法學者極端贊美威瑪爾憲法者，也就在這一點。其第一百五十一條云：

「經濟生活之秩序，其正義之原則，在使各人得為人類必需之生活，各人經濟上之自由，於此界限內，應受保障。」

其第一百六十三條云：

「德意志人民，以使其精神的肉體的能力，適用於公共福利，為德義上所負之義務，但不得妨害人身之自由。」

「所有德意志人民，依其經濟的勞動，皆應予以求得生活資料之機會。凡未與以適當勞動機會者，當給以必要之生活費，其詳以國家之特別法律定之」。

依據這種規定，凡是有勞動能力的公民，政府必須給他們勞動的機會，若是沒有工作給他們，「當給以必要之生活費」。必須如此，政府方才算盡了保育國民的職責，必須如此，社會方才不致發生不安。這種立法，實是實現社會安全的基本條件。現在德國威瑪爾憲法雖然被希忒拉宣布死刑，但這種進步的立法，却是可以垂為典範的。

關於第二點，就是近代英法諸國實行的社會保險制度。這種制度的目的在使老年的工人或疾病殘廢的人，生活能得到保障。實行這種制度最早的是法國。一六七三年時便成立了水兵老年保險的强迫制度，一直到現在還實行着。一九三〇年方正式實行社會保險法案。英國在一九一一年開始實行失業保險制度，着重老年津貼及人壽保險，採取僱主與勞工雙方强迫納費的方法。受惠的工人約有三百萬人。德國於一八八九年開始設立工人健康及老年保險制度，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又通過了强迫失業保險。計有一千八百萬人屬於這個

老年及殘廢保險的連合制度。

在近年世界經濟蕭條的惡浪之中，失業增加，社會不安，成了各國當前的嚴重問題。沒有實行這種制度的國家，深深感到，在歐洲各國，由於社會保險方法的維護，儘管有長期的蕭條，他們的人民所受的痛苦在數量上及程度上都不如未實行社會保險制度諸國工人們所受的嚴重。

美國雖然素來以工人生活程度較高自誇，但據潘金斯女士說：『羅斯福總統在不久之前曾經論到大衆安全設備的問題，說美國要比歐洲大部分的國家落後二十五年』，又說：『過去的蕭條使我們明白了工資高與經濟安全不是一件事。』美國這才積極進行大規模的社會立法，施行老年保險制度。但是美國不稱這種立法為社會保險法，而稱為社會安全法案，這是很富有義意的。

三、美國的社會安全立法

在美國首先認識社會安全觀念的，為威斯康新州 Wisconsin ，該州實行社會保險，已有二十年。羅斯福一向贊成推行社會安全政策。去年夏天任命了一個經濟安全委員會 Committee on Economic Security ，令他們對於這整個的問題作通盤研究，并貢獻意見作為社會安全立法的參考。據該委員會意見，中央政府對於安全的主要貢獻，就是給現在失業者工作。

本年一月美國參院議員瓦格納 Wagner 及衆院議員劉易士 Lewis 提出失業救濟法案，經衆院歲入委員會討論結果，更由衆院歲入委員長道頓 Doughton 以衆院歲入委員會討論結果為基礎，另提新社會保險法案，也就是社會安全法案。此案四月十九日以三百七十二票對三十三票通過衆院，六月十九日以七十六票對六票通過參院，後經參衆兩院聯席會議略有修正，八月九日又經參院通過，八月十四日乃由羅斯福批准。其要點如下：

甲、強迫老年保險，凡年在六十五歲以上而必須救濟方能生活的人，政府每月至多給與十五美元的救濟費，該項救濟費的支出由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分担之。

乙，支付工資之達一定率者，課以捐稅，充作基金，另一部分由工廠主人平均負担之。迨勞動者年達六十五歲時，由政府每月給與五十二元五角乃至八十五美元的補助。至補助費支付開始時間為一九四二年。

丙，各州應仰體聯邦政府之意，制定失業保險制度，至失業保險費來源，由僱傭十人以上的工廠主人於支付工資時，依據一定課税率，課稅所得充之。

丁，各州應制定少年救濟制度，其救濟款項的三分之一，由聯邦政府負担之。

戊，各州應制定一般公共衛生，母性及少年保健制度，及少年殘廢者救

濟制度。其款項的二分之一由聯邦政府支付之。

己，設立社會保險局，以委員三人組織之，統制以上各種制度之施行。

該法案中提出的總經費一九三六年會計年度爲九千八百五十萬元，一九三七年會計年度爲二萬一千八百五十萬元，抵補這些經費的，是失業補助年金及老年年金中的稅收。據經濟安全委員會估計，這種老年保險及失業保險基金，在一九四九年可以增至一百萬萬美元，在一九七〇年可以增至三千二百萬萬美元。

潘金斯女士說：「美國經濟安全計劃不是模仿任何形式的。他的範圍比任何社會保險更廣，……按照美國情形，我們計算此舉可以保護美國的公民不至於在危險中流爲貧困的依賴者。」

若照社會進化的程序說，由實現個人安全進而到保障社會安全，實是最合邏輯的自然趨勢。實現社會安全的基本前提就是由政治的民主過渡到經濟的民主。這在今日恐怕只有蘇聯正向經濟民主的坦途前進，他們不但沒有失業，反而有時缺少勞工，社會安全比較得到廣汎的確實保障。美國社會安全法案雖然不能與蘇聯的辦法媲美，但較之歐洲諸國，在立法上確有了進步。

四、社會安全與中國政治

中國今日的政治，自實質上說，依然未上軌道，法治的精神，依然未有樹立。英美的民權，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種種自由，生命財產安全保障，個人安全等等，在中國國民眼中仍然是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即。所謂「訓政時期約法」第八條「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的規定，不過只是粉飾「訓政」的幌子而已。自由，人權，至今仍爲中國自由主義的人士所謳歌憧憬者，不是沒有原因。

至於社會保險的立法，我們生產豐富的立法院，迄今尚未討論過。至於社會安全的觀念在不知尊重個人安全的中國政治家的腦海中，恐怕連模糊的印象都還沒有。廣大的中國農民生活有什麼保障，在貪官污吏兵匪蹂躪下望天吃飯的大衆，遇着天旱水災，只有束手待斃。政府對於人民生計問題，平時沒有妥善準備，一旦災難降臨，照例作點杯水車薪的賑濟，草草塞責。什麼近代式的社會安全，經濟安全設備，我就很懷疑現在執政者是否有這種知識。羅斯福說大衆安全設備美國要比歐洲落後二十五年，我們中國比較歐美在個人安全，社會安全以及經濟安全上恐怕要落後二百五十年。

我寫這篇文字，主要目的在介紹近年政治上一種新的理論，一種重要趨勢，給研究政治及與政治有關的人們，使他們知道他國的進步，同時希望當政諸公，首先實現國民個人安全的確實保障。個人安全是社會進步的必要因素，必須先作到全國國民個個能安居樂業，方能談得到什麼建設，什麼復興。至於社會安全只好懸爲今後政治一種目標，待作到個人安全之後，再向這種新的理想邁進。

(註) Frances Perkins Social Security Here and Abroad見Foreign Affairs本年四月號。

義亞糾紛的經濟背景

瓦爾加原著
邢西萍節譯

一九三六年春季是義大利第一次企圖佔領亞比西尼亞，在亞多瓦遭遇大敗的四十週年。一切情形顯示出義國在墨索里尼的領導下，將于秋季開始第二次佔領亞比西尼亞的企圖。每天報紙上，都可以看到各種的軍事準備在充份的進行。一切都顯示出，由日本佔領滿洲事件的鼓舞，義大利要在非洲進行重新分割世界的戰爭。

經濟危機促起戰爭

義國惡劣的經濟狀況與義幣不可免的貶值，是迫使義帝國主義戰爭的因素之一。

我們把法西斯政府當權以來義帝國主義底經濟發展觀察一下，便可充份地明瞭，資產階級專政底法西斯形式對于義大利並未創出特殊地位來。義大利底經濟發展實質上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底經濟發展毫無分別。經濟危機對于義大利資本主義與對于其他國家同樣的尖銳。只是在將危機重担轉移在勞働民衆肩上，毫無德模克拉西監督來阻礙的義國法西斯政府，比其他資本主義底德模克拉西政府實行的更殘酷些，更澈底些。但是把危機重担加在勞働民衆肩上的這種辦法，因人民底貧困而更形縮小了國內市場的吸收力，使危機底克服更形困難。我們來用一些數字說明我們的論題：

法西斯統治以來的工業生產比較

（生產量以一九二八年為一百）

	全世界（蘇聯除外）	英國	法國	德國	義國
一九二一	六〇	七三	四三	六五	六一
一九二九	一〇六	一〇六	一〇九	一〇一	一一一
一九三一	九一	八九	九八	七二	九三
一九三二	六六	八八	七六	六一	七三
一九三三	七五	九四	八四	六九	八〇
一九三四	八〇	一〇五	七八	八六	八八

上列數字——它們的正確性並不算大，但對于大概的比較是足夠了——顯示出，直到危機到來之前，靑年資本主義的義國底工業生產比歐洲其他老大的工業國家發展的稍許快

些，但在危機中同樣地降縮了，而一九三四年相對的水準比一九二一年法西斯上台以前並不見好。

危機使信用制度與銀行制度走上了破產底邊沿。特殊敏銳的價格低落（在危機期內跌落了百分之四十二）更加重了債務底重担。因為有國家銀行接受了無用的債權與貶值的價值債券，並且因為有不足的私家保證以及由于國家的信用保證方才阻住了銀行底破產潮。危機底結果，義大利底銀行制度與信用制度現在同樣地與德國美國一樣置在國家的監督之下。由于強制底加特爾與國家命令着的托拉斯化使資本集中在飛躍的速度內進展着。自日本以後，現在義大利是監督全國整個經濟生活最周密的國家。

雖然法西斯政府能夠以龐大的國帑保持了銀行與信用制度，但是她却不能保持國家財政與總預算底均衡，亦不能維持貨幣底同價。官方公佈的國家財政出超是：（以十萬萬里耳為單位）。

一九三〇—三一年	一九三一—三二年	一九三二—三三年	一九三三—三四年
〇，五	三，九	三，五	六，八

因之國家債額由八百七十二萬萬里耳（一九二九年七月）增至一千零二十六萬萬里耳（一九三四年七月）。對于亞比西尼亞戰爭準備底龐大支出無疑地更增加了數十萬萬里耳的國債。國家財政增進的出超是義幣貶值的原因之一。

國外貿易額與支付差額間不利的情況更加急劇地危及了里耳。

（以十萬萬里耳為單位）

	輸入	輸出	入超
一九二九	二一·七	一五·二	六·五
一九三〇	一七·三	一二·一	五·二
一九三一	一一·六	一〇·二	一·四
一九三二	八·三	六·八	一·五
一九三三	七·四	六·〇	一·四
一九三四	七·七	五·二	二·五

義大利底輸出逐年地縮降。法西斯政府採用一切方法促進輸出業：如減低工資，津貼金及低微的稅則等等。但是並無效果。義大利底輸出在相當意義下是『人工的』；因為本國原料與燃料底不足，不變資本底諸種因素總是比擁有本國原料與燃料基礎的諸大工業國昂貴的多。與日本相仿，義大利底競爭力只是建築在最低的工資上。但是各國用稅壁與禁止輸入而築成的各方面的阻塞使單純的價格競爭逐漸失效。

因為世界貿易多是在兩國間單獨協定的形式中奏演着而輸入底限制又成了一般的形態，所以義大利現在的特殊困難是牠的輸出品多是比較易於不用的消費品如水菓，麵類，牛

奶餅，絲，棉織品與汽車。相反地，義大利却非輸入必不可少的原料與生產的工具：如煤炭，石油，鐵，五金，紡織原料與機器等等。在這些情形之下，對於義大利輸出品的壓力比較義大利以輸入者之資格使行于牠的供給者的壓力要大的多。因此義大利被迫着使她的輸入與牠的日益減少的輸出相適合，以限制國外貿易底差額。如上列表圖所指出的，牠在一九三二年達到了這個企圖。但在一九三四年因為輸出底廣大縮降輸入又增長上去，而對于幣制底壓力是非常強大。

義大利貿易額底入超曾以下列的因素抵削過：義僑底匯款；外國旅行者底消費；商輪底收入；在國外借款形式下的資本輸入。但是危機使這些收入底來源大減。因為許多義僑的歸國，他們功效底底減以及從各國向外匯款底重大困難，義僑匯款一九二九年為五萬萬六千三百萬里耳，一九三四年縮減至二萬萬六百萬里耳。旅行者底數量及消費在危機期中是縮減了：各國中（特別是德國）嚴厲的幣制决定阻礙了旅行者底來往。船業底收入亦漸減少。國外的借款亦受了限制。結果是，為了抵削餘額與維持貨幣底穩定非向國外輸送現金不可。在危機底過程中共輸出了四十五萬萬里耳的現金，就是一九三四年一年輸出了十五萬萬里耳的金子。

但是現金底輸出，貨幣匯兌底嚴厲管理（自五月中始一切外國的支付工具皆須交付給國家）以及輸入底重大限制（煤棉機器等物今年只許輸入去年額數底百分之二十五至四十）已不足以保證義幣底穩定，並且行市底差額與日俱增。

戰爭準備雖然剛在開始，義幣貶值已在充分地進行了，這很容易看出，這種貶值在戰爭底過程中將達到怎樣的速度！

義幣不可免的繼續跌值——由于國內的經濟弱點，非常消極的餘額以及相當微少的現金儲蓄此種貶值是不能與英美一樣在『調整的』界限內制止住的——形成了促進戰爭的強烈鼓動力。一九二七年墨索里尼當義幣穩定的時候曾宣布過，在他終生絕不會發生義幣底貶值。現在他不得不自白法西斯政府無力維護義幣底穩定了，若再把通貨膨脹底災難加在擔負着危機重擔的勞動民衆底身上，對于法西斯統治是太危險了。如果進行戰爭呢，那麼便可把國家財政破產的責任及通貨膨脹從法西斯的國家領導移到『神聖的民族戰爭』上去。

義國底對象亞比西尼亞

因為種種原因，如英法義三大強國的爭持，優越的軍事形勢及亞國人民底勇敢善戰，亞比西尼亞是現今在非洲還能

夠保持相當政治獨立性的唯一國家。

亞比西尼亞是一個龐大的國家，比德國大兩倍，有一千萬左右的居民。經濟上分爲兩部，東南部的草原區，與義國殖民地爲鄰（亦與英屬及法屬索瑪利蘭爲鄰），缺乏水源，酷熱，荒蕪，只有游牧人民居住。本來的亞比西尼亞是一個多山的區域，從平原漸次高起兩千公尺，形成一個大高原，在此高原上有高至四千五百公尺的羣山，有健康而不甚酷熱的氣候，是一個富有原料的區域。咖啡自然地生長着，還可以種植棉花和五穀。地內蘊藏着豐富的煤鐵金銅諸礦——這些都是義大利迫切需要的原料！

在各種天然富源之內，位于亞國西北部的塔那湖是非常重要的。牠供給藍尼羅河的水源。蘇丹與埃及的棉田依恃着這個水源灌溉。所以英國對於保持亞比西尼亞——至少是西北部——底『獨立』，有重大的注意。在其他國家佔據亞國的場合內，利用塔那湖底水源來灌溉亞比西尼亞的廣大區域，英國是不能允許的。

亞比西尼亞底天產到現在並未開採。國內交通不便。唯一的一條鐵路，從法國的海港吉蒲堤到亞京，長有七百公里，每週開行三次火車只在日間行駛，所以這樣短的路程需走三天的功夫。亞國沒有修築的公路，只有巡邏路，多是崎嶇的山道，只能利用牲畜通行。耕牧漁獵到現在還是亞比西尼亞人民底主要生活，就在首都也沒有家庭工業，小工場如硝皮廠，電燈廠，印刷廠或火藥廠等等工業，開掘礦產更談不到；只是在荒蕪區內的鹽海中，採取食鹽。生產主要地是爲了自用。商品貿易和貨幣貿易是很少的。國外貿易也很有限，每年只有一萬萬馬克數目。主要的輸入品是軍火，棉織品，玻璃與珠子；輸出品是咖啡，象牙，樹膠，皮張與蜜臘。國外貿易底大部份是從鐵路到吉蒲堤港，亞國西部以尼羅河爲貿易要道。

亞比西尼亞在社會組織上是一個具有氏族組織的奴隸制度的封建國家，數百年來已由君主（亞名爲Negus）實行中央集權。國王底常備軍，由比國與瑞典的軍官訓練，還有封建的領袖，他們只在戰爭時執行職務。亞國是一個混合民族的國家：除了四百萬本來的亞比西尼亞人之外，還有六百萬其他的人民。因爲落後的封建社會形式及低微的文化程度，民族問題現在還沒有甚麼重要的意義。

以上是亞比西尼亞底最簡略的輪廓。義大利在企圖佔領她，但是這種目的底實現，碰到了英國的反抗。

帝國主義在亞的衝突

上面已經說過，亞比西尼亞相對的政治獨立性之保持主要地由于諸帝國主義者的爭持。一八九六年戰爭的時候，是法國供給亞國的軍械，並且協助牠反抗義國。現在這個作用顯然地落在英國身上了。

一九〇六年英法義三國締結了一個協約，宣示保持亞比西尼亞底獨立，確定三强的勢力範圍與宣示全亞『門戶開放』底原則，該協約底第三節確說，『在未得到其他二國政府的同意之前，三國中的任何一國在亞比西尼亞不許進行任何方式的武裝干涉。』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經過英義間的公文交換，關于亞比西尼亞曾通過了以下的決定，並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以同樣的公文通知亞政府。

英國獲得了在塔那湖畔建築長堤以及建築與保護從蘇丹到塔那湖的汽車路的讓與權。

義大利獲得了建築與經營從伊里特利亞通過亞境到義屬索瑪利蘭的鐵路的讓與權。亞比西尼亞境土底經濟的利用因此落在義大利的手裏。兩國政府相互地協助着此種計劃底執行。

亞政府收到這種公文之後，立時向國聯提出抗議，她得到了法國充分的援助，因爲她認爲英義協定忽視了法國的利益。張伯倫與墨索里尼只有撤消此協定，而把亞比西尼亞底瓜分展緩。這種展緩對于兩國是完全不同的：英國繼續享用藍尼羅河底水源——牠本來也不欲多有所求。但義大利底殖民地的熱望却又被消滅下去了。

這樣，亞比西尼亞又安靜了十年。因爲日本先例的鼓舞，所以義大利於一九三五年又企圖佔領亞比西尼亞，以强大的軍事準備及公開的恫嚇來響應邊境底衝突。義大利希望法國爲反對德國在東歐的進取政策中，保持義國底協助起見，這次不再給義國爲難。義大利基於一九二五年的協定以及在斯特萊撒會議中對英態度的結果，同樣期望着英國也不至和她爲難。

但是這次義國又失望了。一九二五年法國曾阻止英義協定底執行，這一次是英國阻礙義大利底進行。英國在五月中曾聯合法國對義大利採行共同的外交步驟，以保衛亞比西尼亞，她引用以下的理由：

『當歐洲形勢緊急，而急需歐洲各國政府合作的時候，義大利這樣在東非深入，是非常不幸的』（見五月十三號的「泰晤士報」）

墨索里尼曾于五月十四日在參院作了一個非常嚴厲的演說，回答英法的外交進攻。他否認這種『步驟』，他說：

『我們應該感謝這樣親熱關懷着我們軍事力量的人們，他們認爲我們的

軍事力量將會由于東非的衝突而削弱下去。我們回答這些熱情的不自私的建議者——他們確認我們在歐洲的出現是必不可免的——說，我們認爲，正是因爲我們願意在歐洲安寧，所以我們非鞏固我們在東非的安全不可。因爲伊里特利亞與索瑪利蘭距離尙有數千公里之遙，所以愼重是我們政府底絕對的義務。直到現在，我們輸送的工人多于士兵，但是我應莊嚴地聲明，我們將輸送我們所認爲必需的數量的士兵，無人能夠以仲裁者的資格在我們的愼重方策底範圍內有所論斷。我願意使參院安心，我們將使一九一一到一九一四年級的青年在必需的長期內武裝着。我相信，有九十萬大軍將完全保證我們的安全……他們是用我們軍械工廠內所製造的最新式的武器武裝起來的。如果我聲明這些軍械工廠數月以來已經以全力工作着，這不算是洩露秘密吧。」

墨索里尼的演說在英法間引起了不同的反響。法國「時報」在五月十六日的社論裏，很强烈地說出法義的友誼：

「我們希望義亞衝突能夠避免，因爲權利底以及事實底一切根源都在說出一種適當的協調，此種協調將會保證亞比西尼亞底獨立以及義大利底合法利益。」

同日英國「泰晤士報」在重要的地位上寫道，英國在亞的反抗中，並不欲加强她的勢力，但是義亞邊境的衝突，雙方——特別是義大利方面——所進行的戰爭準備，並無充份的理由。在英亞邊境若發生同樣的衝突時，常常是能友誼地調解的。

「義大利企圖以戰爭作爲反對一個國聯會員國的政策工具，這毫無半些懷疑地是英義友誼關係上的重大的苦果……爭執底迅速調解是一具有歐洲意義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有保證地說，再無有比義國人民這樣歡慰地慶祝此種調解了。」

末一句反應着義國人民反戰的情緒以及義大利四十年前被亞比西尼亞擊敗的舊事，很痛地擊中了墨索里尼及法西斯當局的創傷。

當義大利在英國及法國一部份底壓力下服從國聯底決定——雖然她經常地以退出國聯相恫嚇——而允讓在義亞友誼協定內所規定的仲裁執行機能時，英義輿論底爭鬥却一天比一天地强化。

蓋達氏 W. Gayde在「義大利紀事報」上發表了許多篇論文，斥責英國供給亞國的軍火，在與亞國西部爲鄰的丹蘇集中士著軍隊，甚至在亞境內以建築網球場爲名，準備許多飛機停落場。這種話當然爲英亞雙方所否認了。

艾頓氏六月七號在英國國會中演說，提及英義間「傳統的友誼」，意中暗示義國在對亞的爭執中，應聽從國聯底決決。但是墨索里尼第二天在薩爾頓師團出發的時候，便以最嚴厲的演詞來回答英國：

「我們在淸算新舊的爭執。我們將不願及國外說些甚麼，因爲我們自己

是我們的政策與我們的將來底法官，只有我們自己，而絕不會是別人。我們只是在做效那些教訓我們的人。他們已指示出，如果想樹立或擁護一個世界國家，絕不應該顧及世界上的公開輿論。」

因亞比西尼亞的鬥爭，於是動搖了英義的傳統友誼，而引起英義關係繼續的尖銳化。

這兒發生了一個問題，英國在十年前曾與義大利訂立剝奪亞國的條約，為甚麼現在這樣鋒利地贊助亞國而反對義大利呢？對於這問題，我們很不易找到一個滿意的回答。據推測似乎是英國恐怕，如果義大利在戰爭勝利的時候，將危及對於英國有重大關係的塔那湖。英國在現時各方面尖銳的外交形勢中，顯然認為這種發展底可能性，比十年前要高的多，因此不得不採用軍事與外交的適當準備，將義大利進取底野心，限在所期望的界限以內。不管墨索里尼是怎樣地誇張，戰略形勢底觀察告訴我們，如果英國對於亞國武器底供給，不加以阻止，甚至於加以援助，那麼義亞戰爭很容易使義國再遭受四十年前的大敗。

墨索里尼已經廣泛地進行意識與物質上的戰爭準備。現在如果他個人以及政府的權威沒有重大的損失，那末即使亞國沒有巨大的讓步，墨氏是也可以趁風轉舵的。他在義大利參與歐戰二十週年紀念會上的演說中聲述：

「我們在決定之前，是很慎重的。一旦我們決定了，那末我們將要直向前進，毫不回顧，因為我們感覺到這種決定，已經在實現中了，絕不會有退縮，時間已經到來，命運底車輪應該用强硬的鐵手來把握住」。

墨索里尼與法西斯統治似乎堅決地敢於戰爭，雖然此戰爭能引起他們統治底崩潰；在戰爭失敗的時候，將不免引起革命運動！

戰略上的困難

在觀察義亞戰爭展望的時候，如果把這戰爭認為是單純的『殖民地戰爭』或小戰爭，那就嚴重的錯誤了。

機械地用統計數字來觀察，自然是義大利遠勝于亞比西尼亞。牠有着四倍多的人口，有能滿足一切需要的龐大軍事工業與最新式武裝的軍隊。但是戰略形勢底具體考察指示我們，這種戰爭對于義國是一種需要動員全國一切力量的事業，很容易引起經濟大危機與法西斯統治底崩潰！

地理情形對于義大利是非常不利的。義軍只能在東非進軍。伊里特利亞距離義國的南端有四千公里，索瑪利蘭有六千公里。不但軍隊，就是一切軍用材料及軍需品皆要經由這遙遠的海程。貧瘠的伊里特利亞和索瑪利蘭無力供給食糧。除了上述以外，在義大利殖民地各港輪隻停泊的可能，是很受限制的。碼頭非常的窄狹，許多輪隻需要在海面停留着多

天，等候裝卸。

開往義殖民地的軍隊，要經過二百至三百公里的沙漠，然後再經過二百至五百公里亞境的荒原，才能夠達到開始戰爭的山地。義軍所經過的草原是世界上最炎熱的地帶，沒有水源和食糧，也沒有修築的道路和建築物。為了戰爭底目的，這一切都需要建築；那麼動員的工人人數遠過於士兵是毫不足奇的了。加以從海港輸送一切軍用品食糧與補充品等等到戰場的路上，要防止遊牧人民不斷的襲擊。這種情形是特殊不利的。這種狀況以及在熱帶中患病者人數的衆多，顯著地減輕了義大利有較多人民的優勢。亞比西尼亞的常備軍有十萬人；能動員的士兵數量實際上與從十六歲到六十歲的全部男丁底人數相等，可以有兩百萬人。『亞比西尼亞的每個男丁都是強有力的士兵。顯然地，如果亞國能保證軍火底輸入，義大利到現在集中在殖民地的那幾十萬人，對于戰爭是絕對不能夠的。

無疑地，義大利軍隊在軍械技術上比亞軍完備的多。亞比西尼亞自己沒有軍械工業，只仰仗從歐洲輸送。但是這個並不會遇着特殊的困難。如果利潤高的話，軍械工廠是不會有甚麼區別待遇的。事實上亞國從歐洲不斷地獲得軍火。據瑞士『新楚瑞克報』的消息，比利時曾經運兩萬枝毛瑟槍及六百萬發子彈到亞國，捷克有四百架機關槍輸送到亞國。義國的刊物對於這種軍火底供給頗為震怒。一方面她向『歐洲的道德』聲訴，另一方面她威嚇軍火供給者。例如義國外交部的機關報『義大利紀事報』。十月五日寫道：

『國內外的人應當知道，軍火供給者底姓名與地址，以及供給軍火底數量與掮客的姓名義政府都完全知道了。』

第二天報紙上確切地指出德國容克工廠和比利時來。它並且講這些軍火一部分是用咖啡，一部分是用五年期的欠款交易的。

我們從刊物上可以看到，亞國既無飛機和坦克車；也沒有重砲隊。在這一點上，無疑是屈居在義軍之下的。但是這種狀況，在戰場的特殊情勢下，不必太為重視。亞比西尼並沒有怕敵人轟炸的大城市，工業中心，鐵路網和飛機站。分散在各處的小村落及茅屋，不足為轟炸底顯著對象！為了同一的原因，重砲隊底效力——運輸上即使能夠克服重大困難——也是很微小的。亞國本部有四千五百公尺的高山和深一千公尺的山澗，因此坦克車底使用，亦遇到了重大的困難。

義大利軍隊在技術上的優勢被亞軍熟悉地理，食糧供給便利與獲得人民協助以及戰鬥時行動敏捷的各點所抵消了。我們試想，法國費了怎樣大的力量，才征服了摩洛哥（雖然

她距離法國很近，而且周圍都是法國殖民地），那麼我們便不難看出，進攻亞國的戰爭，對于義大利是怎樣危險與困難的事件了。

義大利的經濟弱點

這兒我們要注意，義大利固然是擁有優秀軍械工業與最新式武裝的軍隊的國家，但是她在經濟上却是一個貧弱的國家。十多年來的法西斯統治並沒有變更了這事實。義國一般的性質——落後的農工業的國家——並沒有被法西斯統治變更了過來。近來的人民狀況有以下的圖形：

	一九一一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三一年
農村居民在全部居民中的百分比	四九•三	五一•九	四七•九
農業經營者在一切職業者中的百分比	五五	五五•三	四六•三

但是農業經營者人數底急劇縮減並不是反應一種强大的工業化過程，而是變更統計底結果；一百六十萬的農婦，被當作『家庭婦女』，沒有列入農業經營者底數內。在工業中，運輸業中及商業中的工人數量十年內只增加了四十五萬二千八（百分之十一），這一個事實已指示出義國並沒有顯著地工業化。

義大利在歐洲，依然是文化落後的國家。六歲以上的人民中文盲的數目：一九一一年估百分之三十八；一九二一年估百分之二十七；一九三一年估百分之二十一。

在還保持着半封建的落後性的義大利南部文盲的數目更大，估百分之四十六左右。這種文化基礎底缺乏是人民貧困的一種結果，但是同時也是經濟發展的一種阻礙。

義國經濟的弱點，主要地由義國人民收入與人民財產底低微狀況顯示出來：

一九二八年各國人民每人的收入的比較表（見一九三〇年德萊斯登銀行刊行的『世界底經濟力』）以戰前馬克爲單位。

義國	法國	德國	英國	美國
四二五	七一六	七七一	一一二三	二二二八

一九二五年至二八年各國人民每人的財產比較表（以戰前馬克爲單位）

義國	法國	德國	英國	美國
一七〇〇	五二〇〇	三九〇〇	六七〇〇	一〇五〇〇

這些數目字底正確性自然很小，它只是一種估計，而不是統計。特別觸入我們眼簾的是義國人民每人的財產還少於

每人的收入。這說明了，義大利對於能用在戰爭中的財富，只有很少的積儲。

我們再從自然經濟上來觀察義國底經濟弱點。對於進行戰爭必不可少的原料底缺乏是重大的阻礙。義大利本國沒有煤，石油，礦產及紡織原料，木材也不夠用。至于食糧只有在人民特殊低微的生活狀況上，剛能供給。這個顯示出一種嚴重的戰爭——如現在與亞國的戰爭——只有使輸入品强大增加，方能進行。因爲義大利在外國幾乎沒有投資，因爲投在義國的外資匯往國外的利息與股息遠多于義國從國外所獲得者，義大利底餘額在戰爭開始時——不，在現在的戰爭準備中，即已如是。使會强烈的消極，特別是義國商輪現被徵調作戰爭之用，因而急劇縮減了她們的收入。

在此方式下，是很明顯的義大利若不舉行國外借欵與國外公債只用自己的財源，是不能在財政上支持戰爭的，換句話說，她需要充份地購備戰爭所必需的國外原料。但是義大利從何處獲得借欵呢？英國自然是不會給的。美國在供給世界大戰中，對義國方面損失了一個很不小的數目，所以現在也不願供給義國。法國不要義國將牠的力量用在與亞國的戰爭中，因爲這樣會削弱對于希忒拉計畫及德奧合併的反抗力；因此她不欲急于在財政上供給義大利戰爭，而欲極力阻止戰爭，儘可能地用妥協方法來謀解決。這些强國中只剩下了德國。她願意使義國羈縛在對亞的戰爭中。德國自然可以把本國原料所製成的商品如鋼，鐵，大砲等等以借欵的形式售給義國。但是德國的財政狀況同樣地是惡劣的，和義國一樣，她也缺乏原料如五金，石油及纖維原料等等。所以德國在財政上只能在很狹小的程度內，幫助義國的戰爭。倘若義國在戰爭場合內，得不到國外借欵，那麼她對于戰爭底進行，只有一條路：就是印發紙幣，無限制的通貨膨脹！

總結起來：進攻亞比西尼亞的戰爭將使義國底經濟狀況突然惡化，加速義幣已在醞釀中的跌價過程，這個使得勞動民衆已經很低的生活狀況，更加惡化，而造成推翻墨索里尼及義國布爾喬亞統治的客觀條件！

前途的危機

法西斯義大利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並不是例外。一般危機，循環的經濟危機與相對穩定底終了在義大利亦引起了

革命危機諸客觀條件成熟。甚至革命危機底經濟條件在義大利比較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中還要強大。法西斯主義完全將勞動者底生活屈服在財政資本底利益下，剝削率增高，工人狀況急劇地惡化。巨大的戰爭準備對于經濟脆弱的義國是一個無法擔負的重擔，而這種重擔的重量，完全加在勞動民衆的肩上。在經濟危機期內，義大利比其他任何國都利害地以國家的幫助及勞動者底犧牲穩固了破產的大資本主義企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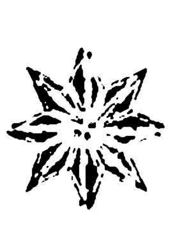
歷史的經濟的全部進展，逼迫着義大利資本主義走向從新分配世界的企圖。墨索里尼已走上這種程度，退軍是不可能。爭取亞比西尼亞的戰爭——它不是一個殖民地的小戰爭，而對於義大利是一個嚴重的力量試驗——無疑地在義大利將引起迫切的革命形勢，及推翻布爾喬亞統治底可能性！

× × × × ×

正寫完這篇文章時，艾頓在訪問羅馬，提議義國可以用沙漠地阿加頓省的讓與爲滿足。爲了使亞國易於將阿加頓省割讓給義國起見，英國預備將英屬索瑪利蘭的一部讓與亞國，使她能得到通海口的可能（通到英屬的柴拉港）但是這種提議被墨索里尼拒絕了。義大利某刊物講：「我們殖民地的沙漠已經太多了！」

英國底這一提案，只是一種對于戰爭披着一種和平調解形態的挑戰，一如英國歷史上所常常發生的。讓與亞國一條通海的大路，這種寬大的提議，實際上是建立一條反對義國在亞國境內聯結她的殖民地的長堤，使法屬吉蒲堤港——亞國百分之八十的國外貿易皆經由此港——失掉作用，使亞國的軍火運輸，從法義的監督下解放出來，而置在英國保護之下。雖然在英國刊物上大聲疾呼地反對英國土地底「出賣」；雖然在議會內引起了批評的言論，但是我們不要把這個認的太嚴重了。英國政府似乎不是不願意看到義大利在對亞戰爭中長期地羈絆住她的強力，因而削弱了義國在歐洲的地位，與加強了德國的地位。爲了使義國的樹木，在亞比西尼亞不至常往上長，所以英國只先以供給亞國的軍械爲止境。

譯自瓦爾加氏E. Varga著一九三五年前半年的經濟與經濟政治。







義亞糾紛大事日記

一九三四年

十二月五日　義亞邊境維爾亞地方義亞兩軍發生衝突。

十二月十六，　亞比西尼亞向國聯提出申請書。

一九三五年

一月十六日　亞比西尼亞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一條正式向聯盟提出申訴。

二月九日　義軍三萬開往東非。

三月十七日　亞國再向國聯提出申訴。

五月二十四日　國聯行政院開會決議維爾亞事件設立義亞兩國仲裁委員會。

六月六日　仲裁委員會在米蘭開會。

六月二十四日　英代表艾頓訪義與墨索里尼提出妥協案，無結果。

六月二十五日　仲裁委員會開會於荷蘭之希維寧根。

七月四日　亞國援用非戰公約請美國調停美國不應。

七月九日　仲裁委員會在希維寧根開會決裂。

七月十六日　義軍開入東非已達二十萬人。

七月十八日　亞皇在國會發表激勵國民演說

七月三十一至八月五日　國聯行政院召集特別會議決議(一)先召集英法義三國會議討論和平方案(二)定九月四日召集行政院會議(三)任命第五仲裁委員。

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　英法義三國會議開會於巴黎，英法提出之妥協案被義拒絕，三國會議決裂。

八月二十二日　英國召集緊急閣議，傾向對義制裁。

八月二十八日　法國開緊急閣議反對對義制裁。

八月三十一日　亞皇將石油權讓與英美合資之東非拓殖公司。

九月二日　英代表艾頓與法總理拉佛爾會晤。

九月四日　國聯行政院開會，義代表聲明保留自由行動。
墨索里尼召集緊急閣議準備攻亞。

九月五日　國聯行政院議決組織五國委員會研究解決義亞爭端辦法。
亞代表席士在行政院會議演說非難義國，義代表退席。

死亡綫上的國人（續）

——生民底鉅大浪費——

林驥材

中國之生育率與自然增加率

國人生命之橫被浪費，既然像上面所說的那樣鉅大，現在且回過頭來看看我們的普通生育率和自然增加率是如何。

據申報年鑑載：上海（衛生局統計）每千人中之生產數是一二，一，廣州是一四，四，北平是二〇，三，威海衛是三二，六，以上是都市的代表，定縣是二九，四（又一個統計爲四〇，一，這是二十二年定縣平敎會調查的）湯山是三一，六。

又據喬啓明先生調查：全國（代表十一省二十二處）的普通生育率是三五，七，華北（代表華北九處）是三七，〇，華南（代表華南十三處）是三四，七。

由生育率減去死亡率即得自然增加率，這就是每年人口的增加數。按照前述南京市政府衛生運動特刊中所統計的只有死亡率，沒有生育率，而申報年鑑所統計的雖兩者都有，但又沒有全國的代表數，所以我們很難求出個明白的自然增加率來，只好用喬啓明先生的統計數目來計算吧，算出來的自然增加率爲千分之一〇，七。和世界諸國相比，最高的算蘇俄，（二五，六），次爲日本（一三），再次才是我國，美國爲七，〇，德國六，四，英國五，一，法國的二，四算是最少的了。

按我國的人口自然增加率一〇，七來算，每年增加的人口大約有四百餘萬，只要六十三年便可增加一倍。不過據金陵大學對於我國近二十年以內的人口調查，我國的人口自然增加率爲五•〇，與喬先生的調查，相差一倍有餘。大概金大的調查是已經把二十年來，兵燹匪禍，水旱天災，疫癘等等死於非命的人口扣除了的，所以才這樣少。

就依照喬啓明先生的調查數，每年我國人口的自然增加率是四百多萬吧。但是，如果衛生署的統計不錯的話，那末，單是每年死於自殺，溺死，或槍殺的便已有六百萬之多，豈不是每年增加的和死亡的相抵之外還得傷耗二百萬左右的

現存人口嗎？倘再加上死於週期性的災荒以及疾疫的大批生命，我們實在不能不承認我國人口在近年來是逐年銳減的話是真確的了。

本來，以我國生產力之落後，而生育率又相當地強，再加以一般的貧窮問題又恰是助長生育率的因子（「經濟的原因，尤其是貧苦，並不是永遠使生殖率致弱的原因與馬爾薩斯的信條正正相反，經濟動機在自動節制生育上並不能盡一確定的任務，因為自由節制生育一般總是從較高較優越的階級然後擴展到下層階級。」（見時事類編三卷十二期「生殖率與法國人口之減少。」）事實上我們都可以看見，越是貧窮的家庭生育越繁。）人口倘聽其增加不已，實在要成為很大的社會問題，原有積極限制之必要。不過對於人口問題所該採取的是積極的政策，如充分利用地力，增加生產，同時提高人民一般的文化水準，站在優生學的立場上以控制生育率，普及與改良醫學衛生上的知識和設備以控制死亡率，不該一任兵燹匪禍，水旱天災，疾病疫癘來把我國的人口作天然的淘汰，正像俗話說的「三十年一小災，五十年一大災」那樣——這是太殘酷，太野蠻的自然法則啊！

損失代價之換算

如今我們已知道國人生命是在上述的種種情況下被等閒地浪費了，這種浪費的代價幾何，我們不可不檢討一下。

前面已經說過，照衛生署的計算方法，假定每一個人每年最低限度的生活維持費是五十元，每一個被浪費了生命去的人，平均年齡以十歲計（實際上決不止此）合計五百元，這就是損失的代價。但這僅是消極方面的換算法，我們還得進一步作積極方面的換算，因為一個國民生了出來，社會不僅是維持他的生存，更需要他的勞務。

國人中一些悲觀到失却了自信力的，很有人以為中國人的愚蠢——和進步的西洋人相比——簡直是有生物根據的，就是說一般的中國人在遺傳上算不得怎樣聰明，而且根本是缺少科學頭腦的。國人之比較愚昧，這是毋庸諱言的事實；但我和許多人的意見一樣，不承認這是先天的，只能認作後天的。關於這點，吳景超先生舉得有充分的證據，且引用在這裏：「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與任何民族比較，都無愧色，這也有好些事實可以證明的。 根據倫敦大學靳世保教授 Ginsberg 所引的統計，歐洲人的頭顱容量，男子為一，四五〇立方釐米，女子為一，三〇〇立方釐米，中國人頭顱的平均容量為一，四五六立方釐米。如與德國人比較，德人頭顱的平均容量在一，二〇〇立方釐米以下的佔百分之八，中

國人只有百分之二。在一，三〇〇立方釐米以上的，德人有百分之七五，中國人有百分之九二。再拿腦的重量來說，根據託比那 Topinard 的研究，歐人平均爲一，三六一克，中國人爲一，四二八克。……再看智慧測驗的成績，雖然歐美有許多學者，舉出許多研究，證明黑人的成績，遠在白人之下，但他們並不能舉出統計來，證明中國人不如白人。葛斯 Garth 先生，在他的種族心理學中說，白人的平均「智慧商數 Intelligence Quotient 爲一百，中國人與日本人爲九九，黑人爲七五。……此外還有人證明中國的智慧商數在白人之上的，如古得意納夫 Goodenough，根據他的研究，謂中國人的平均智慧商數在一〇四左右。舉迪福 Sandiford 研究加拿大華僑的兒童，說中國男孩的智慧商數爲一〇七，七，女孩智慧商數爲一〇七，〇，遠在西方兒童智慧商數之上。所以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中華民族的智慧，在世界的各色民族中，是位居前列的。」（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自信心的根據」）

翁文灝先生說：「中國人似乎很有科學的天才所以在薄弱的基礎上往往能有很特出的成績。」又說：「中國科學界中很有富於抽象力，能夠從簡單快速的觀察中得到正確的結論。」（見獨立評論）足見中國人也同樣有科學的天才和發明的直覺的。

而且梁任公先生在許多年以前早已說過這樣的話：把中國人和西洋人一個一個地相比，中國人底聰明才智是並不比西洋人低的。

從這方面看來，越發使我們起痛惜的深切感覺。誰知道在這億萬數的枉死鬼中，平白犧牲了幾許可以在科學上以及其他方面有貢獻的天才——如其給他們以利於發展的環境的話——然則這種文化方面的損失，又豈是可以數計，可以補償的嗎?!

試再從一般的生產力方面來觀察這問題。

據日本中外商業新報情報部長小汀利得著「日本究竟有多少財產?」一文中說及我們在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的國富是三八，二八九，〇〇〇，〇〇〇元，平均每人分攤一〇一元。同表中稱美國最多（一九二五年調查）每人分攤六，六〇七元；英人次之（同年）爲五，二四七元；日本（一九三〇年調查）也有一，七一〇元。（見中國新論創刊號）。但民國二十二年中國年鑑的估計告訴我們說中國的國富爲一〇六，一三三，二五三，九五七元，平均分攤起來，每人得二五〇元。這個數目，如以一九三〇年世界重要各國相比，貧富的差別太大：俄國每人平均分攤的財富是三〇〇元美金

（下同）；日本與意大利是八〇〇元；德國是一，〇〇〇元；法國是一，五〇〇元；英國是二，〇〇〇元；美國是三，四〇〇元。固然，這種每人平均分攤國富的數目，僅僅是抽象的，實際上的分配一點也不是這麼回事；但是，國富乃是由國家底天然資源和全體國民的生產力所纍積而成的，所以每個國民對於國富之纍積，多多少少，都直接間接有他那一份子的貢獻的。根據這個論點，我們雖不能說中國每一個民國對於國家的生產力，就等於在抽象的計算上他可分攤得的財富數——二五〇元或一〇〇元——但是它總要佔其中的二分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這是可以相信的。我們得再進一步去找這個代表平均生產力的近似數。

先看工人的生產力。嚴格地說，一個工人底生產力，必須就他每日在一定的勞動時間內，以勞動和生業工具結合，所產生出的勞動價值來看，這是很難判定的，尤其是像在本文的範圍內只能籠統地說說，要明確地指明一般的工人底生產力，簡直是不可能的。譬如，有人說一個普通的中國工人底生產力只及一個普通的美國人底六十分之一（記不得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書報上見過這樣一種說法），這裏面包含得有工人底技術問題，機械的使用問題，工人的生產效率問題等等在，譬如兩者在同一勞動時間，製作同一商品，而因技術不同，使用機械的情形不同（甚至是使用機械與否的不同）以及生產效率底差異等等關係，彼此所生產的勞動價值便迥然不同。如果不拿這不同的勞動價值來作比較，我們是無法具體地說出他們底生產力之大小的程度來的。所以這兒只好借表現一部勞動價值的工資——工資等於全部勞動價值減去剩餘價值——來觀測中國工人底生產力。

上海工人——包括機器工人與手工業工人——每月普通工資約為十五元，女工十二元，童工八元。（見「中國貧窮問題」）這是可以代表全國其他各地的工業工人底普通工資的，至於十二省手工業工人每月平均工資比這個還要少些。一般的鐵路工人和鑛工的普通工資也和這些數目沒有什麼大出入（根據申報年鑑）。上海的人力車夫平均每月收入九元左右，這也可以作其他地方人力車夫以及各地一般苦力平均工資底代表。

由這些標準算來，中國男工每年的平均收入才一百八十元，女工一百四十四元，童工九十六元。人力車夫一百零八元。

至於農村工人的收入呢？「金陵於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間曾有過大規模的農村經濟調查，關於進款方面，可節錄如左：

農民種類	調查收入	平均每年收入（家用的農產物折成現洋在內）
自耕農場主	六省十六處一八四一田場	三三四・二一元
半自耕農場主	六省十處四四六田場	二五七・〇二元
佃農場主	五省八處四八六田場	三一二・三七元

這些數目每人平均分攤起來，至多不過四五十元。」

（錄自「中國的貧窮問題）

拿這數和各國國民每人的實際所得相比，自然也是有天淵之別的：——

國名	調查年度	總額（百萬元）	國民所得（元）
日本（內地）	一九二五年	一三，三八二	二二四
美國	一九三〇年（註）	一四三，四三八	一，一六〇
英國	一九三一年	三七，一〇六	八〇六
德國	一九三一年	二七，二七六	四一八
法國	一九二九年	一六，五〇六	四〇〇
蘇俄	一九二五年	二，七三三	一四七
意國	一九二三年	五，〇一六	五五六

（鈔自「中國新論」創刊號日人小汀利得著之文中）

（註）美國在此次經濟恐慌以前（即一九二八年以前）全國每人每年進款平均可得七〇一元，每個實際勞動者的進款，每年可得一七四九元之多。（見「中國的貧窮問題」）

但全國人口中，工業勞動者總數才二百餘萬人（見申報年鑑），而農人總數却佔三萬萬以上，故即以農人每年之平均收入——約五十元——作普通中國人每年生產力之代表數，未始不可。

照這樣看來，那末，國人之生產力只有美國人底三十分之一强，英國人底十六分之一强，德國人，和法國人底八分之一强，日本人底四分之一强。

縱再退一步說，上述的比較數未必可靠，總之，儘管我們處在這樣生產技術很落後的環境中，每個國人，不論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多多少少，總是有點相當的生產力的，他們每一個分子總不能不算是有關於國家的一分元氣。分開來說，縱然他或她對於生產底總和貢獻得很有限，但是一總合起他們百人的，千人的，萬人的，乃至幾百千萬人的總貢獻來看時，那無論如何，不能說是無足輕重的吧？譬如說，每人的平均生產力只有上面說過的數目底一半——二十五元——如其每年只浪費了六百萬人（照衛生署的統計），又假定其中有生產力的佔百分之九十，那麽，豈不是每年就因此損失了一萬三千五百萬元的勞動價值了嗎？

又加上每人平均十年的生活維持費五百元共計三十萬萬元（說已見前），應該是三十一萬三千五百萬元。

但全部的損失還不止此哩。這五百四十萬人的生命既然是浪費掉，那末，爲維持他們而支付的三十萬萬元便算是白

花了。倘若把這筆錢留着，另自投在生產的途徑上去，豈不是又可以從它們得着一筆極大的可供再生產的資金嗎？

咳！這些被浪費掉的生命，在分開來一個一個地看時，他或她真是在這痛苦的人間世像猪狗般活着，也像猪狗般死去，社會不惟用不着他或她，而且還當作贅瘤當作污穢的渣滓看待。但當我們把他們當作集團的生產者來看時，他們在這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像前面的計算法所表示的！——正自不弱呵！眼看他們億萬數的生命輕輕被浪費去，國家元氣上的損失眞是太難以數計，我委實不忍再細算下去了！

結語

我們知道：人類之所以高出於其他的動物，就在人有一雙手的一點，因爲有了這雙手才能够製造工具，以作生產的手段，來征服自然。其他的動物因爲缺少這一雙能够製造工具的手，便只能適應自然，不能支配自然。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時又與自然相對立。人類從被自然征服，進而反抗自然，再進而征服自然，在這過程中，人與自然之間的聯鎖，就是勞動。具體的說來，勞動是人類對自然加以作用，改變自然，征服自然，使自然供人的利用。文化是與自然物不同的，是勞動的成果，所以又可說勞動是文化的源泉。」（引自中山文化教育館三卷三期「論文化」）

人類到了能製造工具來適應自然，反抗自然，是其發展的第一步；於是人類社會一開始存在，文化就開始萌芽，也可以說，文化的第一頁就是人類征服自然的開端。那個民族征服自然的能力愈大，那個民族便愈能生存，他的文化程度也愈高。

中華民族是有了五千年文化歷史的偉大民族，這顯然證明我們這民族是一個適於生存的，我們的祖先，從草昧時代的可怕的自然底威脅中衝出來，慢慢地度過歷代的種種災難底難關，把種族繁衍綿延一直到今天，經歷過和自然搏鬥而且戰勝了它的極悠久的過程。然而到了近二十年來，那些在過去的歷史上往往歷數年或數十年才一見的災變，幾乎演成了每年的例行故事！並且在科學昌明的現代，我們對於許多應該有力抵抗的疾疫竟沒有多大辦法，只有任我們民族所特具的適應生活環境的本能去和那些可怕的病疫戰鬥。這決不是由於偶然的，我們這民族征服自然的能力，確實在最近已經大大衰退了。至於爲什麼原因呢？這和我們的文化問題有根本的關係。

說到我們這民族的文化，「五四」以後，曾鬧過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底優劣問題；今年又起了文化運動，於是什麼

「中國本位文化」,「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全盤西化」等等論爭又風起雲湧，還沒鬧得個結論，實際上也不會得着結論。這問題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所以我不多說；總之我們民族的這個古老傳統的文化顯然是有了很大的毛病，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說到這兒，我想起日本著名評論家室伏高信的話來了，他在「立於揚子江上」一文中說道：「中國的文化，事實上是傳統的文化，又這種文化是如何的妨礙中國底進步，也可想像到」。他又說：「就所謂的新中國來看，我們還只當它是幾世紀前的歐羅巴，百年前的美利堅，五十年前的日本哩」。(見「改造」十三卷九號)

不管我們怎樣地自詡我們的文化之古老與深厚，但眼前我們却是太落在人家之後了；不然的話，我們爲什麼會這樣無助無力地被自然底威脅困苦得到這步田地呢?!在人類還未能絕對支配自然以前，天災總是任何先進國家所避免不了的；但現在除了地震火山，颶風，海嘯這幾樣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災害而外，他如水旱的災象，試問有那一國像我國這樣的多而且烈?!一般人把今年的大水首先歸咎於雨量太多，這話實在也並不然。「例如埃及的尼羅河流域，和印度的恒河流域等都是世界著名多雨的地方，這些地方，在最近三四十年以來很少水災；即使有時大水爲患，也沒有像我國這樣常常發生嚴重的災厄」。(引自申報月刊四卷七號五頁) 可見多雨不能成爲水災的主因，而主因實別有所在。

上自政府當局，下至渾渾噩噩的一般老百姓，大家都不努力作他們所應當作的事，不急急於抵抗自然，征服自然的防災工作；上層者坐着讓水利機關的組織一年一年地極度破壞下去——事權不統一，責任不分明，三分之二以上的治水的公帑儘往公務人員們的私囊中裝進去——森林要政一點也不講求，而不相干的事如修廟建墳等，倒肯一擲幾十百萬去辦；下層的老百姓們只好靠天吃飯，於是動輒成災，不旱就水，不水就旱，有時水旱蝗疫竟不慈悲地一併光臨。等到災象既成，然後此也呼籲，彼也勘查，大家奔走呼號，忙於辦賑。再有些大人先生們，眼見着被災的可憐無告的老百姓們求神拜佛，也會惻然本着「我們現在也再爲大衆盡些力量，不下雨，(或不晴)實是天意而不是我們的過失」的妙用，虔誠地請班禪大師，喇嘛和張天師之流去設壇求晴或禱雨，甚還有不恤紆尊降貴親自去參加金剛時輪法會等等以爲衆生消災祈福的。到頭來，神佛也似乎無靈，賑濟更極其有限，人民們死亡的死亡了，受難的受難了，田地農作物被損毀了，國家的元氣也凋喪了，於是大家只好付諸一嘆。災象過去，大家又被惰性支配着逐漸淡忘了一切，直等到第二度(大概就是一年後的事)的天災又來臨，便照樣又來一套。無論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如何古老，如何燦爛，然而像這樣無力而甘心地讓自然來蹂躪的現象，我們縱不肯自認作「犧牲之遺留」到底也不能自詡是「文明之尖端的表現」吧?

「中國本位文化」也好，「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也好，「全盤西化」也好，總之，我相信文化底作用必得是增加

人民的福利，它的目的是在救人，養人和教人。如果老像眼前這樣連一般同胞最基本的生存權都不給以保障，使他們年年讓天災疾疫大批地吞蝕了去，國家民族的元氣凋殘得不成樣子，那末，什麼文化都休談吧！一定厚着臉侈談時，徒然更增加這個民族的恥辱！

章振先生早說過：「水患決非天災，由於治水未努力」；大家也知道，旱災不盡是天災，由於森林未培植，平時蓄水的功夫未做好。而今蔣委員長在指示水災善後的通電中更明切地說：「……此決非天時地勢之變遷，實由於人力不臧之所致。……人定可以勝天，禍患端賴自救。」「若猶不痛切覺悟急起自救 ，則吾民族直將無以生存於斯世。」不但對於今後的防災上須有急起自救的精神，就是對於抵抗疾疫，減少自殺與刑戮等等生命底浪費也需要同樣積極努力的精神。

這其中包含得有政治，經濟，社會種種復雜的問題在，這裏不能多說；扼要地講，全國上下今後所當懸為共同邁進的目標的不外（一）改進政治，（二）切實從事國民經濟建設，（三）安定社會，（四）統一事權，集中財力人力來做治水造林，防疫，減少傳染病的工作幾項。

同時還希望科學家，工程家們站在「科學的人本主義」（註一）和「社會的責任」上（註二）踴躍來參加這些工作，以解決戰勝自然的技術上的問題。

（註一）「科學上的人本主義，乃是研究科學而求其與人生實際生活相關連」（顧毓琇：「科學研究與中國前途」見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二卷一期）。

（註二）見The China Reconstruction & Engineering Review 伊黎教授(J. A. Ely)著 "Social Values in Engineering"

救亡圖存是年來我們國家應付國難的根本方針。要救亡，非得先把無數的苦同胞們從天災，疾疫，兵燹，匪禍，毒物，自殺，刑戮等等致命的襲擊中拯救出來不可；要圖存，非得先把國家民族底元氣盡量保存住不可。國民經濟建設又是本年來集中全國目光的口號，要講「國民的」建設，更當把作為建設之原動力的民命民力保留住而且培養它，因為生產的三大要素中——土地，資本，勞力——究竟不能不讓人的原素居第一位。

中華民族眼前的磨難真是不一而足，但這並不是上帝有意要這樣來毀滅我們的，都是我們自己造出來的。我們如其真要掙扎着從方今的民族羣中爭生存，那末，我們真得從各方面十二萬分努力才行。和自然搏鬥，戰勝它，鞭策它，支配它；再和人禍抗爭，戰勝它，消滅它。由這兩方面去減少生命底浪費，增加生產底力量，培養國家民族的元氣，這是我們爭生存的兩件中心工作！



歐洲農村印象記（歐洲通訊）

旅居國外人士的遊記，大半是記載都會的風光，以及關於政治社會的觀察，對於農村印象這題材，是很少人着筆的。本篇彙集王褚二君今夏暑假旅遊奧地利和愛爾蘭農村的形形色色，把讀者們領導到另一個新的境地裏，醒一醒耳目。

編者

一、翠綠村脞談

王子実

出國的人們，常喜歡參觀大都市。實際上，這些大都市是大體相同的，用車水馬龍，烏烟瘴氣的形容詞，大概可以盡之。倒是在鄉村裏面，我們稍為注意一點，便能看出許多頗足發人深省的地方。作者常住維也納，舍弟常住巴黎，擬利用假期，相約同到奧國鄉村去，不料他臨時失約，致一人鄉居，却甚無聊。在這岑寂無聊的當中，因順便的將奧國鄉村情形，涉獵一番，並與我們自家的略略比較一下，簡單地寫了出來。

我住的地方，在翠綠山谷中 Zillertal 的翠綠村。翠綠山谷位於德奧瑞意四國的邊境，四面皆山，最高處尚有積雪，滿山松柏，高出雲霄。在此翠綠無邊的崇山峻嶺中，隱現着嫵媚的小樓，蠕動的牛羣，和瞬息萬變的雲烟，山谷中遍植雜花，羣鷗亂飛，落英繽紛，綠波蕩漾，的是一幅畫圖。谷長約百五十里，中通輕便火車，沿着車道，是一條山水歸宿的大河，翠綠村，即在火車末節的第二段，緊靠着這條大河。村中有樓房百餘座，雖不裝璜，却極秀麗。人口約一千一百餘，共三百多家。一天到晚，不大聽着人聲，狗也不大叫，所常見的，遠點便是山，近點便是樹，所常聽的，除却水聲，便是鳥聲，及禮拜堂的鐘聲，眞令人神怡心曠，怨尤悉捐，殊不覺身在人間。

× × × ×

在西洋人的生活中，雖然有一般人反對宗教，而宗教色

彩，仍舊是沉沉瀰漫着尤其在天主敎國家，在這小小的翠綠村裏，與這千百餘男女老幼，差不多沒有片刻能脫離關係的。便是那座鐘樓高聳的禮拜堂，該堂雖不甚大，却莊嚴極了，神龕之裝璜，牆壁之繪畫，令人見之，不覺感動。

近來歐人對於宗敎的信仰，實已遠不如前，以都市尤甚。其原因，普通一般人，全看着法治表面的效果，而忽于宗敎的勢力，只知法律可以維持公安，而不顧宗敎的感化。其次，受世界不景氣影響，大家生活日艱，而一般僧侶，則優哉游哉，是以許多人對之，由鄙而恨。再其次，科學日益發明，一般人對于宗敎的基本理論，發生懷疑，信仰心就薄弱起來。

× × × ×

婚姻制度，乃一有趣問題，亦一嚴重問題。西洋人對於兩性間的交際，絕對公開，對于選擇配偶，各個人有絕對的自由。父母極少加以干涉，縱然干涉，除以遺產爲威嚇外，亦鮮效果。其演成現實的狀況，究竟何似，言之頗令人發噱。在大都市中，一般青年男女相互追逐的怪狀，不用說了，即以這小小的翠綠村而言，每當夕陽西下，那綠陰樹裏，麥浪田中，時有情竇初開的小侶，至于街頭巷口，謔浪笑傲，携手狂歌，直是司空見慣。一家小小的跳舞場，每晚總是高朋滿座。在我所住旅館的主人，是一位艱苦卓絕，獨手成家的老先生，據他歎息着告訴我，他的兩位令郎，一位二十四歲，一位十八歲，尤其這十八歲的，女朋友確實不少，終日不歸家，說也說不信，看也看不住。實則村內男女孩子們，大都如此，我所認識的十餘家中，據我知道的，便有三個笑話。一個是二十歲的閨女，撫養着親生的三歲孩子，孩子的父親，尙不知是誰。一個是三十餘歲的老處女，近數月來，忽然的便便大腹，以致愁眉不展。一個是旅館的女侍，每月賺三十先令，但須寄十五先令給她姐姐，替他養活孩子，可是人家稱呼他，還是小姐。一般男先生們的口號，便是「多結交，不結婚」，女先生們有無口號，那就不得而知了。

因此發生了兩個嚴重問題：第一，爲人口問題，野合的人們，因爲情勢所趨，當然絕對的節育。結婚的人們，因爲經濟關係，也是極端的節育，所以任何地方，都滿佈着出售節育的工具。尤其是因爲社交太公開了，戀愛太自由了，生活又不容易，大都皆實行前說的口號，結果，城市中生育率，當然銳減，鄉間亦復如是，政府雖實行不結婚稅，而情況依然，此實爲民族生存的一大問題。第二，爲敎育問題，靑年男女，當情竇初開，理智尙未成熟之時，在此社交絕對公開，戀愛絕對自由的情況之下，耳濡目染，走入歧途，以致

流連忘返，戕賊身心，小而貽害個人前途，大而關係國家存亡，家庭及社會教育，應採取如何方式，以杜免此重大危險，此誠歐西當前之切要問題。

× × × ×

歐洲經濟狀況，今昔相較，實有每況愈下之勢。但較之我國，仍有天淵之別。其普通人的生活狀況，若在我國，大家咸已心滿意足。茲將就奧國鄉村言，奧國與其他工業國較，仍爲一農業國家，在這翠綠村裏，除却少數工匠，零售商人，已停業四年之小規模的皮革廠外，其餘均係農人。農人十之八九爲自耕農，佃戶極少。其大宗出品，爲牛乳與樹柴，差不多每家皆有乳牛，五六隻以上者，比比皆是。遍山松柏，大可合圍，惟削伐樹木，須先得森林局之允許，此最値注意者也。無論在山地及平地上，除植足敷自用之小麥及山芋外，大半皆養有豐富之草料，以爲飼牛之用，其他牲畜雖有，但不若乳牛之多。雨量極足，不虞荒旱，遍地森林，亦無水患，農人食品，皆由其本人之勞力與土地而來，再變賣牛乳樹柴，以購其他必需之工藝品，如有餘錢，則存放于儲蓄銀行。近因牛乳樹柴，價値特賤，而生活程度，復隨物質文明而俱進，同時捐稅加重，於是大家全叫苦了。

關于翠綠村居民的生活狀況，應從衣食住行及娛樂各方面，簡單的介紹一下。衣服大都爲毛織品。棉織品極少，絲織品則僅於節期週日着之，因爲毛織品比較的耐久，一般穿着，總算整齊。日常食品，大部爲牛乳，鷄子，山芋，麵包，蔬菜，肉貴，食亦不多，營養可算十足。住屋皆兩三層的木料洋樓，電燈是當然有的，稍有錢人家，在我們中國人看來，佈置已極裝璜，即普通人家，設備亦大可觀。有兩點最足注意：一是清潔，二是整齊，無論是飯堂客廳，廚房，廁所，總是有條不紊，我們中國人見着，眞是慚愧交集。柏油馬路，橫縱皆是，這小小的鄉村，汽車尙有十輛以上，自行車差不多無家無之。村中有自組的音樂隊，自辦的運動場，小富人家，便有無線電收音機，照我們那八圈過癮，一榻橫陳，他們算福分淺薄，享受不起。可是大量的飲酒，也令人害怕，成年而不飲酒者，奧國還算不多。照這樣的衣食住行，這樣的娛樂享受，我國都市中之中上人家，也不過如此，至于那千百萬鳩形鵠面，流離失所，可愛可憐的同胞，眞是夢也夢不到，但是他們還在叫苦。

叫苦的原因，簡單地考量一下，約有兩點：一是今不如昔，二是慾壑難塡。歐西自實業革命以來，因科學上的發明已有驚人的鉅量生產。大戰之後，各工廠前以用作戰爭者，近又移爲生產之具，而市場有限，推銷困難。同時政治波動

，人心不安，經濟戰爭，爲火益熾，一切皆取管理方式，堅壁淸野，貿易已失其自由，結果造成鉅量的失業，購買力銳減，物價跌落，所以無論農工商業，皆異口同聲地叫起苦來。其次西洋人的中心思想，可以說，是以個人爲出發點，以努力奮鬬爲方式，以達到極端的物質享受爲依歸，所以慾望特別發達，而時勢又特別困難，他們不得不叫起苦來，全盤政治的騷動，也就日形深刻了。

× × × ×

教育普及歐西確已做到，其最大優點，實在於此。在這翠綠村裏，不識字的人，便難找着，普通都受過八年强迫性的國民教育。以語文一致的原故，大家都能寫信看報。從事普通商業及工藝者，復受兩年以上的職業教育，特別注重算術，簿記，打字及其他應用智識，並須經過三年以上學徒式的訓練，此乃最值注意之點。翠綠村設有學校兩所，一爲受國民教育者，學費免收，一爲受國民教育後而又從事補習者，學費極微。曾受高等教育者，本村共有二人，據云皆在城市服務，鄉人對之，並不特別重視。

× × × ×

歐西人最値得贊佩之點便是組織能力。在任何地方，任何社會，都見着他們嚴密的組織，一貫的系統，處理事件，有如手之使臂，靈活之至。例如在這小小的翠綠村裏，最高立法機關，即關于全村興革事宜所由出的機關，便是那村議會。名曰議會，實則議員僅有十三人，議員三年一選，聯任者多。凡逾法定之成丁年齡，居該村十年以上，取得村民之資格者，皆得參加選舉。每屆選舉，村民幾乎全體參加，教育程度，于此可見。從這十三位中，互選出一位村長，所有議會議決之一切案件，交由村長負責處理。村長內爲最高之行政長官，外爲該村之全權代表，月受車馬費一百五十先令，實一名譽職也。按其形式與精神，頗似英倫巴力門之縮小寫眞。外有法官一名，係受省法院之委任，不爲議會所左右，超然司法，備具尊嚴。

村落雖小，事亦頻繁，在建設方面，如道路之建築，住宅之規劃，甚至廟宇（Kapelle）之修葺，（類似我國之土地廟，遍處皆是）及其他公共事業之管理，皆備極周至。森林雖由全國森林局派員監護，村政府亦特別注意，盡力協助之。自衛團並無固定機關，團員皆義務性質，機械服裝，均由自備，遇有緊急，臨時集會，平時固不費一文也。外有國家警察四名，維持公安，據云穿窬小竊，時或有之，公然盜匪，尚屬罕見，較諸他國，誠天堂也。村有醫院一所，內有村醫一人，爲大學醫科畢業，所有經費悉由村政府支給，全村

衛生事宜，亦由該醫生負責，外有私人醫生一名，牙醫一名，于千數百人中，有此醫藥設備，寧非幸福。該村最足注意者，倘有兩點：一為消費合作社，一為窮民之救濟。似此小村，合作社竟達三個之多，關于社員之消費物品，須向外間購買者，皆由合作社辦理，其經濟方便，收效甚多。本村人民，因意外事變，或因其他關係，致生活無着者，應由村政府負責救濟，成年者日得救濟費一先令，（約合我國國幣五角）未成年者四十格羅新，（約二角）雖難溫飽，亦可免于死亡。近年因經濟衰落，現領此項救濟費者約六十人，達全村人口二十分之一，是以村政府負債甚深，其最大收入，僅恃田稅房稅，而事業費又有加無已，村長難為，已成口號。

× × × ×

總觀一切，就思想而言，歐人的出發點，是個人，中國的，是家族；就社會而言，他們注重法治，我們習于倫常；就行為所表現的而言，他們是縱欲，奮鬪，積極的前進，我們是克欲，無為，消極的保守。為人類真正幸福計，似乎二者都不是絕對的光明大道。個人愚見，治他們現在的病，確要用我們的許多藥，治我們現在的病，尤其要用他們的許多藥。可是中西人的體格，先天上就有許多不同，用藥的時候特別要注意到這一點。

於維也納

二、農業的愛爾蘭

褚季能

暑假裏到愛爾蘭去旅行了一會。

愛爾蘭是一個農業的國家，一進這國家，便使你處處有這樣的感覺。最初，我到他們的首都——都伯林。這是一個小都市，還不及浙江省的杭州，人口也祇有三十一萬，（一九三一年調查）然而這是愛爾蘭的第一大城。

這小都市却有一個大公園，占地一千七百餘英畝，從地圖上看，和整個的都伯林市已是差不多大。這公園包括一小動物園和一小花園，佈置得都很好；高低起伏，很有中國花園的風味，不像倫敦的公園那麼平舖直敘。公園的其餘部份，是樹木和草地，我在裏面的時候，遇到好幾起羊羣牛羣，和馬羣，在那裏吃草，原來這公園，也兼作公共牧場之用。

都伯林沒有七八層的高樓，也沒有很輝煌的百貨商店，像在上海香港等所習見的，可是有一大牛市，占地極廣；足容牛羊千萬頭，規模之大，他處不易見到。

在都伯林的時候，他們正舉行「馬展」，這是愛爾蘭一年一度的盛會，十分熱鬧。這幾天裏，碰到愛爾蘭人，他們總要問你看過「馬展」沒有？好像提示你這是愛爾蘭地方第

一件盛舉，決不能錯過。這次，開會共五天，觀衆達十萬人，在這小小國家裏，當然是件大事哩！（愛爾蘭自由邦人口總數，約三百萬。）

這展覽名爲「馬展」，其實所陳列者不僅是馬，工農出品都有陳列，不過以馬爲主要，實際是一物產展覽會。會場中建有大馬廐好幾所，各馬以年齡大小和用途類別，分別棲息，陳列展覽。願意買馬的，就可借此機會，盡量選擇，合意者當場成交。據報紙紀載，五日中成交數，達七萬鎊以上，愛爾蘭產馬頗有名，在出口貿易中占有相當地位，所以開會期間，遠道趕來買馬的，確也不少。展覽會中每天還有表演節目，跳近跳欄，和我們習見的賽馬，沒有什麼不同。

在都伯林住了兩天後，我又到南邊去旅行，在 Wicklow, Wexford 和 Rosslare 各住了幾天，那都是很小的村鎮，人口極稀少，十足表現一個農業和漁牧社會的狀況。

我在這些地方旅行的時候，他們對我這黃面孔的外國人，很是驚異。有一次，我在街上走，曾有許多小孩子跟着我跑。不但如此，就是路旁的成年男女，也都用驚異的眼光，向我注視，這情形現在想來，還是很有趣的。

× × × ×

在我所到的地方，除都柏林外，都沒有市內的交通工具，因爲根本地方很小，也就用不到這些。都伯林的市內交通，有電車和公共汽車，可是公共汽車路線不多，不大看到，主要的還是電車，無論電車和公共汽車，外觀內裏，都不很考究，大概和北平的電車差不多，祇是還不及北平的擁擠，這是車輛較多之故。

愛爾蘭自由邦內的鐵路，大部份是屬於大南鐵路公司的，車輛有的破舊得很。有一次，我從都伯林坐車南行，三等車中，兩個車廂，合用一盞電燈，而且燈光極其微弱，車在山洞中奔跑時，簡直伸手不見五指。然而這一次還算好的，有一次是星期日，竟是連燈都沒有，車在黑山洞中走的時候，大家閉目無覩，倒也沒有人提抗議。

車站的建築，大都很簡陋，大致和我們杭江路和平綏路差不多。有的車站，祇有一個職員，客車到時，扳洋旗的是他，賣票的是他，搖路鐘的是他，揚旗開車的是他，收票的也是他，管理行李的還是他，因此，乘客下車後，必需等待車開，然後他才來收票開門，放乘客離站，好在各站乘客上下不多，所以一個人照料，也還可以不慌不忙。

× × × ×

愛爾蘭本來有他們自己的語言文字，可是現在的愛爾蘭人却很少用它。無論在大城市裏，或是小鄉村裏，他們說的

都是英語，在我這短短的旅行中，簡直不曾聽到一句愛爾蘭話，這事情使我很奇怪。在偉克盧 Wicklow 的時候，我去問一個愛爾蘭人：

「爲什麼你們現在都不講愛爾蘭話了？」

「你知道，愛爾蘭，以前是給英國人統治的，有一個時候，說愛爾蘭話是犯法的，如果有人說愛爾蘭土話，就要監禁起來，因此，現在有許多人，不懂愛爾蘭話。」

「那末，有沒有人不懂英語？」

「這個，在西部山谷，比較偏僻的地方，有許多年紀老的人，他們不懂英語。」

現在愛爾蘭是自治了，推行愛爾蘭的語言文字，恢復愛爾蘭的文化，也是自治政府重要工作之一。現在愛爾蘭的小學裏，除了教授英語以外，還教愛爾蘭話，街上的街名牌，車站上的站名牌，都是英愛兩種文字並用。愛爾蘭文字在上，英文在下。有一個公立圖書館，招致助理員，我看到他的廣告，所載攷試科如下：愛爾蘭文占三百分，英文占三百分，數學占三百分，法文或打字占二百分。在報紙的廣告欄裏，也偶而發現完全用愛爾蘭文寫的廣告，這或者可以證明，懂得他們自己的文字的人，現在已是相當的多了。

× × × ×

愛爾蘭有家重要的報紙，名叫愛爾蘭獨立報 Irish Independent，是這島上，行銷最普遍的一家報紙，這報紙，也滿含着農業國的風味。在讀者通訊欄裏，我讀到一位農人寫的信，他說：在一個月裏，他先後捉到五十隻野兎，他是都伯林附近的農人，因此，就交鐵路公司，把野兎運到都伯林出售。這五十隻兎子的售價，除去了運費和佣金以外，他實得四先令八便士，合每隻祇値一便士多。可是他知道，在都伯林的零售市場上，野兎的價格，總在六便士和九便士之間，照此說來，他顯然是吃了大虧。現在政府正在提倡搜捕野兎的當兒，並且還給與津貼，而實際去捉兎子的人，反而受到剝削，這是很不合理的。這封信詳敍事實，列舉理由，使看的人，不得不起同情。因此，我想到，這份報紙，的確是能使農民充分利用的。

從愛爾蘭歸來，我帶回了許多愛爾蘭的錢幣，作爲紀念。愛爾蘭幣制，和英倫相同，可是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貨幣，所印的花紋，並不一樣。英國錢一面總是印上英王的像，愛爾蘭的錢，却印上些家畜，牛啦，馬啦，豬啦，雞啦，十足表示着農業國的風味。

於倫敦

齊景公禱雨

·瓏琳·

——古今雜譯之四

齊國鬧旱災，景公召集委員開會討論辦法。

景公報告：「老天許久不下雨了！百姓撈不着收穫，餓得黃皮刮瘦，怪可憐的！

「我曾經請人卜課，探其原因。他們說「今年的大旱，是山神水鬼在作怪，所以不下雨。」我想向老百姓徵收一些款子，來個金剛法會，打個求雨的神醮，各位的意思怎樣？」

下面的人沒有聲音，互相呆視着。

晏子立起道：「那個辦法不行！——打醮，做金剛法會，祭祀山神水鬼，都是沒益的事。

「山神，牠以大石爲身，小草雜木是牠的頭髮。天若久不下雨，牠的頭髮將要燒焦，身體將要晒爆。難道牠還不望下雨嗎？我們祭祀牠，求牠下雨是無益的」。

景公：「山神旣無能力下雨，那末，我們只有祈禱水鬼了！可以不」？

「不可以」！晏子繼續發言：「水鬼，以水爲國，蝦魚黿鼈，是牠的百姓。天若久不下雨，泉水日落，川澤皆涸，水族有亡國滅種之憂！水鬼豈不望下雨嗎？祭牠也是沒効的」！

「現在天要久旱，老百姓又需要下雨，怎麼辦呢」!?景公眉頭擠在一塊，着實有點焦急。

晏子發表自己的主張了。

「山神水鬼，無遮無蔽，烈日蒸射，極不可耐，故希望下雨，只有您——大人先生，躲在深深的洋樓裏面，烈日雖兇，射不進蔭深的牆院；歷久不雨，感不到切膚的痛苦，故不必要下雨。

「您若眞是求雨，請您不住洋樓！暴露在烈日之下，與山神水鬼共甘苦，精誠所至，或可幸而得雨」。

於是，景公走出高聳的洋樓，居住在野外，暴露於烈日之下，如此過了三日，天就果眞下雨了，百姓得以播種，歲乃豐收。

景公看見天下雨了，歡喜得喊出：「好哇！晏子的話眞是有準！看來，還是要與民衆共同甘苦嘛」！

註：原文——見晏子春秋——諫上第一——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四年九月六日起至二十四年九月十二日止

本週國內時事，甚爲沈寂。政局之開展，須俟六中全會開會後也。至於中日外交局勢，亦無新發展，蔣大使同任後雖與日外相廣田晤談，一時尚不至有具體辦法。華北表面上無事，但因我方經濟界所組織之河北經濟協會，日方頗有微詞，總之日方對華北之經濟活動，不願我方有正當的經濟組織也。剿匪軍事中心已移至陝甘，川匪一部已入甘肅之岷縣，陝北劉子丹匪亦有西竄與徐海東合股之勢，湘西蕭賀稍形斂跡，中央已調軍圍剿。想不至又猖獗也。

本週國外大事，國聯處置義亞事，已組織五人委員會，研究調解之可能性，但義國態度强硬，其成效如何，不難想像，國聯大會已開幕，英外長賀爾演說英國之立場，其言雖委婉，然對義仍有暗示責難之意，英義關係恐將愈嚴重化矣。

國內

國府下令完成縣市預算

國府七日令云，周官制用，古有常經，近代理財，尤重預算，吾國現行預算章程，祇及省市，於縣市預算，尚未規定，去年財部遵令召集全國財政會議，議決辦理縣市地方預算規章要點六項，由該部通行各省遵照辦理，限於二十四年度全國縣預算一律成立，推行以來，各省尚能努力，現年度開始，據該部報告，准各省將縣預算核定送部者已逾半數，其未送到者均在趕辦之中，最短期內，計可完成，請明定執行辦法，昭示遵守前來，溯自民國肇造，各省縣預算，在齊一步伐之下，一致辦理，此爲權輿，事關整理地方財政根本要圖，亟應明定執行辦法，以資遵守，（一）縣市地方預算核定後，應由縣市政府印刷多份公布城鄉，幷在當地發行，或銷售之報紙披露全文，俾人民一體週知，（二）以地方所有收支，均絕對遵守預算範圍，如在預算或法案以外徵收者，依據刑法一百二十九條懲處，在預算或法案以外支付者，責令賠償，並予以處分，（三）人民對於預算或法案以外之徵收，除不負輸納義務外，並得向上級官廳告訴（四）預算公布後，非有重大特殊情形，不得呈請修改，上列辦法，仰各該地方政府人民，一體切實遵守，隨時由財政部及各該省政府，嚴切監督執行，並著令各區監察使，各地方檢察官，注意糾察，務使預算成立以後，地方財政，納于一定軌範，不致如以前之紊亂，凡已減輕田賦附加，已廢除苛捐雜稅，亦不致再有復活，從此人民痛苦徹底解除，永慶昭蘇，有厚望焉，此令，

剿匪軍事近勢

本週剿匪軍事，陝北方面劉子丹徐海東兩匪有合股之勢，晉軍已派三團渡河，孫楚於十日由井赴陝指揮，寧夏甘肅及王以哲朱紹良各部均紛向陝北推進，朱毛徐匪因川西不能立足，圖竄甘肅青海西康邊境，另謀出路，蕭賀殘匪上週頗爲猖獗，湖南之津市澧州安鄉一帶均被其騷擾，當局已派大軍圍剿，本週稍斂跡，玆分述如次，

陝北形勢轉變

陝北赤匪自上月閻閻政府增派國軍入陝助剿，即將各處匪股化零爲整，匪首楊森楊祺等，則在延川一帶集中盤據，劉子丹高崗等，率匪五六千，沿安定·清澗·延川等處，由西東竄，以達黃河沿岸，企圖堵截國軍渡河，高崗匪部竄至吳堡綏德境內，將綏德東至吳堡宋家川之呼兒塌一帶要道，一度破壞，仍沿黃河繼續北竄，直達米脂葭縣東境，於上月下旬竄至綏德米脂境內之匪，約三千餘衆，猛撲綏米交界之吉鎮，據一般推測，匪

擬奪取吉鎮，以迫綏米，當經吉鎮駐軍沉着抵禦，復由米脂等處調往援軍，極力攻撲，匪遂潰退，又經晉軍堵擊，復由舊道南竄，向清澗．延川．膚施潰退，現晉軍已有三團渡河，一部正在趕修宋家川往西一帶道路，一部即在綏德東與佳西之間，剿除殘匪，至劉子丹匪，在上月中旬竄抵沿河一帶後，轉向南竄，直奔膚施境內，又徐海東匪已由隴南北竄至陝甘邊界之慶陽．六盤山等處，據西安八日電稱徐海東匪步馬五千餘，刻在隴東崇信靈台等縣，正與馬鴻賓師及第六師丁旅激戰中。並聞劉子丹匪之南竄，與高崗匪之繼續南竄，似與徐海東匪頗有響應，更有合股會竄之意，如此則陝甘赤匪集中一處，易於剿滅，且剿匪部隊，已經入陝者，晉軍三團已經渡河，寧夏馬鴻逵部已在上月底開抵三邊，甘肅馬鴻賓部亦有一部已入陝北，及王以哲部．朱紹良部，現聞亦在積極向陝北推進中，晉軍總指揮孫楚已於十日由并出發，太原各界六日開歡送會，氣勢壯烈，閻錫山並召集晉西各縣長開防共會議，自上月二十九日起至本月十日止，討論防共辦法，又綏遠傅作義十一日電伊盟長及七旗扎薩克嚴密防範，以免散匪竄入。

蕭賀匪稍歛跡

湘西蕭克，賀龍，兩匪，自侵入津市；澧州，安鄉後，沿澧水南北兩岸之慈利，大庸，桑植，石門，臨澧各縣，均在匪部範圍中，查蕭賀蹈處龍山，來鳳之時，雖彼之基本勢力未消滅，其實力確屬有限，自龍山解圍，該匪回攻桑植得手後，西下而陷桃源，北向而侵津澧，桃源陷後，常德危急，總部連日派飛機前往偵察轟炸，阻匪前進，似此情形，匪部非爲患西陲伏踞偏隅之時可比，目前已漸侵入湘省腹部，誠不能小視，駐鄂中央軍，開一部入湘省腹地進剿，以期敉平匪亂，經張(學良)何(成濬)何(鍵)劉(建緒)四人之會商，已趨一致，日來匪勢，已漸形和緩矣，

川匪回擾理番

川西殘匪，自經各路大軍包圍，先後克復茂縣，汶川，理番，松潘後，匪知在川境不能立足，大部向黃勝關外草地潰退，圖竄甘肅，青海，西康三省邊境，另謀出路，殊因黃河上游水勢猛漲，草地地勢窪下，多被水淹，欲行不得，乃又拚命回竄，進擾雜谷腦，黑水河各地，與當地夷人勾結，漸擾及於危關懋溪各地，官軍奮勇防堵，刻間匪有向理番前進之勢，危關雖經鄧錫侯所部之鄒黃兩團收回，匪退猶未遠，至懋溪亦經李家鈺部克復，但共南下之勢，據軍事家觀察，匪既西竄不通，仍將轉內竄擾，秋高馬肥之後，恐川西又將多事矣，

中日外交與冀察局勢

本週中日局勢，仍無新發展，自蔣大使回任後，迭與日外相廣田晤見，一時尙不至有具體辦法，駐京日領須磨亦迭訪外次唐有壬，所談何事，未經官方宣佈，不得而知，然據本週來情勢觀察，大體甚平靜也，至於經濟提携問題，日方對河北經濟協會之組織，頗爲重視，且有攻擊之表示，可知日方對華北經濟，顯然欲自己作主，自由活動，不容我方置喙也，故河北經濟協會雖開發起人會議，迄未組織成功，此中困難，可想而知矣，上海經濟界領袖所組織之赴日考察團，已定本月二十五日起行，頗爲日方所重視，

北平政整會已實行撤裁，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正準備接任，秦德純已於六日就察省府主席職，河北省主席商震本週中往來平津保，並在平津分設辦事處，處理外交及其他屬於省府事件，關於戰區治安亦擬有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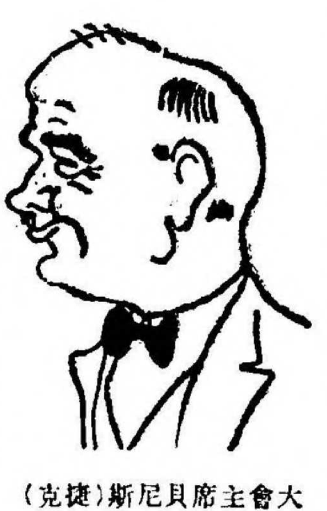
石河刦車案，駐津日本總領事川樾曾提出要求條件五項，即（一）對該國多數旅客之死傷表示歉意，（二）緝捕匪犯盡法嚴辦，（三）加增列車警備，俾此後不再發生同樣事件（四）對死傷者之撫卹費及醫療等費，（五）被刦物件之追還等項，該局接函後，除呈報鐵道部外，並於九日由該路局長殷同正式備文向日領答復內容，即(一)同意照辦，(二)本案匪犯業經本局長於事變發生後，嚴飭駐路警署，通令所屬各段隊，上緊踩緝，勒限破案，一面電請河北省政府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飭屬一體協緝，並懸賞五千元，廣爲購線搜捕各在案，一經弋獲，自當送交地方官廳依法嚴懲，(三)關於本路沿線及各次列車之警備，除已於平瀋一，二次特快車及平榆間之二十三次二十四次快車，儘量加派武裝警察，隨車嚴密警備外，一面仍擬設法增厚警力，充實裝備，並就本局長職權範圍內，盡力講求充分有效之措置，以期確保中外旅客之安全，(四)此次事變所有貴國臣民之負傷死亡者，所需醫藥棺殮各費，業經聲明概由本路擔任，至死亡遺

族之慰藉費，及負傷者之慰問費，當由本局長與貴總領事商酌，量爲致贈，（五）本案匪犯刻正嚴行搜捕，所有貴國僑民，在該次車被刼物件，自當俟緝獲匪犯，追還原主，若事實上不能辦到，屆時當由本局長另與貴總領事商酌辦理，該公函已於九日午送達日領署，刼車事件當即告一結束，又鐵道部直轄北寧路警廳總署署長陳濤，因石河刦車事件，事前對於旅客之安全，保衞疏虞，而事後對於匪犯之緝捕，亦諸多不力，鐵道部九日有電報到局，陳濤着即撤職，另委一戚某爲署長。

國外

國聯大會開幕

第十六屆國聯大會於九日晨開會，捷克外長貝尼斯被舉爲大會主席，午後選舉副主席，計法國英國義大利西班牙比利時墨西哥當選，嗣選舉大會七委員會之主席，名單如下，（一）法理規章委員會，荷蘭代表林堡當選主席，（二）經濟財政委員會，波蘭代表柴伐特奇當選主席，（三）軍縮委員會決定暫緩組織，（四）預算委員會羅馬尼亞代表拉狄賴斯哥當選主席，（五）社會問題委員會，匈牙利代表亞邦伊伯爵夫人當選主席，（六）政治問題委員會愛爾蘭自由邦代表凡勒拉當選主席，（七）議程委員會，瑞士代表摩太主席，十日主席團開會，議決增一副主席，以畀蘇俄代表，蓋此次選舉副主席，英法義西班牙墨西哥均獲選，而蘇俄獨向隅，故主席團乃有此調濟，又決定十四日選國際常設法庭已故日本籍法官安達之繼任者，十六日選舉非常任理事主席，大會於十一日晨十時四十五分舉行會議，首由主席捷外長貝尼斯報告主席團邀請蘇聯代表李維諾夫擔任大會副主席之經過，經大會加以贊成，英外相賀爾旋於十一時十五分在各國代表鼓掌中，緩步登壇，發表演說，各國代表當予以極大之注意，


大會主席貝尼斯（捷克）

英代表賀爾演說

賀爾演說如下，依照盟約所載之明確條文，國聯理應反對一切侵略行爲，次就英國政府立場，加以說明，英國堅主以國聯盟約爲歸宿，並信仰集體安全制度，外間所傳英政府所採態度，係以物質利益爲出發點，並非事實，英國人民，深知英日同盟制度未能遏止上次世界大戰，乃本其理想主義，而將採取集體安全制度，以國際協定爲其基礎者，認其保障和平最有實效之方法，特國聯非超國家，其力量當視各會員國之意志以爲斷耳，抑集體安全制度並非制裁二字所能盡其意義，乃併國聯盟約暨一切國際義務而尊重之，賀爾於說明英國軍縮事業之經過，謂英國雖已實行裁軍，但各國並未實行，迄於此際，戰爭精神，蓋已死灰復燃，若干國家，業已退出國聯，會場中空間席次，已嫌過多，今更安可任其飄然遠離，賀爾繼謂，凡由盟約所產生之義務，對於各國均屬相等，並無軒輊，各國欲保障其本國安全，必須與他國相合作，決非單獨所能爲力，各進步國對於各小國與落伍國，必當加以援助，俾克開發其富源，穩定其國家生活，任何事端，凡足以釀成戰禍者，吾人當竭力避免之，世人對於現行狀況表示不滿，而要求加以改正者，其舉動未必盡屬合法，一切要求，均當以事實爲依據，其合法性如何，應當自由加以討論，確未可以感想衝動出之，蓋現代國際生活，實有一種極危險之因素，即各國政府，能以宣傳方法激發此種情感，而造成世間最不公平之局勢故也，雖然，世界並非一成不變者，即以國聯盟約而論，原亦許可變更現狀，但須經由關係方面相互同意而後可，賀至此，乃提出結論，謂經濟問題，實較政治問題尤爲重要，並英政府現準備與各國會同研究世界富源與各委任統治地重行分配方法，並力稱，英政府對於國聯，實仍保持忠實態度，

賀爾

我國顏代表演說

其次爲我國代表顏惠慶博士演說，國聯中堅，計有三十國之多，均知世界和平能否加以維護，當視國聯能否獲得新生命以爲斷，此點實堪欣幸，國聯若因振其威權，而再度失敗，則其效率，即世界和平所由以維繫者，靡有孑遺，往者各國曾在日內瓦，倫敦，羅馬，斯特萊薩，莫斯科各處，簽訂種種協定，均已增進集體安全，國聯因而成爲安全保障之別名，任何會員國，不論其爲強爲弱，凡遭遇其他會員國或非會員國之侵略者，國聯均當出而維護之，顏氏旋對於各國政治家過分重視歐洲事件，而忽略非歐洲事件加以非議，謂一般人以爲遠處所可發生之事變，對於歐洲關係，較爲微小，此種觀念，實非幸福，此弊所至，可使國際衝突，相繼而生，抑

知國聯組織，必當具有世界性，世界任何地方，往昔發生戰爭之處，國聯輒會出而干涉，但因缺乏勇氣之故，對於違反盟約各項原則之國，未能強其就範，因而歸於失敗，至中國人民，酷愛和平，仍堅決以國聯爲歸宿，並準備與各國合作，以促進集體安全制度，英外相賀爾有云，自東往西，各國均當合作，俾促成中國之穩定與進步，余對此說，完全同意，要知繁榮與強盛之中國，對於全世界實具有重大關係云云，

顏惠慶

亞代表等之演說

十一日午後四時，繼續開會亞總代表哈華利亞德等演說哈氏軀體矮小，立於案前，高出其案無幾，哈氏曰，吾人歡迎出自國聯提高亞比西尼亞經濟程度之無偏袒的步驟，此種步驟，吾人當目之爲指導吾人入於進步途徑之友愛的姿勢，，哈氏於是引述威爾遜總統「自治最佳」之原則，並謂渠信國聯業已終止武力取勝之時代，而担保人類全體之自由云，澳代表勃魯斯謂，渠不欲以危詞妨害爭議，惟願說明者，日內瓦所取之任何行動，是否將不以國聯盟約·凱洛格非戰公約洛迦諾公約·斯特雷撤協定爲工具保障之，如國聯今所遭之危難，不能解決，試問此諸物能有一存留乎，次由匈牙利代表致詞，力請許匈國享有平等軍備權利，最後演說者爲挪威代表，謂義者挪威內亞比西尼亞社會狀況之退化，會反對許其加入國聯，惟國聯今當以公允對待雙方爲主旨，而力阻兩國以干戈相見云，大會於晚七時十五分延會，至明晨十時，於是日內瓦多年所未見最緊張之一日，乃告終止，散會後，英外相賀爾，不管部閣員艾頓，法總理拉佛爾共同討論亞比西尼亞問題，歷時甚久，彼等並就二月三日英法協定，探討歐洲全局，討論既畢，五人特委會繼續研究義國所提出申明亞國不配爲國聯會員之備忘錄，艾頓與拉佛爾皆爲委員之一，故亦與會，

國聯處理中之義亞問題

本週義亞問題，國聯行政院於四日閉會後，艾頓與拉佛爾會談甚忙，五日晚閉秘密會議，討論根據盟約第十五條設立之小組委員會計對，研究和解可能性問題，決定推舉英法西班牙波蘭土耳其五國代表組織五人委員會，當晚復舉行公開會議，由亞代表席士答復義代表阿洛錫四日之演說，詞鋒甚厲，義代表即離席而去，英法又勸亞政另換代表，以綏和義方，義亦不堅持加入五人委員會，六日行政院乃任定艾頓（英），拉佛爾（法），馬達里亞加（西班牙），貝克（波蘭），阿拉斯（土耳其）五人組特別委員會，當晚委員會閉會，推擧馬達里亞加爲主席，七日開第二次會，由拉佛爾提出關於義亞問題之一切文件，並報告三國會議之經過，連日該會正審査義國提出之備忘錄，即認亞國爲無國聯會員之資格，總之國聯行政院對處理義亞問題，初步工作組織五人委員會研究和解之可能性，同時仍企圖與義方進行和解辦法，據傳義國已保障在國聯處理期中，對亞曾不施用武力，然義國以重兵入亞邊境，勢在必戰，似已採取不宣而戰之政策矣，

又國聯大會亦於本週如期舉行，國際視線已集中於日內瓦，茲分述如次，

行政院繼續開會

國聯行政院於五日晚先開秘密會，討論設立小委員會計畫，次舉行公開會議，午後七時二十五分開會，由亞國代表席士教授對義國備忘錄之答辯，閉會時，義方由外部國聯事務司長羅格代阿洛錫出席，但一分鐘後，即離席而去，當席士教授及蘇聯外長李維諾夫相繼發表演說時，義代表一席，始終懸虛，亞政府答辯，乃係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五條，謂行政院倘能委託若干代表，負責提出建議，以阻止戰爭，實屬爲計之得，至於亞政府對於行政院之工作，則當以全力予以贊助云，此係席士教授對於義國備忘錄指陳種種，表示抗議，謂亞比西尼亞備有重備及武器與大國相等，則義國此種攻擊，必不至發生矣，義國此種態度，足否包藏禍心，此則行政院當加以調査者也，夫義國何不坦白說明欲爲其過剩之人口應尋出路乎，義大利動員大軍十數萬，在非洲或歐洲狼奔豕突，苟不欲有所兼併，則又何爲乎，亞政府今明白宣言，決不使其人民屈服於武力主義之下，反之亞政府特請求國聯行政院作正直無私之指示，且當懷遵亞國所採取之一切約束，席士結語則謂國家是否可因國聯盟約第十條第十五條而獲得保護，當取決於此，大國倘不顧盟約規定，而加小國以威脅，則是否可因其爲小國而棄置不問，此則亞比西尼亞所望於諸君之答復者也云，席士教授演說畢，由蘇聯外委李維諾夫發言，對巴黎英法義三國談判失敗深致惋惜，謂蘇聯與義大利締結良好，已十年於茲，蘇聯對於義大利深表同情，然義大利所採取之態度，則不能爲蘇聯所贊同，蓋行政院不能置義亞爭端於不顧，而命義國自由行動也，李維諾夫繼又謂國聯盟約第十條第十五條之規定，行政院不宜恕然置之，和平乃爲不可分的，局部之戰爭，足以引起全部之戰爭，蘇聯對於亞比西尼亞之國內政治社會制度，並不表示同情，然對於國聯會員國，若因其種種與道德習慣之不同，而差別待遇，此則爲國聯盟約之所不許，倘於扶助落後民族，則亦不當用武力之方法云云，主席阿根廷代表紀那助至是乃表示希望下次會議更提出解決義亞爭端之程序，行政院遂宣佈延會，時爲晚間八點二十分，按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一節，聯合會會員約定，如聯合會會員間發生足以決裂之爭議而未照第十三條提交公斷或法律解決者，應將該案提交行政院，職是之由，各造中任何一造，可將爭議通知秘書長，秘書長即籌備一切，以便詳細調査及研究，

國聯會場上之義亞代表



阿洛錫（義）　　席士（亞）

組織五人委員會

行政院於五日晚爲討論設立小委員會計劃，特開秘密會議，此會目的在研究義亞糾紛與其和解之可能性問題，委員會人選擬定，艾頓（英），拉佛爾（法）馬達里亞加（西班牙），貝克（波蘭），阿拉斯（土耳其），初討論時，義大利反對英法參加五人委員會，否則義亦應加入，繼因英法勸亞國更變總代表席上，改任命推利亞德，亞國於六日照辦，義國滿意，同時英法又與義切陪，義已不堅持義態加入該會，六日行政院繼開會，任定五人委員會，當晚委員會舉行短時之會議，舉定馬達里亞加爲主席，決議七日開第一次會議，七日開會，據傳會議時會由拉佛爾與艾頓提出關於義亞問題之一切文件，以及關於八月間在巴黎舉行之三國會議報告，又聞國聯會曾按照先例，致函義亞兩國政府，請其審慎避免足令局勢惡化之新事件，或令委員會之工作愈趨緊重，據電通社消息，謂五國委員會之新調停案，係以巴黎會議中之解決案，爲其出發點，擬不依據國聯盟約第十五條，而依分科委員會形式，進行議事，又傳五國小組委員會，討論法國保證東非吉布的鐵道之提議，委員會自七日開會以來，各委員連日開會，俾將工作數日內完成，並審查義國攻擊亞國爲無國聯會員資格之備忘錄，及亞國政府所允提出之復文，但義代表阿洛錫態度甚堅強，致五人委員會無法進行，已陷於僵局矣，一般對此會希望亦不甚熱烈，

英法仍努力斡旋

英法對義亞爭端態度，艾頓與拉佛爾迭次晤談，既強迫亞國更換國聯代表，復使義國不反對五人委員會，此英法意見一致之表現，英首相賀爾已到日內瓦，出席大會，賀氏於十日在大會演說並不激烈，蓋聽拉佛爾之勸，恐義國退出國聯也，目前形勢，英法仍在努力斡旋之中，殊不欲義國退出國聯，墨索里尼亦向拉佛爾保證在談判期間，暫不侵亞，而拉佛爾在五人委員會中主張設憲兵團，由英義軍官統率，究竟如何，此時向無具體表現，然義國已勢成騎虎，非訴諸武力不可，其軍隊已向依里特里亞邊界移動，兩國軍隊殊有一觸即發之勢，義國報紙於十一日發表政府緊急令，謂在不遠之未來，全國即實行總動員，其情勢之緊迫，可以概見矣，

李滋羅斯到日本

英政府財政顧問李滋羅斯前奉英政府命來中國調查財政經濟，已於本月六日到東京，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稱此次所負之使命，在調查中國目前所遭之經濟與財政問題，然後再向英政府報告，渠之訪日，在欲與日本官場與金融家交換關於英日對華關係之觀點，因英日兩國對華具有共同之利益云。

李滋羅斯

李氏十日午後四時訪問日本外相廣田，據新聯社云，李氏與廣田外相談約二小時，以交換意見，先會見重光次官，再將對華政策，加以說明，次與廣田會見時，由李氏對此次派彼來華使命，略加說明，並謂在華期間，特以幣制改革爲中心，對於中國之財政再建將作一調查云云，其他諸問題，亦予以言及，廣田外相對李氏答稱，如李氏對於中國財政之再建及其他問題，得何成案時，務乞歸途經日本東京，再度懇談云云，李氏並否認英國大借款之傳說，十七日晉謁日皇後定十八日起程來華，我國財政部已派齊輸三李榮廷兩人七日由滬赴日歡迎，

義亞緊張中歐洲之不安

年來歐陸局勢之杌隉不安，時有所聞，本週國聯正忙於調解義亞糾紛，而希臘又發生內亂，波蘭國會選舉發生騷動，葡萄牙亦有亂事，雖不能影響大局，然足見歐陸之不安矣，

希臘兩黨衝突

據雅典十日路透電云，昨日午夜，內閣正在開會考慮舉行公民投票解決復辟問題時，門外有巴那約太利斯將軍率屬於共和黨之軍官與屬於保王黨衛隊互起劇烈之衝突，一時雅典全城，頓爲驚亂，深恐希臘復辟將發生大規模之內戰，巴氏與其第均受傷，業經送入醫院，受傷陸軍中之共和黨分子，已無領袖，故大局甚形黑暗，巴氏付召集全國伐軍，希圖阻止陸長頁第利斯將軍脅迫總理查爾達里斯，宣布贊成復辟，頁氏手腕向稱強硬，即命速捕巴氏，但共和黨之軍閣，稱總理之贊助，不肯屈服，於是戰事遂發作，是役被逮者數十人，內閣會議突告終止，當總理由內閣集議處步出時，據請俟於門前之保王黨代表團，謂渠殊贊成復辟云，

又據雅典十一日電云，希臘大總統蔡米斯星期三日清晨宣布辭職，以示對於總理查爾達里斯公開倡言復辟之舉，絕不兩立，又內政部長拉斯里辭職後，遺缺業由查爾達里斯自兼，此項變動對於前王希治第二之復辟爲一極大刺激云，

葡萄牙有亂事

據葡萄牙京城十日路透電，葡國昨日曾有叛徒，企圖對政府謀爲不軌，但於未發生時即被敉平，頃據公報載稱，當局知昨日有叛變發生，即取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遏止叛亂於無形，與叛亂有關之官員數人，正擬赴砲兵營房發砲，以召集叛衆，即被當局逮捕，公報並謂，被捕叛徒有保守黨，保皇黨，國家主義黨，藍衣黨黨員，及兵工廠工人五十名，聞叛黨於國民社會黨與共產黨聯合後，即有異圖，目下全國已安謐如常，

波蘭選舉騷動

據華沙九日哈瓦斯電，昨日國會選舉放，棄投票人數佔百分之五十以上，說者謂此種現象並非因一般人反對政府整個政策而然，實因新選舉法取銷政黨候選制，致各黨相率拒絕投票，以相抵制，加以大部分人民原處反對地位，此次政府頒布之新選舉制度，更驅使各黨聯合抵制，結果投票人數乃大爲減少，衆信投票人數既如此之少，政府恐將被迫放棄新選舉制度，但實際上政府大約仍將維持原來地位，蓋反對派雖不難作消極抵抗，但政府提出積極政綱，則甚爲困難，蓋以反對方面之國民民主黨，社會黨，人民黨，及烏克蘭民族黨等，意見相左，復相互攻訐，斷不能結成集團故也，又九日電，據本日此間消息，昨日國會選舉時，發生騷動，死選民二

人，又國家民主黨衝鋒軍一人，事變起因，由於警士與在野黨國家民主黨發生衝突，地點距德邊甚近，該黨黨員三十人因犯恐怖罪被拘，選舉結果現時雖未發表，但據對黨報紙消息稱，此次投票人數甚少，僅及選民全額之半，此事對於政府爲一大打擊云，

美參議員惠朗被刺身死

美參議員惠朗於八日在路易西亞納州議會被人以開槍行刺，受傷極重，於十日晨六時十分故去，據調查刺惠朗者爲一年三十歲之喉科醫士威士，乃反對惠朗最力法官巴維之女婿，當惠朗被刺後，其黨徒百餘人向其輸血，卒不能倖救其生命，十二日舉行葬禮，惠朗噩耗傳出後，美國震驚，據哈瓦斯社所傳，謂惠朗主張偏激，不爲美國保守派人所洽，氏僅在西部與西南部各州佔有勢力，故使羅斯福總統爲之左傾，俾與之相對抗，今彼已逝世，則羅總統所行政策，殆又將向右轉，按惠朗生於一八九三年八月三十日，家境貧寒，父以畜猪爲業，氏肄業於鄉村學校，但曾入大學及法政學校畢業各一年，後爲圖書與猪油推銷員，一九一八年始充律師，歷任鐵路委員，公務委員，及路州州長，一九三〇年被舉爲華盛頓參院議員，氏乃爲路州唯一政治家，路州在其勢力下，幾成美國境內之獨裁國家，除致何與出版業外，任何公共事業未有不爲其統制者，人權獨攬，不容異黨稍加干涉，下屆總統選舉，氏將參加爲候選人，爲美國近年政治上新興有力人物之一。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四年九月六日起
至廿四年九月十二日止

九月六日　星期五

▲秦德純通電就察省府主席職，並兼民政廳長。
▲立法院討論內銷商品檢驗大綱因市況蕭條緩議。
▲財部公佈汽水徵稅辦法。
▲英財政專家李滋羅斯乘「亞細亞皇后」輪自溫哥華抵日。
▲行政院通過鴉片委員會報告書。
▲國聯行政院議決設立五人委員會研究義亞糾紛事，推定馬德里亞加爲主席。

九月七日　星期六

▲國府命令公佈施行縣長考試條例共十二條。
▲國府下令限於二十四年度全國縣預算一律成立。
▲孔祥熙派喬輔三李榮廷赴日歡迎李滋羅斯。
▲須磨訪唐有壬，商談中日外交事件。
▲顧孟餘返京，銷假視事。
▲張群由京到漢。
▲外部情報司長李迪俊在東京訪廣田日外相，作非正式交換意見。
▲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開成立會，國府派汪代表參加。
▲國聯五人委員會開會。

九月八日　星期日

▲林主席抵京，謂沿途各地災情慘重，盼國人努力救災。
▲閻錫山在并講土地權公有，爲澈底防共之法。
▲何應欽遊杭畢，自滬返京。
▲國際電台與英日試話。
▲英外相賀爾抵日內瓦。
▲日遞相床次患心臟病逝世。
▲美國參議員惠朗在路易西亞納州議會中被刺。

九月九日　星期一

▲殷同答覆日領抗議北寧劫車案，五項要求分別照辦。
▲冀主席商震由平抵津。
▲唐有壬談中政會對出版法，接受新聞界之請求，着手修正。
▲滬郵局被匪搶去鈔欵九萬一千元，
▲李滋羅斯訪問廣田。
▲國聯大會開會，捷克外長貝尼斯當選爲主席。
▲國聯五人委員會審議義備忘錄。
▲希臘保皇共和兩黨衝突。
▲葡萄牙發生叛變即敉平。
▲波蘭選舉發生騷動。

九月十日　星期二

▲國府令直轄機關公務員捐俸助賑。
▲蔣布告整理四川幣制收回地方銀行鈔票。
▲黃郛向行政院呈辭內長職。
▲冀省府會議通過公佈保甲大綱。
▲行政院通過任命章元善爲合作司長，各案祀育待遇。
▲李滋羅斯訪日外相廣田長談二小時。
▲美參議員惠朗因傷重逝世。
▲德國社黨大會開幕。
▲國聯大會主席團開會。

九月十一日　星期三

▲中政會開會通過省市銓敘委員會組織法原則。
▲經委會開常會。
▲黃紹雄偕顧祝同由桂乘機抵漢。
▲德大使陶德曼由平飛京。
▲王用賓到京。
▲故宮理事會開會。
▲許修直奉命赴平接收政整會。
▲國聯大會開會，英代表賀爾演說，我國代表顏惠慶演說。
▲英內閣國防委員會開會。

九月十二日　星期四

▲中常會通過紀念先烈鄧仲元辦法。
▲全國地政會議開幕。
▲經委會常會通過成立合作事業委員會。
▲駐京日領須磨訪外次唐有壬。
▲德大使陶德曼謁汪兼外長，爲就任後之首次拜會。
▲商震由津赴平即返保定。
▲美國務卿赫爾對義亞糾紛事發表聲明請簽字非戰公約國家遵守諾言。
▲國聯大會繼續開會。

論評選輯

對於五全代會之期待

中常會前日已決定以十一月十二日召集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當此內外交迫國命顛危之時，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將依過去之約言，定期開會，以處理政治改造之重大問題。現在距會期尚有月餘，大抵黨的幹部，對諸要案正在準備解決之方法，是凡我國民果欲有所建言，則目前當為重要之時機。

吾人首奉勸國民黨幹部者，應趁此五全代會開會之前，特別開放言論之禁，徵求全國各方對於黨治之過去現在未來，為自由之批評與建議，俾五全代會能集思廣益，為政治上適當之解決。

人類美德之一，為懺悔。國事至此，凡在社會上有相當地位，享優厚機會之人，皆宜至誠懺悔，自咎負國。各界人士且宜然，實際上負政治責任者，更不待論，是則自十七年以來執國家政權之國民黨，更不容無深切之反省。

今日可言者，無疑地為指導錯誤。今後之問題，在如何挽救錯誤！夫吾為此言，與一般責備黨治者，大不相同。蓋如失敗軍閥，無業策士，下野官僚，好亂政客，以及一般無政治意識之自私商人，或徒事寄生蟲生活之社會遊惰分子，亦往往以詆諆黨治為事，各都會中，此類人頗不少，然此輩實無批評黨治之資格，以其本身並無擔任國事之品格及熱心也。吾人今所云者，乃春秋責備賢者之義耳。

中國國家，其境遇及素質上，有種種困難，故國事之不振，原不能盡責黨治。雖然，黨執政以來，近十年矣，其期亦不為甚短。權力之大，又為過去政府所無。乃就今結算，則於建設國家之精神上物質上，皆未植得深厚之基礎，所有行政經濟軍事之各種組織，皆未達成功之域，尤於教育訓練組織民衆之基本工作，未得有效推行中山先生之綱領，以言對外，則中山先生遺教中之策略，多年未能善於實行，始而粗疏應付，繼而瞻顧徬徨，終則大難臨頭，而實際束手無策。抑過去可以不論，無奈當前之事實，有雖欲諱疾忌醫而不能者。如近時國人頗注意義亞問題，觀察批評，不絕於口，實則中國所躬自遭遇之國難，其大於亞國問題者，不知幾十百倍。中國所失之地，及其駸駸有喪失之虞之地，在歐洲可以建數國矣。中國百年以來，屢遭外患而受屈辱，然縱在其最劣之時，如庚子辛丑間，國家未嘗有喪失獨立之危，而今則國家最後地位，且岌岌不保矣。中國國民經濟，近世以來，久處於劣弱地位，此正中山先生倡導革命之主要動機之一。近年財政膨脹，一事無成，而國民經濟，則已山窮水盡。今年洪水為災，人民死亡以十萬百萬計，生者處屋頂樹杪，苟求延命，乃救濟之事，直如杯水車薪，災區之人民，今且斷念於呼籲，或已力竭而聲不聞矣。尤可悲者，中國在此對外竭力圖和之時，而內亂之斫殺，並未能終止。數十萬或近百萬之軍士，今在湘鄂間，川甘間，陝甘間，仍不得不辛勤從事於剿匪之戰，而人民之犧牲，更不可計矣。

吾人業報紙者，多年以普通公民，從事自由職業，狹義的可謂不在其

位。然亦因自覺其爲國民一分子及中國先民子孫一分子之責任，又以其職業爲議論國事，平日復受社會優厚之待遇也，當此國難展開，頓覺置身無地。方晝夜焦思，祈求所以贖罪之道，研究如何可以挽回國事於萬一之方；則執政之黨，受中山先生之付托，及全國之擁戴，有執行遺教遺囑之責任者，在此河山破碎，風雨漂搖之日，而行將召集其全國代表會於一堂焉，是則吾人之第一願望，自爲期待全黨尤其幹部諸人之至誠懺悔！其務必以粉身碎骨之精神，屏棄一切個人的團體的私意私鬪，澈底重新爲中國前途解決出路！當不至仍如過去多年之敷衍塞責，而坐視神州禹域之竟至於亡！

（錄九月七日天津大公報）

陝甘軍事

在嚴重外患中，而陝甘共亂，又趨緊張，此兩月來形勢也，而近日似又加甚。

近時最値注目之形勢，爲朱毛徐向前之主力，與原在陝南之徐海東股，及陝北之劉子丹股，顯有聯合動作之企圖。按徐海東股，擾陝南甚久，人不過數千，而出沒飄忽爲害甚巨。不久以前，曾忽出現於西安郊外二十里之地，又竄入山中，遂捨陝入甘，上月初旬，竟達天水附近，旋又折竄隴東。昨日西安電，此股刻在崇信靈台等縣，方與馬鴻賓師及第六師丁旅激戰中。揣徐匪之企圖，在進占慶陽，以北窺寧夏，東連陝北，蓋謀與陝北劉子丹合股者也。陝北共匪，原以慶陽附近之南梁堡爲其總根據地，今春以來，其主力所在，略有變遷，但現在判斷，徐劉兩股業已成銜接之勢。其共同目的，恐在寧夏。且欲赤化隴東，阻撓國軍，以便利川西大股之入寇甘青。故由目前形勢而論，匪之企圖甚不在小也。

就軍事情形而言，陝北目前，尤爲嚴重。陝北二十三縣中，當春夏之交，已有七八縣完全失陷，兩三月來，援軍遲到，形勢愈劣。近時最緊急者，爲膚施清澗定邊等縣，蓋完全被匪封鎖，守城軍隊，糧道斷絕，膚施被圍最久，已歷數月矣。昨日西安電，劉子丹主力正進犯綏德吳堡，是則形勢又有變動。吳堡沿河，近月爲晉軍方旅所駐守，其勢亦單，匪乘孫楚李生達大隊之未渡河，會猛襲方旅，其後孫部馬旅渡河，而匪燄未戢，致綏德至河岸之大路，近已不通。目下陝北較安靜之區域，爲榆林米脂府谷神木數縣，但劉匪大勢如此披猖， 則最北部較安全之區域， 亦難樂觀矣。

川西之朱毛徐大股情形，近日不詳，其圖竄甘青者，究有若干，已到何地，尙不詳知，但概括判斷，則該匪並非整個北竄。大抵該地交通，異常艱阻，匪欲大舉竄甘，甚爲棘手，其一大部分仍徘徊川境，最近重慶訊，匪之一部又回竄理懋，是可證明其未全出川西也。就軍事上論，朱毛徐之合股畢竟爲匪主力，此股入甘青，亂事愈擴大矣。

關於國軍方面之佈置，不在紀載評論之列。所可言者，軍事當局方以全力籌劃，開入陝甘之軍隊甚多，合川陝甘各陣線計，殆不下數十萬。近月以來，華北既撤兵，長江下游軍隊亦少，今日之陝甘，有漸成全國軍事中心之觀。是以由軍事上論之，匪情嚴重，仍爲一時現象，其平定應爲時間問題。然而有至可慮者，則自近月以來，軍心民志，皆現不安。蓋國家年來關於對外問題，委曲求全，竭力退讓，其所期者，爲以和平之方法，保國家之地位。塘沽協定以還，事實上不過問東北，只以維持關內大局爲懷。百萬將士所以忍痛犧牲，剿匪勘亂者，豈不曰匪平之後，可以平和建國乎？乃近月來華北情形又生變動，未來之事，猶不可知，此種心理上之不安，倘無以慰藉而鼓勵之，則剿匪軍事，無形中定受不少影響，倘若外患更起不測之風雲，國家再陷重大之逆境，則人民憂懼，將士灰心，其影響軍事者恐愈重大矣。推論及此，可知剿匪軍事，不純爲軍事問題，而將隨時受此後外交大局之影響。以現時論，殊無樂觀之資料也。

（錄九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農村復興與土地公有

●前日太原電傳閻錫山氏對政治工作人員講話，謂：『欲防共必須實現「耕者有其田」之主張，廢除土地私有權，樹立土地權公有制，將土地分給農民耕種。農民對於土地，只有使用權，不准出租或私相買賣授受。凡地主富農多餘的土地，由地方政府發行無利公債收買之。此項公債，以產業保護稅，不勞動稅，利息所得稅，勞動所得稅等為担保。如此以和平的方法，達到平均土地的目的，以快刀斬亂麻，而不使農民受任何犧牲，只增加富人的稅收，減少農民的負担，既無土地集中的毛病，又能限制富人動產的擴張。……擬向中央提案，請中央決定實行』。太原通信，昨晚已寄到其談話紀錄，惟通讀全文，似尚嫌簡略。故在未見更詳細解說以前，吾人尚不能對閻氏所主張之土地公有辦法本身，作詳細的批判。然吾人對閻氏此種主張之政策的意義，却認為非常重大；蓋閻氏今日之主張，在政策的意義上為民十四五六年以來，在黨國負責要人口中久不談論者，今竟出於負責的閻氏之口，可知其一方面固足示閻氏個人在實際政治中的認識之精進，一方面亦足證全國一般負責要人已感覺從新改變政策之必要。故吾人對此種政策上的意義，不能忽視。

閻氏主張之政策的意義，如從字裏行間密檢而細分之，顯有三層：第一，不專以武力剿共，而兼以經濟政策防共；第二，不主張放任富人動產之增加，而主張用國家之力，限制富人動產的擴張（節制資本）以謀商工業之有統制的發展；第三，樹立土地權公有制，以謀農村之復興。三者之中，第三層尤為重要，茲專對此層，加以檢討。

三四年來，國人多數已認識中國之危機在經濟衰落，而經濟衰落之根本原因又在農村之凋敝，故『復興農村』之聲浪幾遍於全中國，依此種聲浪而生之農村復興計劃亦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一似農村復興之理論及計劃已達應有盡有之地步也者。然一考其中之政策的方向，則往往或偏於一方，或僅學他人皮毛，鮮有能鞭辟近裏，而把握問題之核心者。閻氏此次關於土地公有制之主張，獨能超出流俗，不競競於農業技術之改良及〝業合作運動之擴大，而率直的大胆的提出農業根本之土地所有權及佃租制問題，思一舉而解決之，在此種意義上，閻氏目前對於農村復興問題之把握，實有過人之處。惟從農業政策之純學理的見地觀之，閻氏之主張僅把握根本問題之一，尚未觸及根本問題之全部，仍未免有美中不足之感。蓋依吾人所見，關於農業之政策，原有五方面：最初步的亦即最表面的政策為關於農業經營技術之政策，如改良農具，農法，種子，肥料等之政策是。此種政策縱能得當，亦不能根本解除農民在過重地租（佃租）負担下之苦痛，故第二比較根本的農業政策，應為關於土地制度之政策，如減租政策自耕農政策及土地公有政策等是。第三，從目前農產品已成國際商品之實況言之，土地制度政策縱能得當，亦難免本國農業受外國農業之壓迫，故當更進一步決定關於農產品種類之政策；在消極的防衛國民生活上必需農產品之生產政策及積極的獎勵國際農業商品麥棉蔗等之生產政策等是。然而在資本主義的工商業實行大資本大規模的大量集中生產及販賣之時代，從理論上言之，農民在購買及賣出上始終不免受工商業之種種剝削，故第四尚須有關於農業經濟之政策，如農業金融政策，農業合作社政策及集團農業政策等是。更次，農業人口之本性，信鬼神而好私有，樂自由而懶問政治，故縱有上述四方面之適當政策，如無根本的農民教養政策如農村文化政策及農村保衛自治政策等以導之，亦未必遽能奏效，故尚須有第五之農民教養政策。以上五者，相聯為用，而愈後者愈重要。今觀閻氏之主張，殆仍只及於前二者，即此可知其尚有待於補充。

此外，欲實行土地公有制，必須有政治的及經濟的前提，政治上須有能對內對外壓倒反抗貫徹主張之實力，經濟上須有能担任計劃，統制，及配給之有力的組織。閻氏之主張，對於此種前提，尚無充分說明。吾人甚願閻氏對於政策本身上及前提上之缺點，加以考慮修補。如是，則庶幾成

一完成的復興農村之政策，而不至被人誤認為奇矯之空論矣。

蘇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危機

（錄九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旬日以來，在義亞戰機迫切，英義關係緊張之聲中，突有英日美三大強國因第三國際莫斯科開第七次大會討論如何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如何抵抗各國國內法西斯蒂進攻之問題，而向蘇聯提出相當嚴重抗議之舉，其中尤以美國對蘇聯之抗議措詞甚為嚴厲，幾若蘇美邦交關係或因此而難於繼續維持然者。在十數年以前，當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之際，關於各國對蘇聯及第三國際間之衝突，雖常常發生類似的糾紛，然最近七八年間則因蘇聯在內埋頭從事五年計畫，對外極端採用和平政策之故，久已罕聞此類糾紛，尤其在美蘇復交，蘇聯非法出賣北滿利權（中東路等）於『偽』，蘇聯在國際聯盟內對於義亞問題積極袒英之今日，而有英日美三國對蘇聯之上述抗議，頗使人不能不有時代顛倒之感。歷史果將回到十餘年前之況味？抑只係曇花一現的現象而別無重大意義歟？是不可以不察。請從蘇聯與第三國際之關係，蘇聯在其社會主義建設的現階段上之根本對外政策，及蘇聯在目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夜所能採用的策略，三方面，一作純客觀的分析。

蘇聯與第三國際之關係，究竟如何？是二位一體的關係乎？抑是同情的共鳴關係？從純客觀的事實言之，二者之關係頗與天主教總集團與義大利國之關係，即互相之間，在理想上雖具同情，而在團體活動範圍上則大有區別，一為統治團體，一為宗教的或主義的團體，故二者同而不同，不同而同，同者在一般理想，而不同者在主要的事實上之目的，理想若與統治之目的一致，則二者可同，理想若與統治之目的相反，則二者可分離。故謂蘇聯與第三國際為同一物，使蘇聯全負第三國際的活動之責者，過於蔑視第三國際之成分及其活動之真相，固屬錯誤；謂蘇聯絕對不能干涉第三國際之活動者，亦有忘却蘇聯之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及第三國際之根據設於莫斯科，隨時可被蘇聯政權消極限制其活動，等等事實之嫌。直截言之，蘇聯在政治上有必要時，可以利用或不利用第三國際，而第三國際則因無實際政權之故，不能主動的隨時利用蘇聯，二者之關係，如是而已。故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之適於夏間在莫斯科開會，雖不能作蘇聯積極向外進取之徵，至少當視為蘇聯改變政策或策略之證，否則自一九二八第六次大會以來，久不舉行之大會，何以必於此時舉行耶？

然則可謂蘇聯在其社會主義建設之現階段上已改變其根本對外和平政策，而謂此次第三國際之開會為其向外積極進取政策之表現乎？是又不然。蘇聯之第二五年計劃，不但在事實上本為一種國防計劃，且從其對整個資本主義體制的關係言之，實等於一種最有效最深切的赤化宣傳，亦即為一種最有力的不戰而勝之進取工具，斷無在第二五年計劃尚未完成之時，忽棄其最有效最有力之工具而自擾其亂之理。在事實上一方面雖有第三國際之第七次大會，一方面蘇聯並未停止其第二五年計劃之進行，亦未改變其接近法義以保歐洲和平之態度。故決不能謂蘇聯已改變其根本的對外政策。

依吾人觀之，此次蘇聯任由第三國際開會討論如何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如何抵抗法西斯蒂進攻之問題，實為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夜，為預防大戰，改變大戰方向乃至準備攻勢防禦計所採策略之表現。蓋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之現階級上不願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不願捲入大戰漩渦，雖為理所當然，然世界大戰之是否爆發，却非國力未充埋頭建設之蘇聯所能左右，故當義亞乃至義英關係日益惡化之際，不能不積極的改變策略，使久未開大會之第三國際舉行第七次大會，一面指摘列強之蓄意破壞和平，一面明指示社會主義者應採用之不得已的對付方法。若列強懼蘇聯得漁人之利而少戰爭端，固守和平，當然亦蘇聯之所利；如不幸而世界和平竟不可維持，則在蘇聯已有預備之後，縱不能改變戰爭方向，脫離戰爭漩渦，至少亦當有使交戰列強內部發生分化之利。果能如此，則蘇聯雖蒙赤化世界之惡名，當亦與其實益無傷。蘇聯之意，其在斯歟？

要之，此次英日美與蘇聯間關於第三國際開會的糾紛之意義，從純客觀的立場察之，既不在列強之欲轉換義亞及義英紛爭之視線，亦不在蘇聯之變更根本對外政策，而只在蘇聯欲在大戰前夜，藉此躲避戰爭，準備作不得已之戰爭。

（錄九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恭甫屬題尺木先生郙閣頌臨本　梁巽

二林學佛人早歲通六藝豈惟文字好兼擅漢時隸十
碑夙寢饋贊語嘗親製（先生於景君孔和韓勅史晨張遷衡方尹宙析里橋石門頌褒成侯諸碑皆有贊）惟茲析里橋摹本獨垂世眞精初未蝕看吐
長虹氣（眞精未蝕吐氣如虹先生郙閣頌贊中語）緣何青出藍想見定生慧
吾聞行願品寫經即布施寫碑類寫經文采傳後裔虛
空能運指眞手本不敝何處證書禪屋漏當初露
搜殘剔穴打草稿筆底湧現千芙蓉歸來墨巢睨四壁
餓隸獨賞汀州翁有涯無益共商略安知歲月來無窮
高談豪啖興猶昔酒面翻借頳顏紅筋骸百鍊幷一放
撐蒲運甓將毋同君生丙子我己卯弟蓄敢與坡爭雄
長城五字不可撼壘守猶怯邉輸攻惟閒與健天所貺（故翁詩遺物與閒衆與健）
錫嘏奚必希華封丹成河塞好懷在吁嗟
吾見眞猶龍

贈拔可　梅泉

平生閱賢夙託契識君最早維旃蒙枕雷閣上不速客
排闥徑入如奇峯粗官偃蹇百僚底傲吏之傲誰能容
陽城自注下下考弋纂那得羈冥鴻依劉漢上亦偶耳
鸚鵡倏散吟人空黃州鼓角有餘恨載夢遂與江俱東
不激不厲不周衆遯莫市隱猶堪充書棚南北遇陳起
生涯依舊蟫魚叢君詩已參曹洞宗君游斷廢接引松

游廬山山南遇雨　朗溪

清和首夏風日晴趣辦登屩山南行行籐初發含鄱口
游衍期以三日程下臨絕磴四千級目先爲眩心屏營
衰年自嫌筋力孱登降不逮婦與嬰崎嶇歷盡見平地
松篁竹篠交原塍栖賢畫像羅廡壁秀峯古柱齊簷楹
歸宗舊是右軍宅大書深刻墨池銘此池歷代十有六
至今一水猶[illegible]江山文藻不銷歇令我懷古攄幽情

山靈作意欲留客雨師灑道天晦冥我行出寺未數武
鳩婦拂羽跳蛙鳴始猶滴瀝密霰集倏忽滂沛跳珠瑩
扶頭漸覺蒻笠重舉趾欲作欹器傾紫荆鈎衣草樹濕
積潦沒骭坑窞平黃昏拔止宿野店軟脚自犒村醪清
頗嫌一雨妨清興跋涉委頓疲精神化工於人何厚薄
東坡海市退之衡繼思此邦苦亢旱龍車秩馬俱無聲
崇朝沛然慰衆暍三農差免呼癸庚羣生咸遂天帝力
一夫不獲聖人情燎衣向竈我良苦篝車還祝秋收成

纕蘅同飲柳癭菴賦贈二律　侖吾

使君清望久欽遲眉宇今朝見紫芝邊徼正多來暮感
名流同賦贈行詩待甦枯朽思靈雨共暢襟情托酒巵
東指棲霞山色好登高預定菊花時（先生東石遺曾有棲霞嶺上作重陽句貴陽附郭東山亦名棲霞嶺爲黔名勝擬重九約偕登高賦詩應讖成一詞壇佳話）
蒼生屬望東山起佳句何妨老杜耽翻爲時艱多局促
可憐民力竭西南陽城書考能容拙滌水經年始飲甘
虎已渡河蝗出境（訓寇盜蝗之類食）磨崖紀績我猶堪

瓶廬　穎人

丙舍荒凉屋數楹萬家營冢徧松聲閉門思過君恩厚
環堵安居世怨平悞遣顧厨商國事何堪衣飯試書生
非眉間訊瓶無恙指點廬前止水清

讀味雲秋草齋詩　子威

于今合喚楊秋草歲歲枯榮一卷詩（來書云甲戌以後詩均分年編入秋草集附）
八月西園飛瘦蝶三春南浦送微曬（別君在癸酉春君有詩送行）
蕭齋憶友臨川額（齋額爲楊昀谷書昀谷贛人故用蕭臨川事）芝宇違君
德秀眉雲樹極天人不見衡峯頂上雁歸時
南中遲見雪花飛北地多寒早授衣詩好每邀知己讀
酒酣忽恨故人稀芋香煨火紅爐撥橘樹終冬綠葉肥
自喜務閑逢歲晚舊情回首更依依

壘巢黃山諸詩天下奇作也復閱口述神往不已

賦呈絕句　呂塵

南游李白無佳句千古黃山待壘公一語解頤輕五嶽
湯胸長貯萬松風

鷓鴣天　弔謝玉岑　榆生

歎逝憂生總費辭十年兩回幾沈思勉撐金井將枯幹
愁絕春蠶未了絲驚夢覺念情凝九重泉路盡交期
驪魂早辦安心法挂劍荒原倘有知

凌霄一士隨筆

昔日知縣與知府同城者，號為首縣，府屬他州縣尊稱之曰首臺，以其居諸州縣領袖之地位也，而附郭知縣，每疲於肆應，實不易為。若首縣而在省會者，其地位儼為全省州縣之領袖，則長官層累，趨蹌佼億，供億紛紜，尤有疲於奔命之苦，而於民事往往不暇盡心致力矣。梁章鉅「歸田瑣記」云：

小住衢州府城，西安令某極言衝途附郭縣之不可為，因舉俗諺「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云云。按此語熟在人口。宋漫堂筠廊隨筆已載之，云其先文康公起家陽曲令，常述此語，則其來亦遠矣。近時有作首縣十字令者：一曰紅，二曰圓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認識古董，五曰不怕大虧空，六曰圍棋馬釣中中，七曰梨園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齊整言語從容，九曰主恩憲德滿口常稱頌，十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語語傳神酷肖。或疑認識古董四字為容泛，不知南中各大省州縣交代，憑首縣核算，有不能不以重物交抵者。余在江南，嘗於萬廉山郡丞承紀處見英德石山一座，備皺瘦透之美，中有趙甌北先生鐫題款字，云係在丹徒任內交代抵四百金者。又於袁小野郡丞埒處見一范寬大幅山水，來係交代抵五百金者。使非認識古董，設遇此等物，何從判斷乎？若第十字所云，則亦惟南中衝途各缺有之，偏遠苦瘠之區倘攀躋不上也。

首縣狀態之談柄也。袁枚「答陶觀察問乞病書」，痛論衝繁省會首縣之不可為，語尤警動。其說云：

凡人有能有不能，而官有可久與不可久。即以漢循吏論，桐鄉渤海專城而居，此官之可久者也，龔遂朱邑能之，至于久道化行，生榮而死哀。京兆三輔多豪強，兼供

張儲偫，此官之不可久者也，趙廣漢韓延壽能之，久果不善其終。江寧類古京兆，民事少，供張儲偫多，民事僕所能也，供張儲偫僕所不能也，今強以為能，抑而行之已四年矣，譬如渥洼之馬，滇南之象，雖舞於床，蹄於朝，而約束勉強，常有跅弛泛駕之虞。性好晏起，於百事無誤，自來會城，俾夜作晝，每起得聞雞鳴，以為大祥。每自念曰：苦吾身以為吾民，吾心甘焉爾，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過橐參耳，迎送耳，為大官作奴耳，彼數百萬待治之民，猶齁齁熟睡而不知也，於是身往而心不隨，且行且慍，而孰知西迎者又東誤矣，全具者又缺供矣，怵人之先者已落人之後矣，不踠膝奔竄，便瞪目受嗔。及至日昳始歸，而環轅而號者老弱萬計，爭來牽衣，忍不秉燭坐判使寧家耶—判畢入內，簿領山積，又敢不加朱墨圈略一過吾目耶！甫脫衣息，而驛券報某官至某所，則又蘧然覺，綮然行，一月中失饍飲節違高堂定省者旦旦然矣，而還暇課農巡鄉如古循吏之云乎哉！且一邑之所入有限，而一官之所供無窮，供而善則報最在是，供而不善則下考在是。僕平生以智自全，得不小小俯仰同異，然而久之情見勢屈，非逼取其不肖之心而喪所守，必大招失遵俗之累而禍厥身，及今故宜早為計也。若得十室之邑，肆心廣意，敉蹤先王之道以治民，則雖為游徼嗇夫必泰而安之終身焉。

又「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書」有云：

左氏有之曰：非德莫如勤。尚書曰：六府三事惟勤。勤之益于政也如是。今公亦知州縣中有求勤而不得者乎！赤緊之地，四衝之衢，嚴上官之威以及其妻孥子姓，以及其傔人別奏，若行轅，若水驛，若廚傳酒漿，若闈鏹襆賜，瑣屑繁重，其能得上意者稱賢；其不能得上意者稱不賢。其得不得又非上下之情相通也。為大吏者率皆肝衡厲色，矜矜自持，餽芻禾不受，餽牲牢不受，然而不受之費往往更甚于受者，何哉？在大府以為吾既不飲若一勺水矣，其應備之館舍夫馬當無誤也，而不知扈從之人所需不遂，則毀精舍而汚之，鞭人夫而逸之，詭程途而誤之，入山縣則索魚，入水縣則取雉，臨行或並其供應之屋幕几席銀杯象箸而滿載之。訴之長官而聽，未敢必也；訴之長官而不聽，是徒結怨于胥小而拂上意也。雖忠直之士亦多畏縮隱忍為不與較之說以自寬，而不知為政之精神已消磨于無益之地矣。其在會城者，地大民稠，事務尤多。不知每日參謁之例，是何條教，天明而往，日昳而歸，坐軍門外聽鼓吹者幾何時，投手版者

幾何時，待旨旨之下者幾何時，忍渴飢，冒寒暑，而卒不知其何所爲。以爲尊督撫耶？至尊莫如天子，而未聞在京百官終日往宮門請安者。以爲待訓誨耶？一面不作，何訓誨之有！而父之教子，亦無終朝囉囉者。及至命下許歸，而傳呼者又至，不曰堂廡瓦漏則曰射堂須坊，不曰大府宴客則曰行香何所，略一停候一籌畫，則漏鼜鼜下矣。雖兼人之勇，其尚能課農桑而理獄訟哉！不知當其襆坐戲謔欠申假寐之時，即鄉城老幼毀肢折體而待訴之時也；當其修垣牘治供具之時，即胥吏舞文匿案而逞權之時也。朝廷設州縣，果爲督撫作奴耶！抑爲民作父母耶！清夜自思，既自愧又自笑也。

則分論衝衢州縣辦差之弊習及省會首縣之難爲，亦甚條暢，可參閱。明人之論此者，如唐順之「贈宜興令馮少虛序」有云：

麗省之邑，上承監司部使，而監司部使一省率數十八。此數十八者，滿其意，皆若欲得一命而爲之役，而令以一身而役於數十八，拜跪唯諾之所承應，米鹽瑣屑之所責辦，率常以晨出，以星入，然炬而後視邑事，中夜而治文書，雞鳴而寢，睫未及交，耳聞鐘聲，而心已紛馳於數十八之庭矣。驛道之令，丞夜飭廚傳，戒廩餼，走而候於水陸之衝，賓旅之往來者如織，迎於東而懼其或失於西，豐於南而懼其或儉於北，以爲得罪。幸其無呵望，憮然而出境，則騶馬而歸，未及脫鞅，而騶候又以賓至告矣。此兩者，煩文縟禮之疲其形，惕譏畏讒之鬬其心，雖有強幹之資，劇割之才，且耗然而眊矣，何暇清筦庫，察獄訟，注意於刀筆筐篋之間，而爲俗吏之所必爲者乎！而又何暇蓄其力，精其思，翯翯然爲百姓根本計慮，而出於俗吏之所不能爲者乎！非其人之所不能，勢使之然也。

與袁氏所論，殆若出一轍。省會首縣及衝衢州縣雖甚足厭苦，而巧宦任此之藉供張趨奉見好於上，因得速化者，亦不乏。

談「剃頭」

汝泉

牧猪場中，最忌修容潔身，否則雖具有「老定」之多識「博」學，亦鮮有不一敗塗地者。因是竹林居士，咸諱「剃頭」之後偕游；故麻將術語中，有「剃頭」一辭，凡遭此嘲弄者，不問而知其爲敗軍之將也。

剃頭二字，雖已成歷史上之陳舊名辭，然花樣翻新：附入麻將術語中，頗似引經據典，亦淸新可喜。至剃頭之故實，究始於何時？引據者則未必盡知，縱有知之者，亦不過以滿淸人關爲對；再加究詰，則滿洲之俗而已。實則金人早有此俗，不得以滿洲人爲權輿也。淸俞樾曲園雜纂引宋湯璹建炎德安守禦錄云：「有北來羣賊，皆剃頭辮髮」，盖指金人之內犯者而言。當時甚以爲異，可知金人剃頭辮髮之時期，當距宋不遠。滿人之剃頭辮髮，顯係受金俗之影響，於此亦可確定。

至漢人之剃頭，雖基於滿淸人關後之薙髮令，但其前已有爲之嚮導者，則僧人犯人是矣。舊唐書之「妄爲剃度」，不遑引證，已盡人而知之；若史記之「皆髠鉗爲王家奴」，至淸末仍襲其制。

滿人之剃頭辮髮，雖屬一種風俗，然在生活上，實與「胡服」同其便利。亦生活上之一進化也。漢人則固守「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言，（在義理上無眞正之是非，不足以爲訓，故曰言）。保守數千年而不變，其束縛人心之力量，如是其大；乃革命潮流所蕩，又以一「言」之故，而一毛不存，此頭又千載空悠悠矣。有力者之一言一動，其影響人之思想如是之鉅；變換人之思想，又如是其速，執馭人之轡者，亟應知其言之可貴也。

大凡歷久難變之俗，皆以一言一例爲訓，設有駁其言，反其例，其義足以感人者，不論是非，亦可革於一朝。如東觀漢紀馬援擊尋陽山賊上書有曰：「除其竹木，譬如小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蟣蝨無所復依」。書奏。光武大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剃之」。光武富有革命精神，此舉雖小試鋒鋩，亦大快人意。若推而廣之，則蕩蕩之頭不待今朝早經遍於天下矣。金人之剃頭，其能據爲今日之開山乎。

談劉銘傳

曾嘯宇

有清同光間，平定髮捻諸役。全恃湘淮二軍。湘軍名將。自塔忠武以外。則推鮑公超。淮軍名將。自程忠烈以外。則推劉公銘傳。鮑公用兵，雖所向無前。惟未嘗學問。乃范希文所謂爲將而不知書者。劉中丞銘傳。在淮軍將領中。年最少。雖起家行伍。而自束髮即折節讀書。二十從軍。三十專閫。自非湘淮諸將領所可企及。且當時西力東侵。勢極澎湃。在中西戰爭史上。佔光榮之一頁者。除馮子材諒山一役外。尤以劉中丞督軍臺灣。屢却法師。爲中外所稱道。劉公且能以銳敏之眼光。在臺創辦各項新政。固國家之根本。立富强之始基。陳孚詩云。天上金鑾客。人間第一流。元遺山詩云。從教不入麒麟畫。猶是中朝第一人。處今日國勢阽危之秋。而尙論昔賢。劉公銘傳。眞可謂一代傑出人物。惟公之戰功暨治臺成績。已有清史本傳在。鄙人茲據公鄉人張君濟洪。李君仲平。及武進將君師齋。先後敘述公之軼事。爰退而比次錄之。用補本傳之闕。于以見叱咤一世之雄豪。聲施當時。名傳奕世。非偶然也。

× × × ×

本傳稱「公少有大志。會天下亂起。倡團築堡自衛。淮泗里豪并起相雄長。」馬通伯先生所撰公神道碑。亦稱「公有偉抱。嘗登所居大潛山。歎曰，生不爵。死不謚。非夫也。」等語。蓋公幼具異禀。於志學之年。曾出而應童子試。家居在合肥城西之劉家圩。世以農爲業。値咸豐初年。世亂日亟。肥邑屢遭飢饉。盜賊蜂起。西鄉人情尤獷悍。健者蓄死士自衛。稱圩主。漸則弱肉强食。日尋干戈。以事併吞。儼同割據。縣官委蛇莫敢問。公乃棄舉子業。究心武事。習技擊。遂爲圩主。曾以報父仇殺里豪。乃與張靖達樹聲。周武壯盛波諸昆仲。同力合作。聯盟締交。公鑒於天下紛擾。思乘時糾集團衆。獨樹一幟。爲異軍之突起。因以張靖達素主持重。且是時張氏團勢獨隆。隱爲盟主。張公召集諸圩主密議曰。吾皖中諸豪。振臂一呼。舉足誠足重輕。但是時曾湘鄉開府治軍。天下屬望。少荃先生（謂李鴻章）佐幕持節。足爲吾儕先容。盍馳書致意。以覘出處乎。僉韙其議。

遂由張公起草。致書文忠。洋洋數千言。洞陳天下大勢。暨同鄉諸圩人士慷慨報國意。書既達。文忠讀訖置案上。而文正公適至。見書大加稱許。囑文忠急促張劉諸公至軍。所謂「獨立江北。今之祖生」者。即文正題簡端之語也。

× × × ×

未幾張劉諸公奉召相率至帥幕。排班參謁。由張靖達樹聲率領。以次周公盛波，盛傳，潘公鼎新，張公樹珊，暨其他各將領。計十餘人。劉公銘傳殿焉。靖達體修碩。而劉公短小精悍。文正迎至廊下。蹀躞往來。獨步至兩小時之久。未出一語相諮詢。自靖達以次。肅穆寅恪。鵠立鵠候。莫敢謦欬。時壯肅(劉公謚法)氣最盛。以文正之侮己也。揮袖磨拳。勢將用武。在此間不容髮頃。文正遽笑迎之曰。諸君均人傑也。今日之會。天其有意致中興乎。已飭麾下列几筵。請與諸君聚飲。盍今日歟。席次，暢談用兵方略。規復計劃。沆瀣相合。有如宿契。淮軍之興。實基於此。蓋文正擅相人術。適之徘徊廊下。乃默察諸公。或深沉如衛霍。或颯爽如褒鄂。而劉壯肅之心雄萬夫。錚錚欲露。亦已隱窺其微矣。

× × × ×

劉公自後追隨李文忠。獨領一軍。即世所盛稱銘軍者也。淮軍中初以開軍為首勁。蘇常之役。開軍功第一。迨程忠烈學啓戰傷嘉興。其部屬何安泰。亦相繼陣亡。開軍遂不振。銘軍自後，于平髮平捻諸役。皆功冠各軍。故銘軍為淮軍第一大支。然劉之公銘字軍，何以能收如此巨效。則亦有故。劉公統軍後。善馭將佐。優禮文士。其軍中最資得力者。有二人焉。一將領中為唐忠壯殿魁。一幕府中為朱明經默存。茲分述如次。

考徐宗亮歸廬譚往錄中有一則云。「開軍之後，推銘軍為勁。東西捻之役。功冠諸軍。號淮軍第一大支。其始賴唐忠壯殿魁。劉廉訪盛藻，二人。為之左右。唐之調度。劉之訓練。合為兩美。又得劉省三中丞為帥。以故虎步一時。其部下驍將著稱者頗多。大率蘇滬降將。更事老練。忠壯陣亡於鄂。銘軍奪氣。然後亦未有大敵矣。志壯之亡。事由廉訪。時各統一軍，分左右兩翼。捻氛甚惡。忠壯請以守為戰。力主持重。帥意不然。廉訪又急求見功。帥益怒忠壯為怯。及戰，劉軍先馳。遽敗走。帥隨之。忠壯急往援。深入賊中，不見帥。復出至河干。有誤報帥亡者。忠壯奮勇鬪陣死。一軍盡覆。賴鮑軍門超。率霆軍繼至。帥以下得收軍立營云。忠壯弟定奎。以忠壯故。旋統銘字武毅等軍。積功至福建提督。予(宗亮自稱)參其軍府。聞諸老將言忠壯身長八尺餘。威稜可畏。終日不言笑。坐帳中。所部出入無敢直行者

○與部將議事○是則溫言慰○非則怒目斥○頃刻間恩威互變○然洞悉艱苦○體恤隱微○人以是畏而感之○日巡視諸營○或馬或步○不拘早晏○至則將弁勇夫，雜坐同餐○有如家人○見鎗砲刀矛器械○必反覆省視○損者立補○不齊者立責斥○或自爲磨治以導之○其勤幹如此○將弁有臨陣勇往者○立言於帥，超拔之○暇日與談家事時○其緩急別賚之○不留私財○初充營官○合肥相國督諸軍圍常州○値程忠烈初亡○悍賊麕聚○分數營奔牛以遏賊援○忠壯任其事○而洋將白齊文忽反助賊○以輪船入內河○攻奔牛營○忠壯固守十數日○糧米子藥幾盡○募健卒泅水乞救○合肥相國派營將黃桂蘭，裹糧携藥○與忠壯會合○亦入圍不得出○忠壯懸重賞得死士○乘夜懷巨釘○潛赴輪船釘砲眼○隨大出隊○以火箭噴筒環燒之○白齊文不知所爲○棄輪舟而遁○賊驚退○不數日常州克矣○合肥相國，奏褒其功○以唐黃百戰之將並稱○然黃非唐比也○忠壯大略與多忠武相似○予友朱明經景昭，習其人○謂忠壯愚不可及○見賊若私仇○不報不止○其戰沒始末○誤於同事○當時爲帥諱○多不及詳○明經在帥幕○備知之○

×　×　×　×

朱明經，景昭○字默存○咸豐壬子優貢○官候選直隸州同○性聰穎○目數行下○兼有文武才○淸果敏公英翰撫皖時，重之○爲兄弟交○果敏嘗閱伍，坐將臺○默存獨布衣手鞴扇以往○果敏虛左席敬之○岸然不怍○少與李文忠同塾讀書○文忠少年盛氣○睥睨一切○默存視之蔑如○及同應試○文忠屢列前茅○愈不平○斥文忠爲不通○迨文忠貴○默存以故交往謁○文忠戲謂曰○我今通未○默存色變曰○君時運通耳○拂衣去○文忠悔○追之不返○嗣後劉公侍文忠問人才○文忠曰，默存國士也○我不能用○恐亦未必爲汝用○劉公退而憤甚○誓必羅致朱先生○卑詞厚幣聘之○先躬詣默存廬○跽而見其母曰○劉某有一事奉懇○必得允○乃敢起○朱母允之○默存遂入劉公幕○公待默存以師禮○默存感之○悉心爲之擘畫○李文忠亦深服劉公之能得士也○時討捻之師久無功○劉公憂之○默存笑曰○捻如馬賊○官軍欲步武勝之○如何哉○惟以捻法制捻耳○劉公大悟○即日燃短香○置巨金壁門外○令曰，能刻寸香繞六營二帀○首至者，取此○軍士皆樂奔赴○最後並有刻寸香，繞十四營三帀者○本傳謂曾文正，以其兵精捷○改爲游擊之師○率師援鄂，克黃陂○追北至潁州○破之茅屋店○兼旬之間○逐賊千七百里○又稱東自應山黃陂○西出安陸襄棗○北從南陽至鄭州○銘軍常爲選鋒○蓋捻之行踪靡定○飈急如風雨○銘軍亦風雨赴之○卒以此成大功○後默存旅沒揚州○劉公厚賻歸其喪○並邮其家○

×　×　×　×

劉公在位時。其唯一政見。尤以建築鐵路爲自强要圖。光緒六年。俄人爭伊犁。公應詔至都。因力陳造鐵路之益。請修南路由清江經山東。由漢口經河南。俱達京師。北路則由京師東通盛京。西通甘肅。其疏略言自强之道。練兵造器。固宜次第舉行。然其機括則在急修鐵路。鐵路之利。不可殫述。而於用兵一道。尤爲急不可緩之圖。中國幅員遼闊。畫疆而守。防不勝防。鐵路一開。則東西南北，呼吸相通。視敵所驅。相機策應。無徵調倉皇之慮。無轉輸艱阻之虞。合我國二十二行省，聯爲一氣。從此裁兵節餉。併成勁旅。則一兵可抵十數兵之用。而權操在上。又不爲疆臣所牽制。所以立自强之基礎者在此。所以杜外人之覬覦者亦在此。疏既上。李文忠因奏公主辦。議格而不行。（此段見本傳，暨公神道碑）。

考公所擬議之路綫。其南路由清江經山東。由漢口經河南兩綫者。即今之津浦平漢。其北路由京師東通盛京。西通甘肅。即今之平瀋平綏。當時翁派朝士。所斥爲無足輕重之讕言。數十年後，均見諸施行。而利賴無窮矣。

公于光緒六年平東捻。七年平西捻。朝廷論功。皆以銘傳爲首。由三等輕車都尉世職，晉一等男爵。公旋謝病歸里。是時海內以次平定。公里居獨寶虢盤。築亭於大潛山側以藏之。常角巾往來秦淮。嗜詩歌琴管。翛然若忘天下。虢盤者。虢季子白盤。百十一字。周宣王十二年製。道光間常州徐燮鈞任陝西郿縣所得。常州陷。賊以之貯芻豆飼馬。劉公破賊得之也。現此盤公之子孫仍世寶之。非知交莫肯邀同一賞焉。茲承張君濟洪。拓一紙見贈。字體高古。可與散氏盤。爲海內之二寶矣。

×　×　×　×

光緒九年法奪越南。遂窺閩海。覬臺灣。十年臺灣事岌。詔起劉公以巡撫銜。督臺灣軍務。是時張公佩綸師潰馬江。朝野惶惑。公條上海防十事。抵基隆巡視後。移軍山後。乘曉霧大破法軍。旋徙軍滬尾。法人三犯不得志。公堅持八閱月。卒保危疆。清廷授公福建巡撫。明年，（光緒十一年）以臺灣阻海。爲南洋鎖鑰。當立行省自治。乃改銘傳爲臺灣巡撫。

初公兩上疏，陳鐵路爲强國計。既屢沮於朝議。及公撫臺。始建路臺灣。創興一切新政。嗣聞翁同龢奏請天下海軍。十年內毋增艦砲。頓足歎曰。人方甚我。我乃自扶其藩。亡無日矣。遂上疏乞骸骨歸。其治臺也。清賦稅。擴鹽茶。增府縣。創郵電。開礦務。修鐵道。設軍械局。水雷局。水雷學堂。又復拓礮台。廣鎗砲。始至歲入七十萬。及歸歲乃

三百萬。甲午東事起。淸軍不利。朝旨召公不出。或扣之。公曰東事方起。朝廷苟命吾爲帥。將前軍。吾當扼鴨綠江。保全遼。觀釁而動。東事尚可爲。迨平壤既敗。其事尚可爲耶。亦可見公料敵之審矣。

× × × ×

公所著有奏議二十四卷。大潛山房詩鈔一卷。五言詩，橫厲捷出。得其用兵之旨。又公天才超敏。撰擬聯語。脫口便成。當用兵蘇常時。公姪孫名文舉者。殉難蘇州。其夫人吳氏聞耗殉節。公幕僚爲輓聯云。「好奇也。難事雙成。夫血戰而亡。婦堅餓而亡。異死同欽。這總算人間佳耦」。下聯云「眞快哉。美談千古。正增忠臣傳。又補烈女傳。一門兩節。可以挽天下頹風」。請正于公。公曰，焉哉乎也。文縐縐的。快事須用快語。即面授一聯云。「爲國爲家。爲吾宗光門第」。「是忠是節。是一對好夫妻」。公在臺灣爲延平郡王鄭成功廟，撰擬一聯云。「賜國姓，家破君亡。永矢孤忠。創基業在山窮水盡」。「遺父書，詞嚴義正。千秋大節。享俎豆於舜日堯天」。以有淸爵帥。弔勝朝孤臣。立言最爲得體。又擬七言一聯云。「人間別有田橫島」。「異代誰刊箕子碑」。鄭王有知。當稱爲知己也。

× × × ×

公既貴，家居時。有石超者。湖北童生也。年少負才氣。獨以兄弟稱請見。長揖踞上坐。公不悅。命屬對曰。「手八行書。見一等男。童生大膽兄弟稱」。石應聲曰。「持三尺劍。行數千里。布衣長揖傲王侯」。公大奇賞。延爲上客。厚贐之。公擅文翰。精奕棋。與全椒薛慰農觀察時雨。相友善。薛有贈公長聯一付。公極寶愛。嘗懸壁間。此聯寫公勛績抱負。一氣呵成。傑作也。上聯云。仗英雄三尺劍。橫掃中原。卻東國旗。壓西土旄。豎南天柱。任北門鑰。聞聲破胆不言勳。但萬里留題。處處輕紗籠勝跡。下聯云。披居士六朝衣。來尋舊雨。吟梁父詞。賭謝傅棋。顧周郎曲。策韓王蹇。拜爵抽身纔及壯。勞九重垂念。年年優詔問元戎。

附記

撰者敘述劉壯肅公銘傳各項軼事。均得自張，蔣，李，三君口述。濟洪爲張勇烈公樹珊家孫。以陰補員外郎。民國後曾任隴南道尹。幼時固親炙於壯肅之門者。仲平爲李文忠族子。昔曾佐幕李仲軒制軍督署。而靜齋先生，壯年追隨壯肅渡臺。目擊獅毬嶺滬尾諸戰役。當劉公躬壁淡水。短衣麻履。炸丸墮馬前。仍談笑指揮，以挫兇鋒時。靜齋亦衣短後之衣。倚馬而草露布。以是諸君所言。信而足徵。

息庵記

陳祖壬病樹

自吳摯父（汝綸）馬通伯（其昶）兩先生逝後，現代能文章者，首屈一指，爲陳散原先生（三立）陳門弟子雖夥，傑出者，爲袁伯揆（思亮）李木公（國松）陳病樹（祖壬）三君世有定論久矣，袁，李，之文，已見本報，茲覓得陳氏近作「息庵記」一篇，亟爲刊載於次。

余年二十七，受學於桐城馬抱潤先生，即聞同門有建德周君立之，負異才，以經濟自詭，不屑屑章句之學，今之振奇人也，越十許年，旅天津，始識君，時馬先生已前卒，君年亦且六十矣，意氣猶盛，往往廣座中，與人語曾胡遺事，以謂天下事詎不可爲，得其人，舉而措之矣，奮袖攘臂，高睨大談，聽者愕眙莫測，或詫爲狂，君意不自得，一日置酒所居息庵，謂余曰，吾非安於息者也，非所安而息焉，天也，子爲我記之，在易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隨之象則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蓋自強不息者，君子之心嚮晦而息者，君子之迹也，君子治其心，如持盈，如馭奔馬，如履危橋而俯巨川，稍縱則放逸陷溺隨之矣，而敢息乎哉，若夫迹之有待於外者，則不然，汙隆從其時，張弛異厥用，時有治亂晦明，君子之應之也，遂亦不能無進退息作，然當其息於晦也，固有所謂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者，以持其心，是故君子之息也，君子之不息也，君年少入官，挾其所學，銳欲大有爲於世，曾不數年，未嘗得一假手，而遽遘異變，脫死兵間，海隅削迹，廿餘年，吟呻一室之中，熟視世之蕩倫紀，隳禮法，敗廉恥，爭欲擾攘，淪胥以底於亡，而曾莫之能救，其不安固宜，因其不安而強起爲之，降志辱身，委蛇俯仰，冀倖世之或行吾說，臥沮洳之墆，以拯溺，溺者未蘇，而吾人首尾，固已濡矣，君子不爲也，此君之所以不安而息焉者也，然吾聞君之志，方將繇曾胡諸公，以上窺古先聖哲之道，探幽燭微，深念遐矚於晦明絕續之交，以待撥亂更始，苟有用我之一日，然後徐出吾所素蓄赴之，求所謂舉而措之者，則此心又烏得須臾而息邪，馬先生邃於易，君着弟子籍最久，其必有契於師說者，敢舉易義，記君之庵，因以質之，

散原先生曰，義據深通，筆勢極酣恣矯變之致，

專載

財政收支系統法（續）

（立法院六月十四日例會通過）

第十四章　支出

第四十三條　各級政府之一切支出，非經預算程序不得爲之。

第四十四條　各級政府區域內人民行使政權之費用，由各該級政府負担之。

第四十五條　中央政府在地方行使司法權考試權及監察所需之費用，由中央政府負担之。

第四十六條　國防費用及外交費用，由中央政府負担之。

第四十七條　人民之移殖及僑務費用，由中央政府負擔之，但與移殖或僑務有特殊關係之省市，亦得自定經費。

第四十八條　區鄉鎭之各類費用，應依類分別列入各該市縣之經費預算。

第四十九條　教育文化經濟建設衛生治療保育救濟經費之總額其最低限度，在中央不得少於其總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在省區或市縣不得少於其總預算總額百分之六十。

第十五章　附則

第五十條　本法施行條例另定之。

第五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

附表一　收入分類表

甲　中央收入

一　稅課收入，見附表二之甲。

二　專賣收入　中央爲增加國庫收入或統制生產消費而經營之專賣收入均屬之。

三　特賦收入　中央爲經辦之水利道路，及其他土地改良工程而征收之特賦均屬之。

四　懲罰及賠償收入　中央公務機關，因執行懲罰而收入之罰金罰鍰沒收金及沒收物之變價因損害而要求之賠償金均屬之。

五　歸公絕產收入　國庫所受歸公金及歸公財物之變價均屬之。

六　規費收入　中央公務機關爲司法考試及執行各項行政事務，依法征收之規費，及中央所屬之事業機關或組織合法之收費均屬之。

七　代管項下收入　中央爲公務人員私人或機關團體代管事項受益者，對

於中央所負擔之費用均屬之。

八　代辦項下收入　中央為省市縣或機關團體代辦事項受益者，對於中央所負擔之費用均屬之。

九　物品售價收入　國有財產所孳生之物品，中央公務機關及事業機關或組織所用產之物品，與其應用物品中賸餘或廢棄之物品，其售價均屬之。

十　租金使用費及特許費之收入　國有土地，國有森林國有水陸空交通之道路及設備，國有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良物，國有有形及無形財產之租金，或使用費，或國營礦業權，與其他國營事業權，對於承攬經營者所取之特許費，均屬之。

十一　利息及利潤收入　中央所有現金票據證券所獲之利息折扣申溢兌換盈餘紅利及其他利潤之收入均屬之。

十二　公有營業及事業之盈餘收入　造幣廠，中央銀行，及其他國營金融事業，郵政電信，及其他國營交通事業，國營電氣及其他公用事業，國營製造業，林墾業，畜牧業，礦業等所獲之盈餘均屬之。

十三　所受協助收入　中央所受省市及其他地方政府協助之收入均屬之。

十四　所受贈與及其遺贈收入　中央所受人民贈與，遺贈，地方政府贈與及其他贈與遺贈均屬之。

十五　財產及權利售價收入　國有不動產或本表甲第九類以外之動產，及其他國有權利之售價均屬之。

十六　收回資本收入　中央收回其營業或非營業循環基金全部，或一部分之資本均屬之。

十七　公債收入　中央發行公債庫券，及其他負債證券之收入均屬之。

十八　長期賒借收入　中央不以證券借入之金錢及長期賒入貨物之價格，其所負之債務均屬之。

十九　其他收入　中央依法應有之其他收入均屬之。

乙　省收入

一　稅課收入　見附表三之乙。

二　特賦收入　省為經辦之水利道路及其他土地改良工程而徵收之特賦均屬之。

三　懲罰及賠償收入　省公務機關因執行懲罰而收入罰鍰，及因損害而要求之賠償金均屬之。

四　規費收入　省公務機關為執行各項行政事務，依法征收之規費，及省所屬之事業機關，或組織合法之收費均屬之。

五　代管項下收入　省為公務人員私人或機關團體代管事項受益者，對於省所負担之費用均屬之。

六、代辦項下收入　省為中央市縣或機關團體代辦事受益者，對於省所負担之費用均屬之。

七　物品售價收入　省有財產所孳生之物品，省公務機關及事業機關，或組織所用產之物品與其應用物品中賸餘或廢棄之物品其售價均屬之。

八　租金使用費及特許費之收入　省有土地，省有森林，省有水陸交通之道路及設備，省有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良物，省有有形及無形財產之租金或使用費，及省營礦業權與其他省營事業權，對於承攬經營者所取得之特許費均屬之。

九　利息及利潤收入　省所有現金票據證劵所獲之利息，折扣，申滙兌換盈餘，紅利，及其他利潤之收入均屬之。

十　公有營業及事業之盈餘收入　省營銀行及其他金融事業，省營運輸及其他交通事業，省營電氣及其他公用事業，省營製造業林墾業畜牧業礦業等所獲之盈餘均屬之。

十一　所受補助及協助收入　省所受中央補助及市縣政府協助之收入均屬之。

十二　所受贈與及遺贈收入　省所受人民贈與遺贈，同級或他級政府贈與及其他贈與遺贈均屬之。

十三　財產及權利售價收入　省有不動產或本表乙第七類以外之動產，及其他省有權利之售價均屬之。

十四　收回資本收入　省收回其營業或非營業循環基金全部或一部份之資本均屬之。

十五　公債收入　省發行公債庫劵及其他負債證劵之收入均屬之

十六　長期賒借收入　省不以證劵借入之金錢及長期賒入貨物之價格均屬之。

十七　其他收入　省依法應有之其他收入均屬之。

丙　市收入

一　稅課收入　見附表三之丙丁。

二　特賦收入　市爲經辦道路隄防溝渠，及其他土地改良工程徵收之特賦均屬之。

三　懲罰及賠償收入　市公務機關，因執行征罰而收入之罰鍰及因損害而要求之賠償金均屬之。

四　規費收入　市公務機關爲執行各項行政事務依法征收之規費，及市所屬之事業機關或組織合法之收費均屬之。

五　代管項下收入　市爲公務人員私人或機關團體代管事項受益者，對於市所負担之費用均屬之。

六　代辦項下收入　市爲中央或省或機關團體代辦事項受益者，對於市所負担之費用均屬之。

七　物品售價收入　市有財產所孳生之物品，市公務機關及事業機關或組織所出產之物品，與其應用物品中賸餘或廢棄之物品，其售價均屬之。

八　租金使用費及特許費之收入　市有土地，市有森林，市有水陸交通之道路及設備，市有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良物，市有有形及無形財產之租金使用費，與市營業權對於承攬經營者所取之特許費均屬之。

九　利息及利潤收入　市所有現金票據證劵所獲之利息折扣申滙兌換盈餘紅利，及其他利潤之收入均屬之。

十　公有營業及事業之盈餘收入　市營銀行及其他金融事業市營運輸及其交通事業，市營電氣及其他公用事業等所獲之盈餘均屬之。

十一　所受補助收入　市所受中央或省政府補助之收入均屬之。

十二 所受贈與及遺贈收入 市所受人民或其他之贈與遺贈均屬之。

十三 財產及權利售價收入 市有不動產或本表內第七類以外之動產及其他市有權利之售價均屬之。

十四 收回資本收入 市收回其營業或非營業循環基金全部或一部份之資本均屬之。

十五 公債收入 市發行公債及其他負債證券之收入均屬之。

十六 長期賒借收入 市不以證券借入之金錢，及長期賒入貨物之價格均屬。

十七 其他收入 市依法應有之其他收入均屬之。

丁 縣收入

一 稅課收入 見附表三之丁。

二 特賦收入 縣為經辦道路隄防溝渠及其他土地改良工程而征收之特賦均屬之。

三 懲罰及賠償收入 縣公務機關因執行懲罰而收入之罰鍰及因損害而要求之賠償金均屬之。

四 規費收入 縣公務機關為執行各項行政事務依法徵收之規費，及縣所屬之事業機關或組織合法之收費均屬之。

五 代管項下收入 縣為公務人員私人或機關團體代管事項受益者，對於縣所負担之費用均屬之。

六 代辦項下收入 縣為中央或省或機關團體代辦事項受益者，對於縣所負担之費用均屬之。

七 物品售價收入 縣有財產所孳生之物品，縣公務機關及事業機關或組織所用產之物品，與其應用物品中廢除或廢棄之物品，其售價均屬之。

八 租金使用費及特許費之收入 縣有土地，縣有森林，縣有水陸交通之道路及設備，縣有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良物，縣有有形及無形財產之租金或使用費，及縣營礦業權，與其他縣營事業權，對於承攬經營者，所取之特許費均屬之。

九 利息及利潤收入 縣所有現金票據證券所獲之利息折扣申滙兌換盈餘紅利及其他利潤之收入均屬之。

十 公有營業及事業之盈餘收入 縣營銀行及其他金融事業縣營運輸及其他交通事業，縣營電氣及其他公用事業，縣營林墾事業等所獲之盈餘均屬之。

十一 所受補助收入 縣所受省或中央補助之收入均屬之。

十二 所受贈與及遺贈收入 縣所受人民及其他之贈與遺贈均屬之。

十三 財產及權利售價收入 縣有不動產或本表丁第七類以外之動產，及其他縣有權利之售價均屬之。

十四 收回資本收入 縣收回其營業或非營業循環基金全部，或一部份之資本均屬之。

十五 公債收入 縣發行公債及其他負債證券之收入均屬之。

十六 長期賒借收入 縣不以證券借入之金錢及長期賒入貨物之價格均屬之。

十七 其他收入 縣依法應有其他收入均屬之。

（未完）

螺殼的墳墓與巨石

王統照

有一回正當秋末冬初，我以偶然的機緣旅行到羣山環抱的海邊，遇見一個提籃子的少女。

相隔不過十幾步，她彎下腰去用兩隻紅紅的手扒挖海邊的泥沙，籃子放在身旁，像是要在那裏發現甚麼寶物似的。

雖然令人生疑，但我憑甚麼能走到她的身後窺探人家的秘密呢？她的態度又那麼匆忙，樸素的臉上呈露着惶急與失望的表情。手臂幾乎全浸在泥水之中，迅疾地起落，顯然她沒注意到在不遠的巨石後面還有一個陌生的旅人站在那裏。

一會被掏出的濕沙在她左邊成了一座小小的沙山。她把籃子取過來凝視着，又用手指去挑弄着，這回我纔看得清楚那些小小的東西全是美麗的螺殼。尖長的，扁圓的，有稜有角的，如螺絲釘似的，——不知她費過多少工夫從許多地方能夠搜羅到這麼些種類各別的螺殼。

落日的金色映射着淡綠的海面，反照到她的有力的一雙紅手與螺殼上面。「這是一幅美與力量的佳畫！」我想。

但後來她停止了對手中撥動的玩物的賞覽，很用力地把牠們全埋在自己掏挖好的沙坎裏。不久，那一籃子的螺殼都被她埋葬了。剛纔堆起的小沙山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她把沙坎塡滿之後，又給那些美麗的而是空乾的屍體築起了墳頭。

籃子提在她手中是那麼空蕩蕩地，接着她向左右望望，順手把牠丟在海裏。籃子這時既然去了所負的重量，又獲得自由，愉快地浮泛着走向海的遠處。

斜陽驟然被山峯上的黑雲接了去。海，沙灘，山麓上的松林，還有呆立在螺殼墳邊被晚風輕颺着衣裙的她，都蒙上一層幽鬱的暗紗。晚潮在寂寞中開始唱着輕柔的晚歌。

似乎這一切也都爲埋葬的螺殼所感動了！

在朦朧中少女的身影，向山坡去的小徑上消失了。

我呆立在大自然的黑暗中不知想些甚麼，並沒曾追上那個少女去問問她給美麗的螺殼下葬是甚麼意思。

但晚潮在沙灘下泛漲起來，起初彷彿是一條柔軟黑線的輕輕移動，不久，於普遍的陰暗中翻騰起層層的銀花。同時，山上的夜風颯颯地爲潮聲助着威勢。雖然原是靜謐的空間，這會却開始奏着交響樂了。

皎月，清波，與夢境似的山林的幽穆地靜對自然能給遊人一種靜美中的綿感。但這一晚上，壯烈的風，濤，高山，大海，湊合出激劇，震動的強音衝破

了黑暗，却正是表現出情緒的崇高，雄偉，——人間悲劇的頂點！因爲這是悲劇中的主要成分，牠需要激刺，需要動，與無力的和平，沈靜，——使人見到常常是微笑，是想渴睡，是精力的從容耗散的那些光景不同。過於幽沉的境界不能用力去破壞任何東西，可也不能用一種力量與動作去提示人的精神往崇高與雄偉中走去。鬆弛，疎散，是隨從着消滅的伴侶，而悲劇頂點的激劇，震動纔是復生的機緣。……

風濤聲中我仍然立在圍圓的巨石後面憧着狂想。

但一個捲浪從海上打過來，越過沙岸，與一堆堆的大巨塊吻觸着，即時下去，挾着碎石，流沙，重行回到海的懷抱之中。恰是一段不可遏抑的情火燃燒着蕩婦的心胸，逼出了她的灼熱的舌尖，向她的情人作一種難忍的誘惑；却又不願意使他立刻接觸到灼熱的烈感，收回去以待迅速的再來。

雖然巨石被水沫吞濕了一片，這不過是給予牠以勇敢的試驗的機會。海，她知道那些雄強的石塊縱然渴慕着她的熱舌的舐沫，却又沒有投入她胸中的可能，——於是海在悲劇的挑撥中完全以岸上的巨石成了妬恨，憤怒的對象。

山上的羣樹一齊譁然，彷彿對巨石的木然狀態加以嘲笑。

在這時，沒有光，沒有憐憫，更沒有沉靜的和平，——只是大海在空間揮動的她戲弄的權威。

忽然有一陣輕嘲的歎聲從我身後的櫟樹林子中發出，『堅強的意志！你，經過宇宙永刼淘洗的意志，這一回不怕沒有投服於她的危險？……啊！啊！沈默，你在這裏曾沒出過一回聲息，光與雨與風，雪，任管是怎樣對你剝蝕，蹂躪着，沈默，沈默，是你的惟一的抵抗！在靜立中，這便是一個偉大的輕蔑，對於我們！——忽生，忽滅，支持不了威嚴的鍛鍊的我們，你不是不屑與我們計較甚麽？但今夜的暴風雨——中夜以後她要趁這難逢的機會用她的袒露的豐滿的胸懷把你携抱了去，征服了你自信的剛強的意志，成了無能抵抗的俘虜。……』

巨石默默地不答覆。

『到底是自以爲雄偉却不懂得聰明的技藝，你瞧！深深埋在沙中的那些美麗的屍身，他們曾在活潑的少女手中經過洗滌，雖是被青春拋撇了，究竟他們找到了藏着美麗軀殼的所在。那些微小的只是供人賞玩的小東西，在你，——你傲慢沈默的巨人！——自然是看不見，然而他們懂得甚麽是『生之眩耀，』也懂得機會的趨避。不是？光澤明麗的身體應該在柔濕的沙中掩藏起來好躲避這個暴風雨的來臨？

『但雄偉沈默的巨人，你雖然有永恒的力量蹲踞於海岸上邊，自然威力的剝蝕終會消滅了你的身體，打碎了你自以爲是的堅强的精神！

『到時會找到長久戰爭後的遍體創痕！』

巨石像專心傾聽那些好嘲笑的樹木的諷語依然不作答覆。

倏然，空中閃出幾道明耀的電光，

像是投下幾條金鞭拚力地打着暗瀉，似乎催迫她分外用力吞蝕着海岸上的一切東西。同時，我也看見正對這巨石前面的沙墳早已毫無蹤影，被汨汨退落下去的浪花壓平了。

貪戀自然的爭鬥聲，我不曾顧慮風雨的來臨，立在巨石後面想能聽得到他的一句答語。

然而他一直保持着沉默，不說甚麼。

海的暴力繼續着向上增長；銀光的跳花時時附上巨石的頂部，又迅速地退下去。由甜媚的引誘一變而爲憤怒的撞擊，失戀後瘋狂似的勇敢，野獸似的咆哮，沙，泥，碎石，枯草都不值她的擱捲與挾帶。這時她整個的力量彷彿專爲這頑強的巨石而來。誰知道？經過幾世紀的爭鬥與間斷的平和，她終不曾把巨石吞到胸中。積存了多年的恚恨與嫉妒，她再一回的性發，也許知道劇烈的風雨快要來到，這是一個不可失的打敗因愛而怒的情人的機會，所以她是用力對他搏擊。

閃電一來，乖覺的山上樹木似乎也打了冷噤不敢向頑強的巨人說風涼話了。秋之命運使牠們曉得了肅殺的悲哀，雖然要想坐觀海與巨石的成敗也有點來不及。起初是颯颯的風聲抖震着，牠們的衣裳，搖動牠們的軀體，後來沉重的雨點很快的吹下來。

快夜半了，我摸索着小路走回山間的旅舍。

這一夜暴風，急雨，還有轟轟的雷聲，直到黎明方纔止住，但我記念着巒來的樹語沒得安睡。

第二日清晨，寒冷，風雨住了，濤聲也低緩了許多。

再跑到夜來站立的海岸上看，像發過瘧疾後的病人一般，海雖然粗率地呼吸着白沫，却不是盡力地噴吞了，只是疲倦地緩喘着下陷的沙灘。找到昨晚上那個多情少女埋藏螺殼的地方，新墳早沒有了，蜿蜒的墳坎中甚麼東西也看不見，只餘下一個淺淺的水窪，醃臢的水面上還堆着一些腥綠的海藻。

原來這個美麗舒適的藏身所經過海潮與大雨的沖刷却變成這樣！

向高聳的山頭上望去，原來有些無力的病葉這時都辭枝而去了。有些柔弱的樹木連根拔出，斜欹在巖石上面。破碎的葉子連飛舞的餘勁也沒了！安然軟貼在泥堆林草與石縫中間。

啊！頑強的巨石仍然瞪着他那些黝黑的目光，似在微笑，又似在沉思！蹲在峭壁下面絲毫不移動，就連身上牢附的青苔的一個苔暈也沒曾消磨了去。

我對驕傲與有威力的大海輕輕地吁一口氣。即時海面上耀出東方的太陽的金色。她也在平靜中微笑了，——像是對着岸上的巨石相視而笑。他們原是很和美的一對情人，——但由熱愛中來的苦鬥是一定另有一種趣味的。

不過那些懸在少女心上的美麗的螺殼跑到那裏去了？滿地輕浮的落葉怕也在悼惜他們的滅亡吧？

這又是一個平和晴朗的秋晨。

「摸秋」

王西彥

中秋夜。

國志挨了朱家少爺一把掌，哭着抓牢了朱家少爺的後襟不肯罷休，但隨即給朱家的禿頭長工拉過一邊，給罵狗似的哼了一句．

「走開，烏龜養的小賊胚！」

再不走開就得吃更大的虧，國志雖說年紀小，可也很知道給人家當長工的，都是閻王手下的小鬼，專會欺負人。不過一時總消不下氣，站開了兩步，還是哭。瞧着朱家大門前面的小桌子上擺上了香爐，菓子，石榴，柑橘，還有大月餅——等月亮爬過東山的松樹梢頭，開始賞月了。

那禿頭長工看見國志還站着，先是揮揮手，國志不聽從，隨後禿頭長工瞪着眼睛，彷彿要把面前的小孩子一口吞下去似的粗聲粗氣地哼道：

「你走不走開，你走不走開？你——

——」

國志却更加高聲的哭了起來，隨即又退了幾步，心裏還是不甘服，所以還是站住了，一壁舉起髒手指來擦擦淚眼，一壁在喉頭咽喋着，又哭着。剛巧這當兒哥哥國榮來了，有了哥哥，國志的胆量大了幾倍，正待發作，誰知道哥哥國榮反而兇兇的吞過了他，叫他回家去。

國志蹌跌了一下，執拗地哭着：

「禿奴才他，禿奴才他………」

然而，終於被連吞連罵地拉回家來了。

一到家，門前冷清清的，一個破稻床豎在倒塌了的牆角邊，屋子裏連燈光也沒有，稻床裏面便像躲有無數的妖怪般的，看過去有點兒害怕。國志心裏正奇怪着爲什麼今晚屋子裏不點燈，突的聽見裏面爸爸衝着自己罵道：

「哭什麼的，哭死鬼！」

心裏一跳，才想到原來自己的哭聲還沒有停止，便連忙咽了住，睜大眼睛往黑暗裏看，一時看不清，許久才看清了：爸爸站在爐脚邊，國林蹲在地上，媽媽坐在床沿上，一手拍着床上的小妹妹。於是便打算走到媽媽身邊去，媽媽已經開口了。媽媽問：

「國志你到那塊去來的，哭？」

經媽媽這麼一問，國志的滿肚冤屈有了傾訴的地方，眞想一古腦兒告訴出口來，可是鼻子一陣子酸，話未說出，眼淚却搶先流出來了。接着媽媽又問國榮，國榮畏畏縮縮的回答道：

『朱家拜月姑，國志他，他，他，他去，給禿頂花和尙，他，他，他國志就哭了，哭了還不肯回來……』

爸爸聽了這話，鼻子裏哼了兩下，哼得很響。國志他們三兄弟都怕爸爸這下哼鼻子，因爲哼了鼻子便要罵人了；一不對勁，說不定哼過鼻子馬上便會伸過一隻粗大有毛的手，撕住小孩子的耳朵，把小小腦袋拉到壁角邊去撞。爸爸可怕的就是這一手。國志一聽見爸爸的哼鼻子，立刻緊緊地靠住了媽媽的膝頭，不作聲。爸爸果然又咳了一下，可是咳了一下之後却並沒有罵出口來。這時候媽媽握着國志的手，吩咐他：

『媽叫你不要去看人家，你爲什麼不聽媽話，不聽媽話下回會給割去耳朵飼狗，連爸爸都奪你不回來，看你聽不聽媽話，看你下回還要去看不？』

國志覺得媽媽還沒有明白這回子事，想分辯：

『那個，那個，我我我……』

但媽媽却不讓他說下去，又道：

『你看國林多乖，國林就不出去，國林就不會給割去耳朵，割去小雀兒，下回可得看看國林的樣咧，聽好沒有？』

那邊蹲在地上的國林聽到媽媽稱讚他，心裏高興十分，便站了起來，問媽媽道：

『媽媽我們也要拜月姑兒！』

『是的，』國志湊着說，『我們要大月餅，上面有花花菩薩的。』

媽媽沒有回答，媽媽瞥了爸爸一眼，又嘆了一口氣。國志國林都等着媽媽的回話的，還以爲媽媽沒有聽淸楚，心想再說一遍，可是一聽見媽媽嘆氣便住了口。一直沒有開口的國榮已經坐在門檻上面了，這當兒用手支着下巴，咽了一口唾沫，好像是聽到國林國志要月餅而便想到月餅的好滋味，流了涎了。

爸爸拉了一把國林說：

『等會兒給你們一個大王瓜，分分吃，國林分多點，國林乖些！』

聽了爸爸這麼說，媽媽便不安靜起來，把國志從身邊推開了，瞅了一眼爸爸又瞅了一眼，低下頭，又仰起，問爸爸道：

『你眞的打算去？』

『大家作興的，』爸爸回答，手從國林身上移開，『窮人那能管道理不道理，我是摸秋！』

『可是你的兒子已經像窠小猪了。』

媽媽隨後又低下頭，一隻手拉起自己的小襟，擦擦眼睛。擦了眼睛還是捏在手裏，摺來盤去的老是摸着小襟角。爸爸呢，爸爸也不說話了。從來媽媽總是怕爸爸的，今天却給媽媽多說了一句。這時候，從東邊那牆頭坍了一截的掛着的稻草蓆子縫裏射進月亮光來了，剛

剛射在媽媽的臉上，在月亮光下，媽媽的臉色蒼白異常，高高的顴骨上面，從深凹着的眼眶邊瞟瞟地流下一滴淚珠，流不過顴骨，便滯在那兒；微微往上吊的鼻子，一下一下的閃動着，又吸着。許是怕的月亮光，一刻兒別過臉，月亮光落在亂蓬蓬的頭髮上，頭髮轉成了灰色，腦袋後面那個髻子幾乎散開來了。

媽媽的一隻手拍着床上的小妹妹。

外面漸漸的可以聽到敲小鑼打小鼓的聲音，愈來愈響了，連唱歌的聲音也聽見了。

坐在門檻上的國榮站起了身想向外走。但是爸爸已經罵過來：

「別出去，出去有個×！」

便隨即又復坐下來了。

本來心裏動動的國志，給爸爸這麽一聲罵，只有靠回媽媽的身邊，靠得更緊些。媽媽好像猜透了孩子們的心事，說道：

「不要出去，人家拜得起月姑兒，我們窮，比不上家，好好的坐在家裏好了，出去討人厭，到明年一定叫爸爸上城去買月餅，再來拜月姑兒 ，總好沒有」？

國榮低下頭，咬咬牙，十分不舒服。他知道媽媽嘴裏明年的意思，爸爸媽媽，總是把好日子放到那遠遠的將來去。明明今年溪邊的大水田裏雖說給大水泡過一陣子，可是還收割了有八担穀，存在族廳的太婆屋裏面，一家子却吃着南瓜什麽的，連中飯也只是稀薄稀薄的水粥，吃了一下子就肚餓了。爸爸給人家車水，割稻，翻田，收菜子，都有白米飯吃。媽媽有些日子也帮着人家曬穀，沒有工錢，却掙得一天飯。只有四個小孩子，沒有米飯吃，還給關在屋子裏不準出門：怕討人厭！一談起來呀，爸爸媽媽總是說：『等他們三兄弟大起來就好了』。過年過節時也總是推到明年去，這都是爸爸媽媽在騙人。一想到今天原來是中秋，人家都在賞月了，便彷彿全身都發癢，國榮再也坐不住。默默國志國林却靜靜地站着蹲着；屋子裏大黑暗了，分辨不出他們的眼睛落在誰人身上。但可以看得出爸爸這時候在皺眉頭，爸爸一定是有着什麽心事。

爸爸又踱來踱去的踱了兩步，吩咐國榮道：

『去把那隻菜筐找出來』！

國榮剛站直身子，媽媽却說：

『你真的？——國榮不要去找』！

於是國榮又坐了下來。剛坐下，覺得這麽快就坐下有點兒不合式，怕爸爸接着罵，因之隨即又復站直了身子，不知怎麽樣才好。

媽媽又說道：

「我們窮，就是餓死也不要去眼紅人家的東西，守守本分」。

「我又不是去偷——」

「還不一樣嗎，」媽媽大聲說，「還不一樣嗎？」

爸爸好像給媽媽大掃了興，有點不好意思了。默默地沒有說話，半晌，屋子裏肅靜的。

月光有三四處射進屋子裏面來，照到三脚桌子上的斷嘴茶壺上，貼在牆頭的半張財神菩薩和春牛圖上，媽媽的頭上。沒有點燈，全屋子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床上沒有帳子，下面舖着的就只有那麼半條粗草蓆，印花夾被褪成了白色，有些地方補上塊黑布，小妹妹的下半身便是被蓋在夾被下面，小妹妹睡着了；床角邊是一隻木櫥，沒有了門，要靠着牆才能站住的，上面覆着幾隻碗，一隻扁籃，插着竹筷子；爐子對過便是那桌子，歪斜着，擱着些茶壺，黍帶，旱烟管，媽媽的一面破鏡子……

三個小孩子都一心想着外面的盛況，想着家家門前的香爐桌子，六行堂大廳前的空地上一定多的是孩子們，他們唱歌，吃月餅，做着「蛇脫皮」和「貓捉老鼠」。倒霉的只有國榮三兄弟，中秋呀，爸爸媽媽沒時沒節的總都板着臉孔，不給小孩子買月餅，不給小孩子出門。三個小孩子心裏恨極了。

大家不約而同的都瞟了瞟爸爸。

爸爸像對着媽媽說又像對自己說：

「我是摸秋，我是摸秋(註)……」

「你就不想想，」媽媽的聲音要比爸爸高，「你的孩子够你養了，還摸的什麼秋？給撞見了怎麼好？」

「大家作興的。」

「大家作興的是摸秋，你是有孩子的人，你是偷人家……」

「放屁！」爸爸生氣了「你知道什麼，偷，人窮了强盜都要當！」

爸爸一生氣，媽媽便不再說話了。

媽媽怕的爸爸。媽媽再說下去一定得叫爸爸發火，一把揪住媽媽的頭髮，叫媽媽吃嘴拳，媽媽打不過爸爸，所以讓步的總是媽媽。可是，給爸爸哼一聲，媽媽不說話，便只有流眼淚，不敢大聲哭。

現在，雖則看不清楚，國榮知道媽媽一定已在流着眼淚了。

但是爸爸不管這個，只要媽媽不再說話，爸爸便放心地到床背後的牆脚邊去找那隻破柴筐。

柴筐實在太破了，斷了繩，底也漏了，四沿筐口給拉歪得不像樣子，筐縫比拳頭還要大些了。於是爸爸東東西西地找繩子，用繩子紮好了筐底，又緊好了口。

媽媽沒有開口。

又歇了一回兒，爸爸把柴筐放在脚下，站着。

在平日子，這當兒應該是上床的時候了。只有一張床，總是媽媽跟小妹妹睡在爐子邊的稻草上，床上讓給爸爸和

國榮三兄弟。爸爸獨自一頭，三個小孩疊在一起，往往半夜三更吵起架來，不是你的大腿擱上了他的肚子，便是他的手肱壓在我的臉口，從睡熟裏叫出來，哭出來，要是吵醒了爸爸，每個人都得挨一掌。所以上床這事情在三個小孩子都有些害怕。今晚却爸爸媽媽都沒有叫孩子們上床的意思，一定是爸爸有着什麼心事了。

等了一些時，果然爸爸背着槳篷出去了。

爸爸一出門，媽媽便輕輕地哭了出來。小孩子都不懂這倒底是什麼回事？國林想起剛才爸爸對自己說給瓜吃的話了，便挨近國榮來問道：

「爸是不是去摘瓜？」

國榮不知道，可是媽媽在哭着，一定不會是好事體，所以他不回答，却轉過身，往門外邊望着——

深青色的天空上浮着個團圓的月亮，一片雲也沒有，月光照着房屋和空地，在月光下看來，連黑瓦頂也比白天變白了許多。草也給月光照得發白了。爸爸不知道往那邊走去的？只見空地那邊，那條從村坊中石板道分歧出去的小路上有人走動着，一個影子拖得長長的，比那株孤立的樟樹影子更長些。好像拜月姑的都已拜完了，外面沒有什麼聲音，靜極了，連狗叫的聲音也沒有。於是國榮索性跨出門檻，走過了空地，沒有人，人都睡了，家家的門都關着。

轉身走進門檻時，不知道怎麼的，小妹妹在哭着，越哭越利害，被縊死般的，跌着腳，揮着手。媽媽拍着小妹妹，一壁吩咐國林國志上床去睡。國林聽話了，爬上床去了，但國志却還是靠在桌子邊，咬着一個大食指。

待小妹妹的哭聲輕了些，國榮向媽媽道：

「爸爸到那塊去了？」

媽媽起首是不回答，後來却帶着哭聲說：

「你爸爸做賊去了，偷東西去了！」

國榮不相信，但也不敢再往下問，依舊坐在門檻上。一刻兒，媽媽叫國榮關上門，國榮便坐到小條櫈上去。媽媽沒有叫國榮睡，國榮也不想睡。

屋子裏的月亮光漸漸的退近了牆脚邊，又退出牆外去了。

這麼靜靜的，沒有半點聲音。

小妹妹的哭聲停止了，睡着了。國林也睡着了，微微地打着鼾。媽媽依然坐在床沿上，木然不動。媽媽的心裏在盤算着存在公共倉屋裏的八担穀怎麼才能叫一家五口子挨過年去。大水田是沙泥，種不得蕎麥，一個冬天難道就靠的那幾粒穀不成？眞是窮人偏多的孩子，這麼一大窠八累着那做爸爸的，太難了。但是，窮人也得窮個乾淨才是啊。

媽媽想到這上面，嘆了口氣，心裏極難受，喃喃着，

「他，他現在……」

過半夜了，國林的鼾聲把國志也給引了上床去，一上床便睡着了，也起了鼾聲。

國榮擦擦眼，開了個大口，想睡了。

但是媽媽不許他睡，媽媽對他這樣說道：

「你出去看看，向雄鷄壕那邊，去看看你的爸，他這些時候還不回來，雄鷄壕那邊沒有，再到長坵里塘走一圈，月亮夜，容易看 ，不用害怕，聽好沒有？」

晚上一個人叫國榮到田間去，國榮怕鬼怕狗熊，聽到媽媽的吩咐，也不肯去。

媽媽看小孩子害怕，便不再叫他了。

遠遠的一陣狗叫………

又過了許久許久，國榮已經坐着打了一會兒的瞌睡，爸爸還不見回來。媽媽心急起來了，低聲叫叫國志國林，都睡熟着，沒有回答。

媽媽開開門，伸頭往外面張望了一會。

門裏門外都靜寂得怕人。

媽媽又回到床沿上，坐着，但模樣却十分不安靜，站起又坐下的，嘆着長長的氣，吩咐國榮道：

「我去看看他，我出去……你好好的別出門，看着小妹妹，別叫國志脚跌痛了她，我就回來的……」

媽媽就這麼的出門去了。

媽媽一出門，國榮覺得黑暗的屋子裏更加可怕了，就把門關緊，自己坐到媽媽剛坐着的床沿上去，把國志的腿往外移了一點，省得跌醒了小妹妹。

可是小妹妹醒來了，哭了起來。

國榮連忙一手拍拍小妹妹，哼哼哼的設法叫她再睡回去。費了許多力氣，幾乎要叫國榮冒起火來了，小妹妹才慢慢的安靜下去，又睡着了。

媽媽還不見回來。

榮覺得時間已經長久得很，眼皮十分沉重，無論如何也支持不住，頭頸軟棉棉的，坐着要躺下去，肚子也空空洞洞的餓起來，便索性倒在小妹妹旁邊了。剛剛入睡，便恍恍惚惚的做起夢來。夢見爸爸拖着媽媽的頭髮，媽媽滾在地上 ，雙手死死抱牢爸爸的腿，爸爸太陽穴上的頭肋高高地隆起，兩眼冒火，揮起一把白晃晃的菜刀，向媽媽頭上亂砍，鮮血跟着刀光冒出來，嚇得自己只是唏唏哭哭的站在旁邊哆嗦着，突的媽媽一把拉住了自己的衣襟——

一睜開眼來果然看見媽媽拉着了自己，媽媽哭得不像一個人，蓬頭垢臉，發瘋了似的。國榮坐起身，脚下的國志

國林也醒了，小妹妹也哭着了。

媽媽把國棨拉下床，邊哭邊說道：

「你爸爸，快去……你爸爸，他給人，給人……」

月亮已經快隱下去了，門外冷清清的，國棨好像還在夢裏邊，跟着媽媽奔着。天氣有點冷，使得國棨微微發着抖——不，是害怕使得國棨發抖，媽媽哭着，國棨也哭着，這麼向田間奔去，經過雄雞壩，又經過橫橫直直的幾條田塍，兩邊的田豆幹子打着小腿肚子，露水濕了一腳，直跑到里塘裏壁，朱家橫丘田的瓜田旁邊，在一顆大楊樹下面，爸爸已經爬上塘塍了。在朦朧中看得出爸爸一臉的血，腿給檀樹棍子敲斷，呻吟着，那隻破茶簍子也不知道拋在什麼地方去，艱難地爬着像一隻垂死的狗……

……………

二四年秋在北平

註：不知道北方有沒有，我們南方是有這樣的風俗的：在中秋夜裏偷偷地到人家田間去，「摸」一個瓜呀什麼的農作物，拿回家，說是這樣可以使沒有兒子的人生兒子。即使給主人撞見了，也當作沒看見，因為這是俗尚如此。但近年來不成了，窮人家都藉「摸秋」為名，實行竊劫，所以來、摸」取子嗣的人往往不是沒有兒子的人，相反地，却是些兒女成羣的窮鬼了。

閑讀偶記

孟師孔

北齊所刻佛經，文字勁偉，拓本雖非難致，然往往不全，為可惜耳，相傳曲陽傅青主（山）晚隱於醫，一日，走平定山中，為人視疾，失足墮崖穴，僕夫驚哭，青主彷徨四顧，見有風峪，中通天光，石柱林立，數之得一百二十六，則高齊時佛經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

嚮來酒價至賤，以杜少陵詩「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為最，其次則漢昭帝罷榷酤之時，賣酒二十四錢，又其次則唐楊凝詩云「湘陰直與地陰連，此日相逢憶醉年，美酒非如平樂貴，十升不用一千錢」至李太白云「金尊清酒斗北千」，則唐詩人用此語者多矣，米價至賤，以漢宣帝元康間，穀石五錢為最。

其次東魏元象與和中，穀斛九錢，又次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錢者，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為美談，未致尤有賤於此者否。

少女日記

愛倫堡 Ilya Ehrenbourg 作

張露薇譯

在姐妮的寫字檯上邊的抽屜裏放着一本很厚的練習簿。她在好久以前便開始使用了，那是在她用勁兒學法文的時候。第一頁上便這樣寫着：「Je fus, nous fumes. Il vient de donner. Une nouvelle preuve. Le fauteuil——椅子，le salaire——薪金，l'enseignment——教育。」接着便是些胡亂的寫着的記事：「讀了瓦浪斯基和羅曼諾夫的文章。」「要特別記住——蜜蜂有社會的本能」。「在托爾斯泰的書中能找到些什麼關於我們這一派思想的話呢？」「染衣服用六元二角四，我還餘剩四元；剩八元一角做爲生活費。」「人該在多大年紀才開始職業的訓練呢？」「親愛的蘇拉。我正在聽講的時候給你寫信呢。我很討厭這麻煩。今天我……」「職務5-16 08」「什麼也沒有爲流不盡的眼淚的春潮解決……」姐妮寫日記的日子並不長久。她不過偶然地寫幾個字，很草率地，日子也有很大的間隔。在五個禮拜之內，她那橫肩豎眼的字只不過塗了短短的九篇。

二月十八日

我對於寫日記是很覺得羞懼的；這簡直像使我赤裸裸地站在一面鏡子的前面一樣。然而，我也管不了這許多了，我不能再沉默了，于錫非常好；他有他的小提琴。假若我要能夠寫兩句詩，那該多麼好呀！呵，不成詩只是欺騙人的東西！在現實中，每樣事物都是不同的；而且也是更可怕的。昨天晚上S又在這兒，我眞不大高興，他太討厭了。弄壞了槐木盤子。行動眞令人作嘔。他現出很難看的樣子；我屈服了。十分鐘之後（我有意的瞧着鐘）他已經很靜穆地吸着一支紙烟，打算藉個口實溜之大吉。我立刻把他這種心情道出來了。「你現在頂好是走了吧，」我說：「也許你有一些瑣碎的事情要做的。」他眞歡狂了，甚至吻我的手。他頂怕閒談；這就該是最樂的一次了；我並不需要這種事情。問題就是：是都像這樣呢？還是只有我們倆之間才有這樣的情形呢？假若都是這樣，世界上爲什麼有小說和相似的事情呢？我有點兒懷疑了，我們並不比狗强呵。如果想到現在全莫斯科家家都是這樣，那該多麼可怕呀！紙烟也是！不，我贊成幹一樁特別的事情，一樁不幸的事情。

三月四日

我打算着什麼也不想。功課一直到秋天才完結，然而我想在七月間告一次假。我要找蘇拉去。我一定要在那兒休息一些時候，我現在真太累了。各種事情都好似太無意義了，給我的打擊過於大了。好像我就是一件東西似的。也許這還算好的哪。當我是個小姑娘的時候，我很喜歡和巴新的孩子們在一齊玩假面具；當我想要獲勝的時候，我是很神經質的，結果反鬧得一團不高興。有些時候我故意的讓別人得勝；那末我就可以欺騙一會兒（為了別人的獲勝，人是不怕玩欺騙的把戲的），我看到同伴們的假面具，故意地除出那對的一個，於是我的敵手便會很快地得勝了。這就使我非常的快落。這種事情能給我什麼教訓呢？我所說的話真都太無意識了。我現在十九歲了。如果組織個小家庭呵，那真是最應該不過的事情。這時候需要些別的東西。如果是不生小孩子，那到也沒有什麼關係。現在真是太寂寞了；大概這就是在世界上所以有那麼多的眼淚的原因吧。我是多麼可笑呀！

三月八日

我在屋子裏徘徊着，我唱着；習慣麼。呵，現在我覺得更冷靜些了。蒲拉荷夫追求我；從最近幾天的情形看來，他完全不能成功了。這該怎樣的解釋呢？現在我真得任着我的需要去做一切的事情麼？這就是說，真得為了自己的需要去同任何人睏覺麼？多麼下流！連蒲拉荷夫他自己也絕不下流的呀。以人品而論，他也許比薩哈洛夫强得多了。他的言談是很粗魯的，可是他的心却是很純潔的。然而，不到那……不到那吸紙煙的時候，你是不能夠這麼說的。呸！我墮落到什麼地方！我再也不要和薩哈洛夫發生什麼事情了。今天我在圖書館裏借一本巴比爾的小說；現在人人都是讀着他的作品。

三月十日

巴比爾小說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很簡單的而且不可思議。人們互相的愛，又互相的破壞。真是一本非常可怕的書！蒲拉荷夫還說那是一本「幽默的」書呢。蒲拉荷夫的確是很聰明的，然而也非常輕薄，如一把錫匙子似的。件件事他都明白，有許多人都很喜歡他。在白天的時候守着辦公室的桌子，而到晚間，便「銷魂」一次，或是喝酒呵，幹別的事呵。以後又怎麼樣呢？有時候我好像非常奇怪我自己是如此的年青；在我週圍的一切人的論調是那樣的不同，那樣的頭腦簡單。我在他們的旁邊真像一個老太婆似的。就譬如說這位巴比爾先生吧，他一定是個中年人的。他談到別人的時候是那麼冷靜，可是他自己是怎樣生

活的呢？假若我曉得他的住址，我一定找他去問一問。不，我簡直是不能夠去的；我眞太害羞了。我絕對不能和別個人去談的。于錫總上下古今地談哲理，要不就板起面孔來，好像他得了牙痛病一樣。我告訴他關於薩哈洛夫的事情，他回答說：「我要想法子來修理你的靈魂」。於是他就開始彈起他的小提琴來了。或者他眞的瘋了麼？呵，蒲拉荷夫怎樣呢？蒲拉荷夫總說含着刺兒的話。一切的人能都像我現在一樣的孤獨麼？也許吧。所以他們都把他們自己弔起來了。生活被一個很兇暴的人欺騙了；它裏面旣沒有意義，也沒有快樂。

三月十七日

這是很有意義的一天。其實也沒有發生半點兒事情。我想是春天到了。眞奇怪，大自然對於我們竟有那麽大的力量，好像我們仍然是野蠻人似的。整個早晨我都消磨在莫斯科河的兩岸了。冰在溶解着，我的整個的臉在燃燒着，我曉得我是在微笑着的。我感到心裏忐忑不安，可是我沒有法子。有一個街頭上的頑童來嘲弄我：「姑娘，你哭什麼呀？你的爸爸自己投水死了麼」？我立時狂笑起來，像一個傻子似的。河水在歌唱着，我的心也在歌唱着。我在回家的路上遇見了薩哈洛夫。我躲在一個角落裏。他沒有注意到我。晚間蒲拉荷夫來了，打算借一點火柴。他很仔細的看着我：「你有什麼事情呀？今天是你的生日麼」？「是春天啦」。「春天！呵，說句老實話，春天眞是最粗鄙不堪的東西！」他說完就走了。我也很爲他憂愁，他是一個不幸的人兒呀。他被黨開除了，他在卡西諾賭錢，誰的錢他都欠。他總亂七八糟的胡寫。他對件件事都貪。有一次我在庫次尼斯基大街看見他，他的臉正貼在一家寶石店的窗子上。他要胸針幹什麼用呢？他的眼睛裏還帶着無限的仇意！他瞧着我的時候也還是那個樣子。然而我呢，我什麼也不要：旣不要愛情，也不要寶石。只是該有春天了。我現在變得很可笑了，和于錫一樣。

三月十八日，夜二時

薩哈洛夫剛走。我曾經發誓過，不許他進來。然而我讓他進來了。好像完結一件事情眞比開頭兒還難。爲什麼他需要我呢？不是還有許多這樣的傻子麼？而且她們是沒有內心的苦悶的。他說他愛我，但是我曉得，我對於他沒有什麼用。當我死的時候，我的死對於他也不會有什麼變化。他只需要我一件事情，需要我一刻鐘。那是多麼卑鄙的事情呀。我弄了一身汚泥，而且我也不能洗淸了。假若我跟薩哈洛夫斷絕了關係，那就會來了蒲拉荷夫，或是另外的一個

○我好像是公園裏的一條長櫈了○呵，我咀咒一切事情呵！我要學一學喝白乾吧……

三月二十二日

前天蒲拉荷夫給我一些酒○我喝了三杯，我的靈魂反倒更悒鬱些了○然而我大笑了○他便開始吻我；我沒有拒絕○吻我的是薩哈洛夫也罷，是蒲拉荷夫也罷，對我總是一樣的○現在一切的事情都清楚了——我是一個真正的妓女啦○

沒有日子

假若我和薩哈洛夫決裂，我就得「別抱琵琶」了○然而，因此我就得繼續的和他在一起生活下去麼？可是他有一個太太呀○呵，我到底為的什麼呢？那真太下流啦！我從沒有見到她○薩哈洛夫不許我去找她○他說她「是個怪物，是個妖精」○他以為我是嫉妒○其實我只是替她和替我自己担心○

三月二十六日

只有哲學家和小女孩子才寫日記呢○然而我為什麼也寫呢？昨天晚間我同蒲拉荷夫一起坐着車出去遊玩○我永遠和子錫斷絕關係了：我不要再聽什麼講了○我覺得各個人都活該：薩哈洛夫呀，蒲拉荷夫呀，或另外任何人呀，全是活該○「再會吧，青春時代！」

那本日記簿中再沒有另外的記事了○

六體儷偶之體也

曾士莪

元稹樂府古題○序詩之流○為二十四名○曰賦○曰頌○曰銘○曰贊○曰文○曰誄○曰箴○曰詩○曰行○曰咏○曰吟○曰題○曰怨○曰歎○曰章○曰篇○曰操○曰引○曰謠○曰謳○曰歌○曰曲○曰詞○曰調○博學宏辭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范文正公賦林衡鑑○析二十門○分其體勢○如敘事，紀功，假象，體物，旁喻，雙關，之類是也○李之儀姑溪集○以選對語為律半格○唐書用儷偶相夸○號三十六體○以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三人○皆行為十六○金鑾密記○唐翰林學士入院試文○曰五題○謂賦，詩，制書，批，答，也○藝文志，謂杜元穎五題一卷○可以考見○

原文献无此文